

歷史小說 卷上 2

玉樓花叢前編

第十三編

說部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今春伍先生偕王文典先生、代表外交農  
商兩部前赴斐律賓嘉年華會、並代滬商  
賣貨與賽、咸獲獎憑、所有該處風土賽會

△△伍廷芳先生編



情形、各種演說、詳載一編、可為國貨行銷  
外洋之起點也、凡欲發展國外商業及研  
究華僑心理者、閱之自可得其門徑、

△△定價大洋三角

巴 萬 裝 冊 一  
拿 馬 博 國 一  
太 覽 觀 博 國 一  
馬 宣 義 博 國 一  
平 覽 觀 博 國 一  
洋 覽 觀 博 國 一  
覽 角 元 二

內容說明

一巴拿馬運河工程之概要  
一舊金山賽會開設之緣起

一太平洋地理之關係

一舊金山市政之沿革

一世界全圖

一巴拿馬現勢全圖

一運河工程圖三十種

一博覽會風景圖二十一種

一美國博覽會章程出品目錄

一美國進口稅率

一美國海關檢查章程

一中國出品總則

一各省出品協會則例

一官廳出品規則

一指導出品改良凡例

一赴賽出品免稅章程

一留美學生一覽表

一舊金山居留華人一覽表

一對於籌備出品之意見書

序

法自經魯意十六之變。內家咸囚之樓中。后妹公主下及儲貳。雖無瑯璫羈縕。然動息必伺以武士。至於補履之匠。亦可鞭撻東宮。則誠從古亡國未有之奇辱。麥桑扈叔者。獨變姓名。隱於草肆。志在必出難后於囚拘。遂有任俠之女。以竹子花屬諸故家。閨秀通書於難后。后亦幾脫局而出矣。迺事情中梗。變出無方。於是魯意舉家。及俠烈之男女。均盡於斧鑕之下。讀史者悲之。遂演爲此書。其中情迹離奇。其尤奇者。則治克斯麥爲保皇黨魁。乃不惜其愛妻。貢諸民黨。以冀萬一之濟。則吾國忠臣所不屑爲之事。而亦爲之。究竟法國初變共和。昏亂之事。亦慘無天日。此時事實。證之吾華史書。都無一似。或且刼運使然。因名其書曰花刦。託小喻大觀者。勿視爲小說之荒唐可爾。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林紓識於宣南春覺齋

# 玉樓花叢卷上

法國仲馬著

閩縣林紓  
侯官李世中  
同譯

## 第一章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三月十日黃昏時我夫人教堂中鐘甫動聲之鯨鏘大類驚鳥困於樊中甫破樊而飛至慘厲動聽而巴黎中闌寂如暴雨將來先之以震電且嚴冷蒙以慘霧蓋今日之巴黎非復平日之巴黎矣前此巴黎萬燈交燦射諸馬路土色如耀黃金今夕則路上行人至倥偬各有所事間有耳語作欣悅狀城外則皆洪醉之人呼聲徹天間有肆毆於道者疾然斗起如萬馬之奔騰而善類皆匿無出苟出必垂其車奩如野獸之避行獵此時巴黎中爲蒙恥待亡之地矣此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初十日景象以上余所述者均京畿變故而余之小說卽出於是時法國自魯意十六爲衆所誅遂以一國之力力敵羣雄宣戰先及英人噶蘭暨西班牙

遂挑釁於普魯士毗埃猛。意大利而內訌復起。諸國中時惟瑞埃德丹夢二國俱守局外。不與法鬭。以二國之兵方以歐脫布畧岳故力備俄女皇嘉德海第一之侵暴。故不與聞。此時法國外權已失。卽本國之信義亦見薄於人。蓋以九月中大殺及正月。念一日啟釁後。於是法國全境。遂爲全歐之棄地。燼之如空郭焉。英兵屯於海壘。西班牙兵則踞毗海勒山。毗埃猛及粵軍壁於遏洛伯山。噶喇及普魯士則絕伯伊巴之北。起倭翰及於埃石角。時本國之軍尙有二十五萬。用以培共和黨人。凡法軍中將卒咸罷。馬箕散石沂將軍戰於埃拉沙伯洛。弗利退屯泥埃。栖錫彈栖洛及鹿伊夷二帥勒兵入欖布。美國美項達大將方圍馬埃石提栖。遊騎及於唐壳武。發郎錫及唐伯哀爲美兵所敗。失其軍資無算。敗兵整萬皆棄軍歸入內地。全國無主。倚大將著苗海埃爲重。時聚議旣定。遣騎告著將軍勿留屯比哀石布。比哀石布瀕海之地。近海將軍乘間引兵潛渡。入躡荷蘭。衆議請將軍歸墨石軍。此時名爲動物皆惜。洪都之敗。感觸知腹心之患。且作聯軍之意。則將取法國之革命黨。因之長圍。

廣義國人偶得少勝則歡呼相慶敗則悲梗萬狀哀樂經月數變其狀若此者大似枯棋受刦累見皆非佳徵昨爲三月初九日議會中大聚司兵者竟以所部至議會之代表者曰唐堂慷慨有大志然好高言人多弗信而卒以成功唐堂登檻呼曰吾國兵力罷矣吾輩當謀所以拯法國者今當更募三萬衆屬著苗海埃匪特可全法境並足奄有比國躡取噏囁議竟衆皆稱可遂立尺籍逐村集壯士入伍是月梨園及俱樂部皆息立黑徽於國門示將亡國未及夜半投軍者至三萬五千人尺籍爲溢是日部署國衆又類九月中所爲每村中壯士皆請於議長謂將興大軍當首誅異己所謂異己者卽與共和黨爲仇者且有僞爲黨人偵取消息以洩於外如壯士議者法國當大殺戮流血幾及全境顧異己之黨爲勢頗弱保皇黨則尤弱共和黨人乃曰與吾輩立異者惟此爲烈明日議員復集教族亦戎衣挾械而前屏婦人而聽區官則如爲其區之代表請議員禮重國民國民許國敢死之人請如議立法司用訊黨人而與聞者咸以爲當已而議定法司立扈伯闌澤遂播於國衆曰法司立

矣。立讞員六人。有自主之權。讞定不能授人以異同。律分奸黨國民爲二。非國民者。咸伏法。而稟承議院風旨。如律以試。冀以安撫國衆。保皇黨聞狀。知將誅已。則亦大聚誓言。強死弗受新法之暴。共和黨則云。果非奸慝。則當以資購票於院中。始可保若首領。有律師斐火者。亦曰。必購票自保。方審新律。非嗜殺者。顧保皇黨亦如約請。曰。必得誓書。衆始甯謐。且誓書徧示各郡縣有司。勿令肆其煩刑。時議員咸面新集之士。慰勞之。令發倉。授壯士以糧。衆既得糧。持鎗佩刀。挾彈赴院門者已六百人。皆醉。而拍手曰。吾今日得誅奸回矣。律師郭魯德阿布亞曰。壯士言然。奸回固宜殺。然可以開吾綱者。亦可予以自由。律師言時。目視保皇黨。黨人亦知衆心尙屬於己。爲禍未艾。於是羅織復起。新集之士。四出邏偵。欲盡取而縊殺之。魯西之妻。居於聖倭諾海。聞變。則馳告其夫。魯西聞警。亦戎服。播告其友。友皆他出。議於畢西恩家。畢西一一告其家人。後遂歸觀。共和黨之舉動消息。既徧畢西恩。安詳如恆狀。臨窗仰天而思。引手撩鬚。曰。天且雨。今夕幸無事。遂於窗外聞鐘。已十點。然而禍即發。於是時。

矣。在洞黑中。旣雨路滑。如膏逐戶。皆嚴閉。如幽居。且類殲滅無遺。嘵者時偵探之隊。已出。然火前導引其鎗刃外。嚮壯士多亂服步武。亦顛跛。弗整巡防之隊。則沿巷詢問藏匿奸宄之家。居民大震而弗聞。其事者怖乃尤烈。微雨滲落。奇寒中人欲凍。保皇黨所屯集處。竟漏於稽察。移時雨復。大集壯士之氣。亦漸餒然。尙矯爲厲氣。逢人輒欲殺之。已而壯士中言曰。雨盛可縱黨人勿殺。是雨赦此囚矣。是夜巴黎中人人惶恐。幾有除舊布新之象。而保皇黨亦幾於殲滅無遺。自魯意十六死後。至於今日。皇后尙幽於巨廟中。並皇子及皇后之妹。時有一婦人衣班衣。作囚服。以布裹首。出走。經聖倭諾海。將遁而出。道遇邏騎。則矗立於屋隅。無動迨騎過。始少蘇。復行。歷數險。皆幸無事。卒復遇險。則不能矗立。無言。如前狀矣。此婦人及壳勒洛街時。遇羣壯士。爲其所獲。羣士方醉顛跛。欲得人而殺。婦人適遇。將轉入葛壳街。歛避。顧已不能脫。壯士中首領言曰。前路有女國民。義當拯之。即問曰。女士安往。婦人弗答。而奔首領曰。此大類逃人。於是羣槍爭發。令止勿遁。婦人卽立而呼曰。吾非逃人。國民軍誤

矣。壯士曰。吾號令未出時。在法汝當見答。今安適者。曰。吾非逃歸耳。壯士曰。噫。汝歸耶。曰。然。壯士曰。若果女國民者。此時歸家。亦良晚。曰。吾適省吾戚族。自彼而歸。壯士伸臂作怒狀。婦人立却。壯士曰。奴趣出名紙。曰。得此焉用。壯士曰。議院中發諭示國衆。汝弗知耶。曰。未也。壯士曰。街中大呼警。汝何言。弗聞。曰。上帝諭中何言者。壯士曰。近不云上帝。但云巍巍然一物耳。曰。幸恕吾過。稱上帝特舊俗。然耳。壯士曰。匪特舊也。直弊俗耳。曰。壯士言然。吾當力改。今請壯士語我院中何諭者。壯士曰。諭言十點後。無官中諭。不能他出。曰。我乃無聞壯士。曰。爾赴戚族家。遺之耶。曰。實未審有此。壯士曰。今且送爾於巡防局中。苟以禮意動局長。當不見辱。且能以人衛爾到家。否則留爾於署中。以人四出詢爾行狀矣。語已。壯士縱步行。婦人哀號。不欲行。壯士之長。知此。女爲是哀呼之聲。震恐極矣。即曰。嘵。吾輩今日行獵。竟得馴獸。然汝當力前。勿爲是嚶嚶者。壯士之長。乃以手挾此婦人。勿令哀泣。同至自由之巡防局。方及瑟遙。亘棚時。陡見一魁碩之男子。衣長帔。自十字市中來。當其至時。見少女極哀壯士求。

釋而壯士之長乃弗許。力引之前。然少女哀痛無倫。淚睫慘黛。令人莫忍。男子聞聲。卽自十字市躍然而出。與羣士迎面立。謂壯士之長曰。此少女何辜見繫。壯士長曰。爾但治爾事。勿廢時。而與我事。男子曰。國民必告我以此少女何辜者。汝何爲苦之至。是男子語時。聲響極厲。壯士輩中咸曰。爾何人。窮詰又何爲者。男子遂力去其外。被膊上見徽章。燦然射眼。言曰。汝當知我爲武弁。壯士輩曰。汝何司。男子曰。余爲保國之衛士。壯士中有人曰。嘻。此何足驕我。我將處爾以何禮者。詎吾職應禮此衛士乎。輩中復有人曰。適此人何言。彼恃官而怒。吾不如見平民之怒。尙有姿致。男子亦曰。彼殆言此徽章示人。能使人加禮。且其人尙有利劍。足以護此徽章。言次少退。發前襟。刀光如雪。爲路燈所映。光發動目。此劍示人似云曾殺敵致果者。遂引手揕壯士長之胸。以劍置其頸。曰。今茲吾二人且爲朋友之深談。壯士長曰。國民然則。句語時。將出其果力與之抗抵。男子曰。噫。余先告汝。汝輩中敢暴動。此劍立洞若胸。時壯士中尙力挽婦人俾勿行。男子曰。爾乍問我爲何人。汝實無其權。足以詰我。以汝非

偵探不足稽察行人。今我亦破格語汝。我爲慕海石蘭澤。在八月初十之役。實司礮隊。在胞與會中。主筆札。以足下觀之。頗不僇辱否。壯士長頗中憤。時刀鋒且迫近頂際。因曰。守備之國民。設爾所言確者。則爾爲愛國之人。可盡融其畛域。男子曰。我亦知寥寥數語。足合兩家之成。今汝當告我。以此少女行蹤。汝輩何以處此者。壯士長曰。吾將置之巡防局中。男子曰。何爲有此。壯士長曰。區長有諭。凡十點鐘後。無國民護照。不能披星而出。以此少女無護照。故挾之行。且足下不見國勢已岌岌黑旗颺於風中。此何警耶。男子曰。黑旗之颺。正以吾國中尙有二十餘萬奴隸之賤種。廢亂吾法。故以此備之。非爲此區區一少女犯夜而設。今夕勿論。其他果區長有諭。則汝輩可云守法。設果質直。相告胡至駁詰。如是天下同爲愛國之人。相見固宜有禮。不應遽加凌詆。矧身爲官長。經國民僉舉。如鄙人者。在禮宜少假借。今此少女聽爾提挈。自行婦人竟前引男子之臂。曰。國民悲慘之容。則令人欲醉。且曰。君子奈何以此醉人之言。遽舍我投諸虎吻。男子愀然曰。勿憂。爾但將吾臂。吾將送爾至於局中。婦

人曰蒞局何爲且兒非驩人之人胡捉將官裏慕海石曰人之寘汝於局中初非有罪人亦未嘗以罪加爾以區中有諭言無護照不能夜行汝惟無護照之故故瑣瑣至是婦人曰區中諭兒乃未之前聞慕海石曰汝但蒞區彼中必有長者當持平爲若判決婦人則堅把慕海石之臂曰兒不慮辱而患死果至彼間吾命已矣

## 第二章

方婦人語時莊麗溫肅大家風度。蓋然見於言表而悲婉之聲直貫慕海石胸際。慕海石軀幹震震如觸電機復迴壯士隊中而壯士輩方怨艾以衆凌寡爲非禮今乃言和得少蓋其愆自計隊中八人挾槍者三人挾手槍三人竟凌歛一獨行之人於義無當矧此慕海石僅佩一劍設與對敵爲辱已甚此時婦人知此八壯士者與慕海石言和身且無幸垂首至臆悵然不言慕海石則攢眉掀脣無計自逞引刀出鞘氣概凜凜此時實決二策一則義宜保衛此女一則盡國民之分守法而禁此女忽見傍恩峯街上刀光燦然且聞革韁聲則巡防隊也遙見是間有人屯聚疾馳而至

隊長呼曰。何人於夜午時。集此作私議。慕海石曰。吾友汝前其羅漢乎。隊長果疾前及於八人之次。言曰。慕海石若呼我。也。蕩子夜深。奈何弗歸。慕海石曰。汝乃弗知我。出自胞與會中耶。羅漢曰。知之。汝出諸胞與會中。乃入諸胭脂隊裏矣。因信口作歌。嘲婦人曰。麗人胡爲夜深行。夸伸其素手。玉色瑩。夸以手啟關。致將迎。夸幽暉射影。描雲屏。夸歌已。言曰。非如是耶。慕海石曰。汝誤矣。余出此後方圖甯家。見少女羈於兵中。余思以力出其人間。是中壯士。胡爲引此少女。羅漢曰。我固知其如是也。復歌曰。俠客豪美人。騷情俠原吾。曹歌已。遂入八士隊中。問曰。國民。胡爲引此美人。壯士長曰。吾已告之慕海石。以無護照之故。引之告區長。羅漢斥曰。咦。咦。是何罪者。壯士長曰。汝乃不審區長有言。禁犯夜者耶。羅漢作鄙夷語曰。良然。良然。然尙有一諭。足以免此。凡在邦德及巴納斯上。此希臘山本爲名士。美人治遊之地。縱其所行。無待護照。語已。復曰。此間安得行法。行法不幾敗美人雅趣耶。壯士長曰。然。惟鄙人觀之。似非良法。且此地非邦德及巴納斯時。尤非日中。此女復非美麗。羅漢曰。吾意直與君反。

試觀此女國民者。因呼婦人曰。女國民汝當去面。我令彼衆觀之。果美麗者。則可以立踐吾之前語。汝脫局矣。婦人倚慕海石身際。曰。將軍旣衛我於八壯士中。今更當衛我於君友之前時。壯士長言曰。彼方深掩其醜。以吾意度。是必貴族之女。偵探名曰賤婦。又或流娼婦人。聞言大怒。側身出慕海石身外。呼曰。國民視我衆觀之。容光煥發國色也。爲路燈之光所射。令人色授而魂與。婦人復請慕海石。曰。將軍觀我果如彼人所言否。慕海石靈魂喪失。蓋在生平夢囉中所見之美。人。均不如此時。神光離合中之所見者。外史氏謂慕海石之言誠也。婦人下啟其幕。旋復合之。故慕海石魂魄竟爲勾攝而去。慕海石微語羅漢曰。汝將此婦人去。蓋爾爲巡防之長。在律可以勾人。羅漢曰。可。但聞若半語已審其全。因謂婦人曰。美人可從吾行。汝以玉容爲證。可以無罪。從吾行。且得善地。不汝苦也。壯士長曰。何由必汝得之。羅漢曰。吾將之至吾總區中。則吾輩之所司位置。此婦人後。更詢其家族。八壯士咸曰。不可。不可。此玉人當屬我。羅漢曰。國民吾將怒矣。壯士長曰。汝之怒。否。固無涉我。吾爲共和。

國中最精之兵。汝職特司巡防。而吾血則將灑之敵中。羅漢曰。國民當擇其灑血之所。勿輕擲於此間。汝更無禮者。洒血之期。且立至八壯士咸呼曰。禮儀者。貴族之節。奏也。若吾急裝縛袴之人。則爲共和黨。又焉知此。羅漢曰。勿即婦人之前。作絮語。此婦人或爲英產。復問婦人曰。汝勿怒其妄。吾甚惜汝夜鶯也。卽爲歌曰。英倫之鶴。何翩翩。夸巢諸廣島。嘯蒼煙。夸壯士長曰。汝乃盛稱英國。則奸徒耳。卽爲辟德之黨人。爲英人之奴隸。羅漢曰。吾友須靜寂。乃不知吾所以屢爲歌詩耶。吾軍爲衛國之軍。鄙人尤善推愛其同類。亦足云巴黎之頑童。設有人執吾耳者。卽起與鬪。不讓尺寸。慕海石乃謂婦人曰。汝試觀衝突如是。此事胡能遽了。不五杪後。吾輩中二十人。且格鬪。直爲爾一人之故耳。行且流血於衢中。不亦慘耶。婦人引慕海石之手。言曰。吾今但有一言。將軍若聽我。見仇於彼黨匪。惟吾身糜爛禍。且及於他人。母甯將軍以刃。割我。拋吾尸於西洛之河。於願足矣。慕海石曰。可。汝百事依我行耳。慕海石乃釋此婦人之手。謂羅漢所領隊曰。國民須知我爲愛國之人。亦是中官府命汝保此無

告之婦人。於義當也。復謂羅漢曰。彼賤種之民。非窮治之不可。羅漢發令曰。衆備戰。婦人呼曰。天乎。遂以布羃其面。以身負牆立。曰。上帝佑是人。勿敗於敵。而壯士八人中。忽發槍彈。子直貫慕海石冠上而過。羅漢張吻作鼓聲。遂曰。衆交槍。時洞黑中。槍聲互發。難以罵詈之聲。顧乃無人赴援。以此時情狀大類去年之九月。居人咸知將大殺人。故亦隱而弗出。間有人啟窗外覲尋。亦閉之。壯士八人。軍火旣窳。技亦弗良。移時已遯。中有二人負巨傷。尙有四人荷槍。引身負牆。如芻靈。羅漢指此四人曰。吾甚願汝輩。馴如羔羊。復曰。國民慕海石。爾引此玉人。至余巡防局中。一當如爾之願。慕海石曰。諾。惟爾局中口號何若。羅漢曰。噫。吾口號者。語至此止。慕海石曰。爾勿患。吾必不負爾。羅漢久乃曰。吾亦信爾。苟授爾以口號者。爾當慎重行之。爲責甚重。慕海石曰。請言其狀。羅漢曰。今且先遣此數人。後乃告汝。且吾並有要言。當奉白者。卽亦無情。吾愚直。慕海石曰。請以待君。羅漢乃入隊中。時羅漢之軍。尙欲進而挫敵。羅漢謂此八壯士曰。汝鬪足耶。壯士之長言曰。爾保皇黨之廝狗。今尙何言。羅漢從

容言曰。吾友誤矣。吾實爲共和黨。較汝爲良。吾實出諸德英卑洛會中。會中人以愛國爲宗。尙初無仇我之人。爾今可挾此國民而去。弗更呶呶。壯士長曰。此婦人良足疑。忽有一人曰。果其人爲保皇黨者。則吾黨鬪鬪時。宜乘間而奔。胡尙久留於此。羅漢曰。此人言良確。且吾友行之巡防局中。後當知其底蘊。今且同往小飲。爲國家壽不可耶。壯士亦曰。可。羅漢曰。吾渴甚。趣行。今有美釀之肆在多馬石著盧騷街。壯士長曰。國民爾胡不夙言。今茲甚悔不信爾言。乃至訟鬪。旣解釋。在法當爲祖國之故。互相親吻爲禮。於是果互親。蓋此時法國之人。視飲酒等於殺人之樂。時二隊之人遂合同赴多馬石著盧騷之街。受創者則不能步。呼曰。我將奈何。爾輩竟棄我於此。耶。羅漢曰。良然。天下勇者爲祖國之故。自誅其國民。竟爾見敗在義。宜棄爾。今且僵臥於此。自有後人來收爾骨。爾今且歌馬賽哀石之曲。用以自慰。羅漢亦作歌以慰其羣曰。行哉。祖國兒立勳。今其時。遂行。行次復少就慕海石言。慕海石方挾美人却立萬亮街次。而餘衆則交臂向自由巡防局街而去。羅漢謂慕海石曰。吾不言教爾。

以事乎。今爾且縱此婦人聽自行可從我飲酒。須知爾之衛此玉人固風流之韻事而我意則滋覺其險。此婦人疑竇至多似此絕代之姝胡夜深獨行於衢次。婦人曰公乃不相度吾狀耶。羅漢曰女國民誤矣。胡爲尊我以公但呼我國民足矣。婦人亦改稱曰國民汝言當也。今請國民竟朋友之志。羅漢曰所志云何。婦人曰彼意願送余至家且沿道衛我。羅漢呼曰慕海石。慕海石汝行此者行且得禍。慕海石曰吾審之苟非力護此人跬步間皆荆棘也。婦人亦曰勿論彼此但仗義俠則吾生或有可冀。羅漢曰爾不聞此婦人言乎。苟非履險何爲待救於人。慕海石曰羅漢固有卓見。吾不審此婦爲女國民也。抑或貴族果貴族者則吾護之固。過果爲國民則護之正爲吾分。羅漢曰良友恕我吾言良過。爾果爲亞海石突德一流人者則我必不予以此。古賢今爾腦力絕鈍易爲人愚且汝之爲人太類古人之詩云天女陷人於辜。吾而又勵勉而求全其譽慕海石聞歌慨然曰事急矣今但問羅漢能否予我以口號。羅漢曰慕海石乃欲令若友貢其義分正恐吾友喪此義分之中且吾滋懼盡吾。

義分授爾適足以害爾慕海石曰勿論吉凶自有天在請吾友爲我決其去留羅漢曰若不妄用吾口號耶慕海石曰必踐故人之言羅漢曰此甯足信在法宜誓慕海石曰誓於何所羅漢曰隨地均足爲壇羅漢乃脫冠移其冠飾向慕海石慕海石肅然長跪立誓羅漢曰可爾吾口號應答曰某某字至羅馬教人問爾者則以某某字相酬答可也慕海石曰女國民吾今仗羅漢之力能衛汝矣羅漢則累點其首言曰汝行珍重遂高歌曰挨勒倭娜何亭亭兮飛鳥依人殊惺惺兮前怔忡而後夷猶兮卵而翼而復何有兮

### 第三章

羅漢旣行慕海石蕭然從此婦人行然亦時時生其畏懼顧乃爲其盛美所炫如受吸力竟默然隨之而去自念身爲國民義不應爾殆此臂一爲玉人所引旋復忘之卽曰女國民安適者婦人曰遠矣慕海石曰家究安在婦人曰在公園之次慕海石曰趣行婦人曰天主鑒之兒以喪之質使英雄進退維谷但如是冒險遠出尙幸

無禍英雄當信我必不負心慕海石竟忘懷呼馬打姆乃忘共和黨人無此稱謂復曰如此夜深汝出果何爲者須知如此清寂中行者但有爾我甯非奇險婦人曰吾適歸自村舍以午前出竟不審夜禁之嚴且余戚所居至僻淹留彼間度其晷刻故不能知慕海石曰然則爾居貴族避地之所矣女國民趣告我我以誠心待爾爾當攜懷見告勿用是以愚我滋非信也婦人曰吾胡爲有是慕海石曰爾意殆欲驅使一共和黨之人爲爾宿衛不幾自背吾旨耶婦人曰吾亦重視共和黨人身亦其類慕海石曰然則爾亦愛國之女國民無復詐我矣今語我至自何所婦人曰公恕我讀吾書者須知此公心中柔媚如醉已有成見竟謂此婦從桑間而來則自念曰是必蕩婦可誘也但覺肺葉蕩擊有聲默不能言遂行至飛荷海街凡遇巡防可三四均以口號自脫而此婦人者動爲巡防官所詰慕海石則直示以名並其居址巡防官曰於足不可矣而此女國民者何人慕海石愕然久之始曰吾妻之娣巡防官遂釋之行婦人笑問慕海石曰公娶耶慕海石曰未也婦人曰胡久弗娶已復笑曰後

此有人見問者。公但呼我爲妻足矣。慕海石曰。此稱至貴。胡可脫口。吾固未洞若心。婦人心亦微動。乃不復言。時二人已度馬海橋。婦人之行絕疾。更上圖能洛橋。慕海石曰。此間似近若居。慕海石已及聖伯納阿闍上。婦人曰。國民至此。尙乞佐我。慕海石曰。汝禁我不洩爾事。復欲干我左右。爾以脫邏騎之手。此焉云信我。然吾固有信足以示汝。汝能否允。我以此。婦人微哂曰。國民足以取信於婦人矣。且此婦人卽厯萬死一生。中汝出之於險者。後此婦人當拚其殘生報汝矣。慕海石曰。吾安敢期此。想爾初無情愛。惟乞此一秒鐘。間示我以名足矣。婦人曰。不可。慕海石曰。彼人將爾入於局中。汝亦弗言耶。婦人曰。誓不之言。慕海石曰。下獄奈何。婦曰。聽之。慕海石曰。此時之獄危哉。婦人曰。獄中卽爲法場。吾固知之。慕海石曰。然則爾樂捐其軀耶。婦人曰。吾第宣己名。卽已成奸。慕海石曰。由此觀之。若殆愚我耳。婦人曰。足下惟具此宏量。乃能拔出柔弱。無告之婦人。而不加以非禮。今茲尙慄慄危懼。足下尤能終始。成全其命。引納諸汚陋之鄉。此足見英雄之作用矣。慕海石曰。汝言良摯。此膚言耳。

果余未探爾之衷曲亦幾乎據以爲誠但以爾言色度之風範有類巨家胡由服此貧薄之飾且僻居窮壤意其隱衷不能遽白爲邃密之事而出故默默不復告人今茲且勿言及是究爾居去此何若趣以見告此時行及佛西聖斐克突街婦人曰是間老屋洞黑如漆適於公園者比比而是倘至是間則與爾別矣慕海石曰諾吾將敬承若命送致彼中婦人曰若怒耶慕海石曰若言殆指我我何由怒者惟爾求至焉耳此外尙何需我婦人曰吾尙有餘事陳請於若慕海石曰何也婦人曰謹敦擊與英雄人話別其別也如別良友慕海石曰我何福乃廁朋友之列且此等事絕奇至不舉其名不審其居若慮後此之更見者天下交情至是殊令人駭絕婦人俯首不答慕海石曰女國民果有隱衷不欲示我幸不以我之呶呶而怒我今謹送爾甯家更不發吻窮詰其事旣而婦人曰至矣其地與聖沙甲古巷對宇其屋絕高聳路亦沈黑多製革之廠腥臭觸鼻去巷數武有小湫自比埃佛河分支入此長日革人滌牛皮於此腐穢不可嚮邇因驚曰汝卽居是間乎婦人曰然慕海石曰吾良不汝

信婦人曰。卽不見信。然亦別矣。嗟夫。吾忠義之俠士衛我之善人。今且奈何。慕海石曰。別於此乎。汝試告我。後此均無險乎。幸君試出一言以慰我。婦人曰。無之。慕海石曰。如爾言者。吾請退矣。漠然與之爲禮。而婦人亦木然。如有所思。卽曰。吾殊不欲卽此長辭。在禮當親君手。慕海石遂即婦人之前。與之引手。婦人亦出其手。把握間忽落。其戒指於慕海石掌中。慕海石呼曰。女國民。何爲誤落其戒指於吾手。婦人曰。君所言。乃大謬。慕海石曰。受賜弗悟。意謂我忘義耶。婦人曰。尙冀君勉留此物。無復唾棄。脫不取是者。更將何物以報恩遇。慕海石愀然曰。據女國民言。吾男子乃取酬於婦人矣。婦人作媚態曰。非也。吾意乃乞君隱此祕授。勿喧。暴於衆。慕海石在深黑中。見此婦人眼波中搘淚。淚光照人。覺把握間。婦人之手至溫。煖且其聲哀媚。中人欲醉。慕海石一腔盛怒。爲此三物融化。至於無迹。遂從容言曰。後此冀圖相見。婦人曰。是安可得。慕海石曰。今素心話別。即在此分秒間耶。然後此更能相見。至一秒鐘者。亦無許耶。婦人曰。誠告英雄。吾實無術。以圖相見。慕海石曰。質言之。海枯石爛。果無。

見期耶。婦人曰。悠悠終古。一如君言。言時悲梗。至於萬狀。慕海石曰。然則卿愚我耳。乃仰天而嘻。怒髮飛立。如脫壓力而逸出者。婦人見狀亦大感動。亦不能決然竟舍而去。已而寂然。婦人曰。汝試聽之。言次無續。乃格格不能自吐其音。呼曰。慕海石若今試與吾誓。則有大貺於我。誓時爾當閉其目。以手自數。至於六十秒而止。此卽余身致誓之端。慕海石曰。設吾如爾誓言者。如何。婦人曰。此當示君以感情。且吾生平未嘗以此情慾奉餉其人者。餉之惟汝。且他人之處。我亦弗若。英雄之見待。慕海石曰。汝囑我閉目者。其意安屬。婦人曰。汝但信我。勿更喋喋。慕海石曰。今我亦不審汝爲鬼爲仙。行蹤詭祕。至是。婦人曰。汝從誓乎。慕海石曰。可。婦人曰。設有物及爾身者。爾亦勿張其目。須知物之及身。大類剝刃。若身當堅忍持之。慕海石曰。然則爾將眩我矣。婦人曰。雖眩亦弗致於害。生眩何懼者。慕海石曰。如爾言。遂凝立於道。已而復曰。幸恕。開眼。更覩玉容。婦人此時去其面。羃容光撲人。而月輪正破雲而出。射此婦人。慕海石乘月而窺。見婦人黑漆之髮垂耳。如珥眉樣之黑。如以中國之黛爲之秀。

目。橫。波。如。醉。脣。絳。如。珊瑚。慕。海。石。呼。曰。美。哉。爲。人。世。殊。美。美。無。藝。矣。婦。人。曰。趣。閉。而。  
慕。海。石。如。約。婦。人。以。二。手。雙。引。慕。海。石。之。手。反。覆。者。久。忽。聞。有。煖。香。一。縷。漸。近。慕。  
海。石。之。面。婦。人。竟。以。檀。口。近。慕。海。石。似。慕。海。石。所。還。之。戒。指。已。納。諸。齒。間。慕。海。石。魂。  
蕩。魄。悸。脈。沸。如。煎。心。房。中。如。電。機。痛。不。可。止。蓋。事。變。猝。來。迫。不。及。備。溫。香。一。縷。直。貫。  
胸。鬲。於。是。婦。人。之。蹤。跡。爲。此。戒。指。所。掩。都。不。究。詰。此。時。慕。海。石。胸。際。似。覺。爲。物。所。抵。  
似。爲。婦。人。之。掌。復。聞。婦。人。言。曰。汝。誓。之。其。聲。已。遠。慕。海。石。尙。守。信。閉。其。目。初。不。計。此。  
婦。人。之。以。計。自。遜。少。須。慕。海。石。聞。閉。戶。聲。在。五。六。十。步。之。遠。其。聲。礮。然。此。聲。發。後。闌。  
然。無。聲。啟。目。四。顧。乃。如。夢。醒。則。好。夢。蘇。耳。而。口。中。尙。銜。戒。指。此。戒。指。特。百。思。不。到。者。  
也。

#### 第四章

慕。海。石。迴。顧。見。陋。巷。四。達。不。審。此。婦。人。身。落。何。所。乃。自。覓。路。而。歸。冷。月。幽。輝。自。一。映。  
射。玉。人。後。復。縮。影。入。雲。四。嚮。沈。黑。慕。海。石。茫。然。不。辨。道。里。百。覓。始。得。歸。塗。向。富。洛。街。

方行次聖亞佛聞街見巡防大隊向巨廟街邏值適與慕海石遇。慕海石問曰。今夕何得警長頗倥偬。方歸自峰登之街。至此警長曰。有之。今夕保皇黨將奪嘉白德之妻。即督意十  
六皇后及其內家慕海石曰。奈何。巡長曰。保皇黨竟變服爲吾國民衛隊潛入巨廟。幸其徒告守者脫口稱公。衆遂覺爲貴族。慕海石曰。點哉。鹵也會一縛取之否。巡長曰。方欲搏取。竟得捷徑奔逸而去。慕海石曰。能否更弋其人。警長曰。其中有一人在勢必務獲之。其人畏瘦能以智計聯合邏守之人。狡哉此鹵。使吾輩奔命復能以他途逸出。慕海石雖與警長同列。而愛國激烈之情已爲美人勾攝而去。覺魯意皇后之思遁亦不懸。諸懷抱正以俄頃之間爲柔波所蕩激。心緒潮湧木然如昏。凡國民應盡之事概置不言。直喪失其少年共和黨之風。概慕海石歸後呼其使令。當茲平等之時。初無上下之分。而侍者方鼾睡弗醒。慕海石起之相處如朋友之禮。見侍者方著靴而睡。似尙待己。慕海石令去靴歸寢。方伏枕躊躇然終以少年氣盛不久亦沈酣而睡。明日晨興案上得書。書法至秀潤無倫。初不署名。慕海石書其所署。

則作英字曰書啟時初無稱謂但達謝忱言有無限之感情今則盡淪於無着慕海石卽呼侍者入問是時共和之黨方昌呼人初不敢以電鐘以電鐘非待平等之物故執役於人恆言其所以方始入侍此侍者於受洗時名曰若望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時教權盡失若望亦審貴族凌夷乃易其名曰石角方拉慕海石此時呼曰石角方拉此書胡來石角方拉曰國民我乃弗知慕海石曰孰將此書來者石角方拉曰閻者也慕海石曰何人授此閻者石角方拉曰是必有人自致於吾門故是中不得郵票慕海石曰汝以閻者前閻者固受恩覆於慕海石不爾者閻者亦不受令閻者恆言設非慕海石傳言咸須就我我不能曠職入受號令也閻者之名曰鴉海石直得既至慕海石詰狀閻言曰晨興時有人致此書慕海石絮絮問不已曲窮郵者狀態閻者但報以不相識慕海石遂出十佛郎授閻者曰汝第將去博醉後此其人更來汝爲我躋其後窮其所之密以語我閻者致謝而去將追蹤此郵者以報慕海石此時慕海石獨坐觀書捷而圓之復張其紙裹其戒指寘之案上回首面牆且睡

顧輾轉不得。當已復沈沈而睡。一旬鐘後始醒。復懷此美人。則取其戒指以口親之。更反覆讀其書。已視其戒指。則金鑽所爲。奇光射眼。且牋紙至華美。意民間無從得此。宮製知此。美人其必貴胄矣。防爲人覺。仍加此戒指於指上。匿其書於書中。用防生其情感。又慮爲國民所覺。生諸謠諑。且書中藏澤勃起。非貴家斷無此物。洩之將生禍變。此時適有一少年入室。爲國民服。頗宏麗。衣材爲細呢所製。鳥羽所織成之袴。以細絲爲襪。冠則爲希臘蕩人之冠。即今共和黨所御者作微絳色較之巴海之冠爲尤麗。巴海者希臘美少年也。巴海見之。幾有慚色。腰間雙懸烏西森洛廠所製短槍。腰之以短劍。劍式類柔得麥斯學生所佩者。入卽呼曰。迫著石壯士。汝尙沈酣乎。羅馬勇士名乃獨不知國家之危。乃如蠅卵。噫。何爲者。慕海石曰。否。羅漢我非睡。乃入夢耳。羅漢曰。吾意必夢爾之耳。沙海昔。天女也。慕海石曰。我乃不之識。羅漢曰。咦。汝何語者。慕海石曰。耳沙海昔。何人與我胡素。羅漢曰。美人也。慕海石僞不省。曰。何人也。羅漢曰。卽聖倭諾海。街中所見之女。偵探隊昨夕爾。我以頭顱易得其生命者。慕海石如不之悟。但曰。憶

之。然慕海石方於羅漢發問時。固已了了。然慚沮中。仍僞爲弗解。漫應之。羅漢曰。此女何人。慕海石曰。吾不之識。羅漢曰。其貌如何。慕海石斜聳其頤。口吻側嚮。作怪聲答之。羅漢曰。以余卜之。是必歸自所歡之家。語次。復作歌曰。吾輩何瘦生兮。乃不勝此。么鳳之嬌獫。慕海石聞歌。知爲羅漢所誚。顧情苗已長。雖知其非義。尙欲一見其人。乃謂羅漢曰。詩意良中。吾隱。羅漢曰。美人安居。慕海石曰。吾未之審。羅漢曰。汝弗審耶。顧乃未確。汝宵來不引之同行耶。慕海石曰。至馬海橋。乃警然自逝。羅漢大笑。曰。彼乃逃汝。彼僥弱之婦。竟逃男子。又吾所創聞復歌曰。翳彼么鳳。乃逃鴉耶。羔行於野。甯脫虎之爪牙耶。慕海石曰。羅漢。汝生平緒論。咸雜以歌詞。阨人於險。至不能自脫。羅漢曰。吾胡爲出話。乃必踵諸恒人。且余良於詞。與詩人鄧慕石直埃同。其人脫口成詩。慕海石聽之。即使詩聖哀米利遇我。當亦不加夷鄙。今爾既不直我所作。則請觀爾之珠玉。慕海石曰。汝乃叩吾詩耶。羅漢曰。卽不言詩。但尊爾爲哀米利可乎。慕海石曰。我可方哀米利乎。羅漢曰。爾之羔。今且爲雌虎。將以牙爪。奚爾令人長。

日戚戚。不能自騁。足下其情種哉。慕海石搖首曰。我何足言情。羅漢曰。爾誠爲情種。則又作斷句曰。汝諱莫如深兮。畢諦古情人也之。搃爾胸。磅礴。乃如雷之震兮。慕海石此時執鑰匙呼曰。羅漢。汝所吟詩。予乃無語。不唾以脣吻之氣。羅漢曰。今且去。詩勿談。談時事矣。近有異聞。汝其識乎。慕海石曰。我久知嘉白德。孀雌卽督意十。將逃亡矣。

羅漢曰。甯止於此。慕海石曰。豈復有他變。羅漢曰。邇者麥霜扈叔已潛入巴黎。慕海石肅然曰。確耶。羅漢曰。彼以獨身試險。慕海石曰。至以何時。羅漢曰。昨夕。慕海石曰。胡能闖入京畿。羅漢曰。僞爲衛士。尤有貴族。微服如村婦。卽柵門中迎之。可一分鐘。間二人已攜手而入。方其入時。邏騎頗以爲疑。然但見婦人抱衣出而復返。麥霜扈叔則挺然尾入。至於聖倭諾海逆旅中。逆旅有別戶。嚮村埃利西。此壯士遂及其黨。徒笑語。燕飲無所備豫。後此逆旅燬。主人斬其刑固。酷顧乃不已。此壯士之陰謀。前此四月。已至巴黎。昨再至耳。慕海石曰。胡不能蹤跡得之。羅漢曰。所執特曾德耳。古之執事見通語。次聞者復入。慕海石以鑰匙納諸囊中。曰。羅漢宜慎防之。羅漢曰。我固當。

慎汝亦宜備此非鄙夷足下慕海石曰此藥石也吾尙何語今且更論此麥霜扈叔羅漢曰是亦義士慕海石曰欲聞義士行藏當奮其精神勿餒茶以聽惟聞壯士尙有隱衷羅漢曰是得諸傳聞非實也但以此孀雌而論顛倒者獨一麥霜扈叔耶然但以人言所噴噴者已御外人巴納福容其有之慕海石曰勿論其他但欲入巨廟中非有大力莫能直叩其扃羅漢復高吟曰情所撞兮鬪干折熱惱所鍛兮無精鐵慕海石聞歌無言但大聲呼曰羅漢羅漢曰吾語確也慕海石曰然則爾之所言與人同耳羅漢曰奚不同者慕海石曰果如足下所言則彼孀之情人爲數直可以二百計羅漢曰更倍而三更倍而四亦咸有情特此孀未必徧貢其情於衆耳試思天下人之觀日者咸見日而日何嘗徧照及天下人者慕海石曰今但論麥霜扈叔當此之時邇者已四集顧乃不能弋獲直類妖狐之逃刦慕海石曰巨盜窟於國中共和政府胡從了之羅漢曰政府將清檢戶籍榜其名於門按籍而驗之此舊所議今實踐矣如是者直啟人心牖洞燭其隱慕海石曰此策良佳奸無自匿羅漢曰爾言

此果從以窺人心乎。慕海石曰。非云牖心。直接榜而稽。奸無遁情。讀吾書者。須知慕海石之欣悅。蓋謂榜門有籍。則逃匿之婦人。亦足循跡而得。羅漢曰。如此者。經月中可式。取得五百人之貴族。余曉來接見壯士無數。此壯士卽宵來所與角力者。雖痍傷道臥之創人。亦扶攜而至。綴花朵於胸。冠圓冠而來。慕海石曰。其數何若。羅漢曰。爲數可三十。相與尋盟。中有善於詞令者告余曰。德英卑洛會中之國民。吾輩均愛國者。凡爲法民。當固結勿涣。胡可以白刃相見。今當重聯團體。以愛國爲宗。尙慕海石曰。後此若何。羅漢曰。如直阿福詡言。去惡而歸善。卽以會所之庭除用爲誓天之壇。玷出雨瓷瓶納之。以花爲英雄聚首之高會。人人自矢更始。同戴此圓冠。永爲國民。時會中有華盛頓石象。壯士遂奉以爲監盟之神。分班朝禮。誓自今始。言必忠實。毋主滑稽之談語。次忽聞市上人聲譁駭。鳴鉦擊鼓。自遠而近。鼓聲戛戛。雜以人聲。慕海石曰。此何爲者。羅漢曰。此卽資政院傳諭以示國民者。慕海石乃著襪下榻。令侍者佐之整衣。謂羅漢曰。吾將蒞社會矣。羅漢曰。吾則歸寢。夜來僅睡二句鐘耳。設

會中論議所爭者微則爾勿擾吾清夢果紛撓不已者則爾當趣以人呼我慕海石斜睨曰爾何爲暢遂至是羅漢曰吾造爾家必經柏直西街當余行次有第三號人啟窗下視慕海石曰爾今日盛服意此人將擄汝入乎羅漢曰余今日武飾爲共和黨人美人何由嗜我惟甘色如飴者或爲人擄耳天下愛國之人何有於色若沈溺色海又何足語以愛國言次復微吟曰繫彼希臘之嘉柔兮愛國之忱乃等其慕色之自由兮歌已言曰此歌尙見鄙耶果鄙我者我將處爾以貴胄之律盡蘿爾髮不遺一絲今小別再圖相見遂珍重與慕海石引手爲禮胸前之花尙隨步而顫竟趨考洛海而去

## 第五章

羅漢既行慕海石遂整衣赴會會所居洛伯洛地埃街慕海石蓋會中司筆札者讀吾書者當少俟吾將追述是人之家世方知斯人之所以得舉之故慕海石者胸無宿物發語不僞其語昨夕之婦人亦自述其姓氏無諱家世在仕隱之間二百年前

有遠祖爲訊輸之官。與慕勒慕伯吾齊名。父曰蘭澤。善人也。一生頗惡以資格取人。居恒怏怏。當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巴碩地洛砲臺爲國民所攻。蘭澤殉難。遺此孤兒。卽慕海石。尙有餘財。足以自活。然慕海石力主共和。及身乃見專制之朝。易爲自由之國。自是以後。共和政府遂用慕海石爲武員。以慕海石旣碩且武。學問志趣均合共和旨要。尤能以策助共和所論。則皆切中時用。似天心益其智力。使然者慕海石生平惡專制而滅貴族。幾不以人類目之。好革舊而從新。常諄勸百姓勿以清白之家。溷彼富貴。以止均慕海石之抱負。及其才藻。爲報館中所稱揚。而確指之爲英雄者。其長可五尺八寸。歲在二五六六之間。彬雅風流。與埃俱洛。同其美麗。大類法國之佳人。額廣而項平。二目作蔚藍色。髮作棕色。被頰頰絳而齒白。特觀其狀。卽審其爲國民。顧慕海石雖富。然未敢縱恣無禮。於外聞其名者。恒敬其有養。尤蠻聲於共和黨中。生平以自由爲主。因而聞譽灼然。其人行事。力尙自由。在愛國少年中。實裒然稱首。顧乃弱不喜鬪。及入社會中。則修整如婦人。又譬諸蒲棘。或折。

之卽斷。有時則剛勁不可干犯。風流美麗之容在二十步外。凡有人斜睇爲非禮之。干者靡不受其拳毆。此其外觀若內行則尤足動人。當巴碩地洛砲臺陷後。慕海石。乃轉助共和黨人戰於烏西森中。其猛撲如健獅。乃大獲勝。時爲八月初十日。斬貴族及瑞。而士之兵無數。方其力斬貴族時。赭衣授首而慕海石乃一不之動。復以巽詞。散解。皇宮衛士時有巨礮。將擊殺衛士。慕海石則力遮礮口。不聽擊。衛士亂槍。且出而慕海石尙力止。共和人勿與敵。迨衛士弗退。共和軍中發號令。命進趣。慕海石。始起突陣。橫劍所及必殲。十人時貴族中或爲共和所得。沿道凌虐。或斬之道。周悲鳴。求釋。共和黨人弗允。慕海石則大怒。以巨斧斫黨人死。於是慕海石仁恕之名流布於希臘羅馬間。凡數大戰。慕海石咸急裝縛袴。轉戰邊徼。以守備官領一千五百人。出抵聯軍。每日遷調新軍。領之出戰。咸無不利。曾搏戰於桑馬柏間。中彈折其骨。陣中有人知慕海石創。則奪而出之。就醫於巴黎。慕海石呻吟牀竈間。可經月越明年正月。始起。則更出而領國民軍一百。與魯意十六戰。慕海石劍眉虎目。長驅直前。

一舉手間。暴君已就禽。當魯意十六臨刑。慕海石在衆中默不發語。魯意十六首墮於地。慕海石則以刃上向衆咸呼曰。樂哉自由。萬聲哮動之中。慕海石仍把刃向天。無語。以上則正月事也。此時三月。慕海石振衣赴洛伯洛地埃胞與會中。上書資政院。請盡誅貴族。驅麥霜扈叔。勿令更蠱國民之中。用長亂階。且請懸金購取其首。俾免魯意十六之婦雌爲彼所得。以生衆讙。此時慕海石以共和爲主。哮怒如狂人。下筆草公牘。移時已歲。而資政院報書亦到。一一如慕海石議。慕海石得報書。遂出嚮聖倭諾海行。四顧巴黎中。覺萬象更新。中心滋適。因憶宵來在葛亮街。把納玉人。覺馬海橋頭尤留巡防壯士之聲響。與之駁詰者。時已下午一句鐘。旭日當頭。而慕海石仍追思宵來之事。無已。慕海石過橋至斐克突街。慕海石歎曰。傷哉玉人。不與余話。別於此耶。宵來祕事形影模糊。今旭日當天。吾當知此藏嬌之處。彼姝乃不思是間。落落數家。吾乃不能迹覓其地。於是經聖沙甲坐道左。猶思宵來爲此婦人所堅。囑勿動者三日。無因而閉。若冀此婦人第二遭以櫻唇與之接吻者。旣如夢覺。知爲。

幻想而熱惱。乃因之滋熾。一張目間。覺已身立於歧路之中。路逕突不平。左右均列木柵。有小渠夾道。頗污濁。不治。頗聞硝礮之氣。巷末列屋。可二十家。均傾斜。不整。望而知爲工人集居之所。皆穢濁無倫人家。之次。有小園。或隔以籬。落加以木柵。頽垣遍地。皆已熟之革。晒於木闌之上。腥穢中人。欲嘔。慕海石。左右尋覓。此美人之家。竟不得迹。兆往復可十次。仍渺然如雲煙。慕海石曰。茲非夢耶。宵來麗人之鬼。警然遽逝。乃百覓無復靈蹤。其爲夢也。決矣。慕海石。忽思及羅漢詩意。遂怏怏歸。言曰。麗人麗人。今茲永訣。汝果以童駛弄我矣。我思麗人必不在是。果所居伊邇。胡不出而把晤。是殆翩然經此陋巷。如仙鶴翩翩。一去不復反矣。

## 第六章

方慕海石喪志歸時。逡巡度圖能洛橋。適有巡警兵數人。及長官桑得阿。入檢監獄。  
即巨廟所易爲獄者。上第三層樓。樓中列屋三楹。中有二婦人。及一女子。一童子。可數歲。均衣縉衣。中坐之婦人。年可三十七八。臨窗觀書。其次則坐而刺繡。年可二十八九。女子

僅年十四。坐近童子病榻。二目均闔。作昏睡狀。實則非睡。兵臨榻前。四檢屋中。訖。則張目。纏視此婦人。婦人低眉。不敢正視。然觀書刺繡。及侍病之幼女。咸端坐不爲動。中坐之婦。甚頰而美。雖注目書中。而心殊不之注。警兵竟至其側。取書擲之樓心。婦女從容更取他書。披讀。警兵復取而擲之。婦人始愕然驚視。而刺繡之婦人亦駭。幼女立奔觀書婦人之側。哭曰。傷哉。吾母復與婦人親吻。婦人旣親其女。則附耳言曰。馬海。吾有機密之書。寘於鑪簷。汝其毀之。此時巡兵大怒。則引去其女。勿令附耳。且斥之曰。爾母女親吻。乃未已耶。女曰。將軍議院中。乃云。身爲人女。乃不能親其母耶。兵曰。否。議院中言。但力防奸人。故巡邏至此。今汝有何言。趣告我。女子不答。拂然他立。雖慘白之容。至此。二頰皆頽。兵曰。汝乃不審宵來有奸人入此耶。是人胡來。汝當知之。婦人不答。桑得阿向此女子曰。宵來之變。吾共和黨人。咸不謂然。爾不自首者。將立加重辟。幼女顫不可止。然猶弗言。桑得阿頓足曰。汝終不言矣。女子則俯而拾書。終不之對。桑得阿曾統八萬之衆。威棱逼人。乃不能得此小女之報。章則大怒。顧

此刺繡之婦人曰伊里莎白。汝知之否。時此婦人方罷繡。又手求上帝桑得阿。曰。彼孺子不言。汝當言之。伊里莎白曰。我乃不審汝言中之意。桑得阿大怒。曰。吾言殆云。昨夕有人將入刦爾輩出獄。其人汝當識之。伊里莎白曰。吾初不通外人有衛我者。有仇我者。我均無德無怨。一不之知。巡兵曰。我將問之童子。遂及太子病榻。而皇后馬海恩都亞勒得立起言曰。將軍吾兒方病。尙睡。幸勿擾之。使驚。巡兵曰。若予不言。爾當言之。皇后曰。吾弗之知。巡兵突至太子榻前。而太子方僞睡。巡兵推之曰。嘉白德汝醒。太子微哂。張目視巡兵。而羣兵皆環榻而立。皇后既驚且痛。乃以隱語告其女。女即越過複室。以密書投之火中。復以目慰其母。時太子自病榻中言曰。汝輩何求。羣兵曰。宵來事汝。當一聞。太子曰。吾方病臥。兵曰。外事騰沸。汝何懵騰。太子曰。然。吾方入夢。兵曰。所夢維何。太子曰。吾夢見弑於爾輩之皇帝桑得阿。曰。然則爾一無所聞矣。太子曰。然。兵中有健者言曰。此狼豎。大似其母。是中必有奸欺之中。而皇后但笑不語。警兵呼曰。奧國之女。乃媒瀆吾國民。今既至是。當請諸議院。盡誅其人。嘉

白德汝起。皇后呼曰。將軍何求。乃不知吾子方病寒熱耶。今日卽欲置之死地乎。兵曰。若子在是中。大類警鐘能致人集。救外人恒欲媚爾。出爾於此言時。有人曰。趣笛遜。前笛遜者。獄卒之流亞也。可四十餘。面目黔黑。大類野蠻。髮蟠曲垂之眉際。桑得阿呼曰。笛遜日來何人至此。以物飼此囚。笛遜則曰。某卒桑得阿曰。何人進衣。笛遜曰。吾女耳。桑得阿曰。爾女爲潑女耶。笛遜曰。然。桑得阿曰。汝曾告若女其伺女囚。當若何慎密否。笛遜曰。吾笑不知吾女所得之資。非得諸暴君之裔。蓋得諸國民。桑得阿曰。汝他日進衣於此中。可密檢至再。勿令留書衣中。笛遜曰。然。則吾忘其分耶。昨日果有人進素巾。中作二結。吾授之司獄之人。司獄者令熨平之。始付此囚。語至此。皇后心顛不已。二目慘張。視其妹伊里莎白。神色沮喪。桑得阿曰。笛遜。若女非女國民乎。然其心良不足取信於人。笛遜大呼曰。天乎。然則非我甯家。乃不得見吾女耶。桑得阿曰。汝亦幽居勿出。笛遜張目四顧。其狀至慘。言曰。吾何爲幽閉於此。請卽今日謝去此役。蓋吾非奸宄。尤非貴族。則非去此莫可。桑得阿曰。國民。汝宜秉共和人。

號令勿聲。不爾將入科網。號令卽出之我。汝當慎密守此。外間大有人伺汝。而皇后顏色亦漸舒。復置其幼子於榻上。桑得阿曰。笛遜汝以妻至。笛遜無言。立下蓋以桑得阿之威棱。乃呵斥笛遜如羔羊。已而笛遜妻至。桑得阿曰。女國民。前吾將入檢複室。汝試爲我入索禁物。笛遜曰。吾妻彼共和黨人。乃不聽吾女入獄。妻曰。旣禁吾女。則吾夫婦何由以見吾女。笛遜搖首歎息曰。此何待言。妻曰。吾輩宜上書獄吏許吾女入侍。笛遜曰。吾亦酷嗜與吾女相見。桑得阿曰。爾夫婦勿更呶呶。吾之令汝爲檢此女囚之密室。旣檢之後。更有語與若商之。笛遜妻曰。吾果得當者。君將如何。桑得阿怒曰。汝乃太憇。笛遜妻曰。入室作如何檢法。桑得阿曰。但入檢之。得物後。吾更有令。笛遜震懾。乃強笑。以面桑得阿。笛遜妻曰。君且少俟。吾當入檢。巡兵遂出。后乃語笛遜妻曰。汝能信我無詐虞乎。笛遜妻切齒應曰。吾一不汝信。惟爾一家。遂兆舉國之禍。卽幽囚中亦蓄疑竇。無數時。門外立四壯士。伺后家與笛遜妻擰拒者。則立入撲取之。笛遜妻遂進檢皇后之身。得素巾作三結巾似笛遜適所言狀。尤有鉛筆。

郵筒一火漆徑寸笛遜妻曰吾固與司獄者言此粵國之姦雌恒洩獄中消息已數  
數言之矣又前數夕在燭奴中得少火漆知汝恆通書於外后悲聲言曰汝勿宣暴  
但乞以郵筒示人勿出此火漆笛遜妻曰汝冀吾慈而人竟不以慈加我爾亦知吾  
女已爲爾間絕耶伊里莎白及公主衣袖備檢均無物笛遜妻檢已呼巡兵入笛遜  
妻遂出皇后存儲物傳觀數徧衆咸疑愕各有所思其視三結之素巾爲尤駭羣疑  
因之環生桑得阿語皇后曰吾今將告汝以議院之諭言后曰彼中何言桑得阿曰  
外間將分爾母子勿令同居后曰此諭已宣布耶桑得阿曰然國衆滋憂此孽子與  
其母同處其母性劣嗜惡正與汝同國衆至欲使此孽子屬之宿衛之士皇后聞言  
二目耿耿作光言曰似爾輩行政其苛逾虎巡兵中有人曰欲行卽行何苛之有遂  
舉司埃及唐諾判亞克平那舊讞斥皇后皇后變色起立曰嗟夫吾身爲人母胡能坐  
視愛子瀕此慘禍巡兵哂曰趣退汝所言良是第吾輩守此已二旬鐘胡能長日爲  
無聊之舉嘉白德汝起隨我外出皇后見巡兵取其子力追入巡兵之中撫視嘉白

德狀如牝虎之衛子呼曰吾誓死不能遽離吾子伊里莎白則父手向天祈禱且面衆言曰諸公可垂憐我二母之愛此子桑得阿曰汝第言爾外援之羽翼爲何人素巾三結究作何解笛遜之女爲爾漬衣何時爲爾傳遞消息且若姊身中所得素巾亦三結與所漬者同果一一見告則可不取若子后妹以目視后意將有言取后進止后肅然拭其淚淚光乃精瑩如鑽言曰吾兒母今與兒別矣兒自今以往勿忘若父在天之靈若父若母別矣吾兒兒自珍重遂末次與之親吻親已挺立無動傲藐自誦之以慰若父若母別矣吾兒兒自珍重遂末次與之親吻親已挺立無動傲藐自若言曰諸君所云吾咸不審汝權力在柄欲爲恣爲吾無靳惜此時皇后負英雄之力量能出之慈母戀子之情作如是剛斷蓋列女傳中所難也后至此亦倦以纖指相父而坐童子行時淚如泉湧以手引巡兵之臂默然而出樓扉遂闔樓心僅有三婦人矣竊聽之則慘默無聲但聞累歎后忽謂皇女曰來書如何女曰焚矣后曰汝曾一寓目否女曰未也后妹曰此書旣焚想焚次或有香生在此微光之中后曰妹

言良然。特無聊之思耳。言已。顧其女曰。馬海汝縱不讀書詞。或得其封面所書者。后乃起立聽門外有無窺伺之人。遂取針並掣糊牆之紙作方勝形。以針刺爲密紋。示其女曰。外間來書作如是方勝否。汝試憶之。女曰。然。來書固類此。吾頗憶之后。即以二膝跪地。曰。謝天主之力。彼人能以書至。當不爲人所陷。似此忠誠之良友在法宜爲天所佑。女曰。適母所言何指。且良友爲何人。吾於祈禱時亦爲彼仰求。天主后曰。吾女言然。惟汝終身不可忘。其人其人爲保皇黨之大俠。智勇無匹。彼來固不圖富貴。但矢以忠其人於吾家被難時始出。爲先帝復仇。其人亦未嘗一面。法國皇后卽后亦未面其人。乃矢誓欲出。后於犴獄。顧乃於千遷萬匝之中。竟飄然脫身而出。不墮於兇烽。滋可慶也。雖然。此人得母不如吾之所期。而死乎噫必來也。其人爲誰。語至此。復止。而四盼。始微語曰。其人爲麥霜扈叔。汝祈禱當力爲求天保佑其人。

## 第七章

仲馬曰。麥霜扈叔一身敢求脫皇后太子於虎口。其膽力蓋至偉。顧乃以一人之智。

力與舉國角。初無機會。是乘斤斤而冒爲之生國人之怒。邀殘貴之歡。利小而益微也。此時偵探隊來。言前數禮拜有逃人潛歸法境。散處邊徼。其人乃至以頭顱犯刀鋸。而來。初非無爲。其心蓋重皇族也。時議員倭西藍立議。以嚴諭宣之國中。曰。凡逃人歸國者。死無赦。卽國民懷去國之思。察出亦死。附和者咸如律。或事後潛歸。亦不令寘之地。上國民中私納逃人。亦不能逃法。嚴諭既宣。蓋爲止疑之一法。俾國家少弛其備。然麥霜扈叔雖有此諭。而直前無怯。獨身反國。潛入大廟。似挾火山之力。輦入祖國中。爲已燐之王室。復其霸業者。時百方羅織。終莫得麥霜扈叔。但撲殺無辜。數人而已。又得逃婦人數人。此數人者亦自甘刑戮。此外尤得數老人。此老人者爲年無幾。卽就刀鋸亦不靳惜。議院殺此數人。外寥寥。終不得渠魁。及其脅從而社會中。尤省省。邏騎四出。侵擾不然。巴洛伯地。埃胞與會。中風流騎將。亦無由更出而覓。贈環之美人矣。蓋慕海石每過聖沙甲時。輒自誓曰。吾今力忘此人。然反覆羅漢詩意。旋忘。旋集。則自哂其癡。慕海石口固不言。而美人風儀及神光離合之狀。咸蒙之。

中。心。而。逐。日。潮。上。胸。次。乃。一。蹈。其。友。羅。漢。所。篴。竟。力。拔。不。能。自。脫。羅。漢。亦。若。夙。知。  
慕。海。石。情。癡。之。癖。迷。離。徜。恍。魂。魄。咸。不。得。甯。似。遺。落。世。事。自。覓。溫。柔。鄉。土。而。居。猶。希。  
臘。之。瞿。俾。唐。長。日。昏。昏。困。於。情。綱。矣。時。法。國。全。境。自。開。闢。至。此。人。民。咸。憎。伏。專。制。之。  
下。卽。近。年。以。來。專。制。之。威。棱。亦。重。直。至。一。千。七。百。九。三。年。國。家。始。變。爲。共。和。政。體。  
人。人。咸。省。自。由。之。樂。而。麥。霜。扈。叔。爲。蓋。世。之。英。雄。屈。服。於。專。制。之。心。終。始。不。化。出。入。  
法。國。百。邇。竟。不。能。得。而。人。亦。不。掛。其。人。於。口。吻。間。消。息。寂。然。皇。后。及。后。妹。公。主。知。不。  
得。援。則。長。日。而。哭。太。子。出。獄。後。寓。皮。匠。星。芒。處。然。尙。二。年。以。後。始。與。其。父。母。遇。今。茲。  
尙。無。恙。尙。生。於。星。芒。之。家。共。和。黨。人。盛。議。誅。保。皇。黨。以。不。得。麥。霜。扈。叔。故。始。少。緩。其。  
誅。戮。慕。海。石。亦。得。間。然。覺。有。嚴。重。之。物。壓。其。腦。中。不。期。熱。惱。復。熾。識。者。謂。慕。海。石。此。  
心。果。不。爲。情。而。爲。國。者。則。雄。力。當。無。能。尙。之。者。顧。乃。不。然。復。快。快。取。美。人。之。書。反。覆。  
百。讀。出。此。寶。石。戒。指。以。口。親。之。雖。立。誓。在。先。往。禽。麥。霜。扈。叔。及。此。則。轉。置。之。而。先。訪。  
美。人。此。時。忽。得。一。策。至。巴。黎。中。公。園。社。會。令。徧。閱。民。居。陰。探。美。人。娟。娟。狀。態。值。此。變。

政紛擾中或已身首異處。正復難定。思極筋骨爲聳然爲謀已定。弗詢卽行。乃於每屋中徧加詢問。陽似搜匿。奸慝陰爲訪美之地。其遇稍高之門。則詳究閨者。蓋慕海石身爲會員。在律可以捕逐。奸宄惟莫悉美人姓氏。但於閨中摸索。謂此美人絕艷。驚人名字必非偷俗。一詢或卽得之。大凡美人命名多取古昔名媛及女仙之類。易於求索。矧此至美之人必有人加以美號。苟徧檢戶籍。必能得之。慕海石乃着棕色之號衣。冠赤幘。爲制絕小。不動聲色而出。勿使人覺。執累節之杖。稱曰憲法杖。握手處絕巨。以精鐵裹之。用以擊人。爲力乃逾古勇人袁巨洛。囊中貯公牘無數。以上皆描摹海石外觀。並其內蘊也。慕海石既至斐希克突街。復涉聖沙甲街。趁此斜陽徧觀門外署簽。行逾一百舍。尙莫得美人跡兆。且簽上署名皆偷。無一雅媚者。時忽得一簽。恍惚如有所憶。屋中人爲革匠。見慕海石張皇於門外。則啓關出。問狀甚懼怒。遂去其眼鏡。獰視慕海石。問曰。在此羣房中。足下得毋欲問居停主人乎。果見問。吾皆能答。慕海石曰。國民吾敬謝汝。吾今日之來。蓋訪吾友革匠。曰。國民請告我以處。

此間人吾無不稔者。君友究安在。慕海石曰。吾友似居聖沙甲中。今惟防其他。徙革  
匠曰。其人何名。慕海石沈吟不能答。乃妄擬一名曰黑尼。革匠曰。其人何業。慕海石  
方矗立革肆之外。時適有人迎面立。似不屑屑於慕海石所言。乃答曰。茲言乃不足  
信。吾當入問主婦。而革肆尚有閨者。答曰。此問宜哉。主人固無不識匠氏名也。主人  
曰。治克司麥所部。可四五十餘人。厯厯咸知其名。知之或當告汝。慕海石偶回首。忽  
見有偉丈夫。狀頗溫謹。衣服亦麗。似多錢善賈者。偉丈夫曰。果如閨者言。則宜有名。  
方能接戶而稽。慕海石曰。吾適言者黑尼也。偉丈夫曰。黑尼之爲名。特少受洗禮。始  
有是名。此釋子名也。而吾家工匠。則咸其成人後之姓名。無所謂乳名也。慕海石曰。  
然。此間足生憎怪。惟吾友之真姓名。吾殊不之審。偉丈夫微哂。慕海石見狀。知其輕  
己。而偉丈夫仍曰。國民訪友。乃不得其真姓名。何也。慕海石曰。否。偉丈夫曰。果如是。  
足下將不得友矣。遂傲然與慕海石執手。入聖沙甲街老屋中。置慕海石弗顧。偉丈  
夫去後。閨者曰。足下姓名。且不之知。何訪友爲。慕海石見輕於二人。而心血頗爲沸

動在勢宜與之格亦報以惡聲曰其人吾固弗知而汝又奈何者閻者曰國民既不審若友之名則宜爲所見之治克司麥不能答汝閉口矣言已亦聳肩而入慕海石欲扶其人顧此閻者已至老昧慕海石遂忍而不發慕海石年甫二十在法律人之前則溫溫有禮意若干以非禮者則直虓悍如虎此時已近曛黑僅數杪鐘間足稱爲白晝慕海石趁此餘光復至第二巷沿門審視雖小扉圭竇咸讀其標題每至一家首幾觸壁鐵闌之隙及鑰竇扉罅靡不窺探最後得空屋呼之不應如是流連可二旬鐘時九點鐘已動夜色深沈如墨人聲都寂兩巷中尤闐而無聲居人之知覺運動若與日光俱沒矣慕海石願望已絕遂出斗一迴身忽見有光燦然光出洞黑之中見之如出夢焉火出林間且在高墉之上慕海石逐光而行將至火次光乃立滅髮鬚似有人影已而亦隱忽有三人出至狹道中卽爲慕海石迷路處三人出後復有一人出閉巷口柵門慕海石不審直至巷末忽得空曠之場隱約復見火光慕海石就火處叩其扉聲發而火卽滅慕海石頗肅然而懼顧亦無答之者慕海石

始悟是間人故弗答。遂沿道而出。至狹道。忽見火光滅處。其扉徐啟。更有三人吹小號筒。集衆。慕海石隱隱見三人前撲去。身不及二行杖之遠。閃灼已露刀光。慕海石始悟見困於賊。乃出其鐵裹之杖。自衛顧道。狹莫展其勢。杖舉時。已左右礙牆壁。心神震炫。刀光已壓眉睫。前後可七人。包裹而至地。狹人多。慕海石力疲。遂受縛。二目羈之以巾。慕海石默不發聲。亦不求助。殆自謂一身之勇。已爲人禽。呼號適所以貽羞。非復英雄氣概。顧卽長號。而此深僻中。取援亦無得。慕海石遂安受其縛。初無罵詈之言。因思此人遽羈吾眼。必非卽就殊刑。就刑不翳目也。慕海石年少膽壯。尙有所冀而逸。覺爲此七人擒入時。有人問曰。汝爲何人。慕海石曰。我卽被獲之人。其人曰。汝敢抗聲而呼者。立死。慕海石曰。我苟欲呼此言。何待至。此人曰。汝能否隨問而答。慕海石曰。汝姑言之。或能答汝。其人曰。孰命爾至是者。慕海石曰。無之。其人又曰。然則汝之詭祕。殆自爲。不爲人矣。慕海石曰。然。其人曰。妄哉。慕海石大怒。欲裂去其縛。顧縛急。乃不卽脫。卽大呼曰。我自少至此。初不妄言。其人曰。即使爲已。或爲人所

遺以勢度之。汝殆爲祕密之奸人。慕海石曰。汝所恃乃以多人非勇也。於是羣人咸曰。我乃恃衆乎。慕海石曰。汝以七人制我。縛而辱之。甯非恃衆。於是呼恃衆者三。慕海石勇敢如是。宜觸羣人之怒矣。顧乃少寂無聲。不類前狀。陰計非死此少年不可。謀定故無聲也。此時已定讞爲探偵。胡能因其不屈而故縱之中有一人作溫語曰。卽以衆亦不爲恥。尤有大聲發於羣中曰。方吾輩圖生聚此。其人敢獨身見探不必。其爲僉壬然爲計已不惜命矣。慕海石曰。汝輩亦佳士。吾今當質言以告爾。人曰。汝來果何爲者。慕海石曰。我來特訪一女友。於是羣聲大囂。如亂雨交集已而曰。汝又讐言是間。何有女友。且是間人數厯厯。胡爲令求雌者追逐至此。汝今顧僞言以趣死耶。或直言以告我。慕海石曰。果不信者斯已矣。汝輩非盜。胡乃妄殺。慕海石至此極力且斷其縛。覺有冰凌之物觸胸至痛。幸勁捷趣避得不死。忽有人曰。汝覺否。尙有八人咸以此物飼汝。慕海石木然不卽答。久乃曰。幸賜臨睨。吾不惜死。八人中復有一人作仁柔聲曰。汝果爲何人。慕海石曰。汝欲得吾名乎。曰。然。慕海石曰。吾爲慕

海石蘭澤。忽有人曰。何哉。汝卽蘭澤耶。蘭澤非共和黨人胞與會中參贊乎。語時衆皆譁動。慕海石聞聲知衆心已動。其幸與不幸則坐聽之亦無冀其見釋。仍抗健不爲屈類。石拔西鴉洛之勇健。語氣凜然。曰。我固慕海石蘭澤爲胞與會中參贊。汝輩如何者。我固國民亦共和黨生平最轟烈之處。則甘爲自由死。言已。衆皆無言。蘭澤胸前之創血。沁沁出痛徹心腑。筋力咸震。逾數分鐘中似有人作感愧聲。曰。少年或不欺我。慕海石曰。汝試探吾衣囊。尙可得吾公牘。若吾胸際之血。不汚裏衣者。尙可得刺繡兩字。曰。慕曰藍。此時覺有人引其手。別至一處。有屢倏豁。乃更入之。第二扉較前扉尤促。僅能過一二。遙聞呼聲。或附耳語。厯厯皆足入聽。慕海石歎曰。已矣。彼人殆將以石加我頸。擠入比埃佛河中。俾不得出。已聞主人已登高似履樓級然。微覺有人吐納其氣。而頰際得微暖。知已身已納斗室之中。微聞雙扉已闔。羣聲皆遠。覺一人已受禁勒。靜中以耳四偵。冀得一言。則身之生死實係屬之。少須。有聲隱約辨之。曰。吾輩且一試之。

## 第八章

慕海石居此陰房中。僅一刻鐘。乃如度一世紀。慕海石方在妙齡。又復雋妙。生平急人之急。此時身在困阨。其英爽之氣力。似能瞞百人者。猶思以計自脫。不爾。死此穢濁之區。至無謂也。因思困我是中。不審曾否有人遷守。乃極其武力。去其縛。慕海石筋骨如鐵。力弛繩。繩陷入肉。未能斷。其尤急者。則反翦其臂。眼瞂復堅。設能發其瞂。則尚足自遯。心中猶防遷者之有人。已而覺無守者。但已一身。此時以足着地。甚柔軟。如沙土。奇臭中人鼻觀。而所食胃中之物。幾欲凶嘔而出。慕海石始知身在田家。積草之區。乃起步。忽觸牆壁。遂回身。以反翦之手。拊壁。覺有田器在焉。乃大喜。發聲而噫。遂極其武力。爲恆人所必不能至者。力掠取其器。既得器矣。果使天意更延。以五分鐘者。必於衆器中。檢得一物。足以自脫。時果檢得一鋤。然以反翦之臂。欲使鋤鋒上嚮。亦綦難矣。已而以身就壁。蹲其壯軀。以繩就鋤。鋤力上下。之久。仍弗絕。以鋤鋒。鈍爲力。甚厲汗下。如濯。復聞有足音。且近。乃力絕其繩。繩斷其半。慕海石力攀而

出。始大喜。自念有物自衛。或冀得生。慕海石卽以手啟眼。瞶。啟果在儲積田器之。  
屋。屋亦積草。久而生霉。遂成此奇臭。且屋角積田器無數。中有一器。絕得其力。則一  
巨鋤也。迎面有小窗。卽探首於窗。均鐵絲爲網。有人執槍向外而立。似守夜者。更遠。  
可三十步。尙有小亭簾幌下垂。有燈燦然。慕海石行近門次。竊聽見有邏者受代。前  
守者卽去。夾道中有人聲無數。似發議論。慕海石乃不能厯厯聞之。但聞數語。良切  
已。聲且甚邇。其言曰。此奸人宜以鑠擲死之。慕海石頗震。少須門闢。聞人言曰。然。  
然。其人果值探者也。來而陰刺吾事。若遽釋之。禍且不測。有一人曰。其人所言何以。  
相。左。且。意。氣。仇。爽。無。倫。詎。亦。貴。族。中。寄。聲。之。人。慕。海。石。切。齒。不。能。忍。自。念。吾。輩。豈。屑。  
屑。爲。貴。族。作。書。郵。者。復。聞。人。語。曰。彼。果。知。我。爲。保。皇。黨。者。或。卽。傾。吐。其。實。曰。非。也。必。  
不。見。識。且。不。審。吾。輩。屯。此。何。爲。殆。隱。約。知。吾。祕。事。後。且。以。大。兵。至。此。宜。深。防。復。聞。有。  
人。發。聲。此。聲。似。發。號。令。者。曰。獄。定。矣。衆。咸。應。曰。然。此。人。宜。死。果。欲。釋。之。則。當。探。取。實。  
跡。未。可。縱。之。自。害。發。令。者。曰。然。汝。輩。更。往。簡。點。取。其。罅。隙。報。我。衆。曰。如。言。惟。公。可。勿。

前發令者曰吾但有一言汝輩計可以縱去其人者卽縱之果六人之言僉同以爲不宜釋則趣殺之慕海石汗如雨下幾被於額際羣中有人作喘聲曰殺人之地去治克司麥夫人妝樓遠乎有人言曰夫人初未之聞方居小亭迎面樓上此聲亦不易聞慕海石自念吾身居革肆中矣皮肆主人方與吾言於聖沙甲街中吾格格不能出口時彼哂笑而去今乃卽落其家用以殺我斯大奇矣果殺我者我亦必先誅其一慕海石乃竄身田器之中取鋤用以自衛伏於門次狙待來者入卽取之而胸創未裹肺葉復震震作響靜中厯厯聞之亦顫不可止門外復有人言曰設汝輩能信吾言者但取囚殺之勿議他事有人曰否否勿暴殺之卽聞有人問曰治克司麥若夫人知乎治克司麥曰吾方省吾妻正對燈讀書耳初未之知有人曰治克司麥汝須靜聽此囚宜以槍斃之或以刃耶治克司麥曰刃可於是羣聲咸曰趣前趣前慕海石者革命之少年其心如精銅百無所動靈魂亦堅剛不屈當此更革之時若此輩者指不勝屈慕海石身距門中但聞趣前二字似一門中已分生死之界因憶

及。十。字。架。遺。訓。臨。危。當。跪。而。禱。祈。禱。已。衆。步。已。近。門。次。出。匙。啟。扉。其。聲。戛。然。門。徐。徐。啟。此。一。秒。鐘。間。慕。海。石。自。念。吾。苟。無。力。與。敵。此。時。當。已。授。首。若。仍。能。與。角。者。則。當。以。異。狀。嚇。之。逸。出。此。園。庶。幾。其。免。於。死。於。是。嚼。齒。獰。目。如。怒。獅。大。呼。而。起。怒。甚。於。懼。先。入。之。二。人。已。爲。所。撲。立。躡。是。二。人。者。方。以。慕。海。石。在。縛。初。不。計。其。能。躡。人。慕。海。石。竟。突。圍。出。二。股。如。剛。鐵。捷。奔。如。飛。似。一。秒。鐘。中。能。跳。越。一。英。里。以。外。見。迴。廊。之。次。有。門。可。出。園。次。遂。越。而。出。既。出。急。欲。更。得。門。復。有。門。當。其。前。慕。海。石。力。趨。就。之。門。扃。加。鎖。不。能。出。慕。海。石。力。發。其。扃。而。鎗。仍。莫。啟。而。追。者。已。至。衆。皆。大。呼。曰。賊。在。此。矣。治。克。司。麥。趣。以。槍。來。死。此。賊。慕。海。石。復。大。呼。仰。目。見。墉。高。可。十。尺。慕。海。石。飛。越。直。上。然。慕。海。石。之。疾。走。遠。追。者。可。三。十。步。凝。神。四。顧。自。圖。其。生。忽。見。有。小。亭。中。有。深。窗。火。光。熒。然。慕。海。石。健。跳。可。十。尺。直。趨。簾。下。掀。而。入。窗。見。燈。光。熒。然。一。婦。人。坐。於。燈。次。婦。人。見。慕。海。石。力。起。呼。援。治。克。司。麥。呼。曰。釵。尼。斐。埃。佛。汝。當。檢。避。賊。入。若。舍。吾。將。取。而。殺。之。慕。海。石。見。十。步。之。外。有。人。持。槍。嚮。之。此。時。婦。人。神。定。卽。以。身。當。槍。口。立。慕。海。石。見。狀。則。

失聲而呼。蓋意中人於此得矣。遂曰爾爾。句婦人曰勿聲。向門外視羣人人已爭集。窗下婦人曰汝輩勿殺是人。治克司麥改容言曰是爲偵伺之人。果窺吾私厥罪應死。敘尼斐埃佛曰彼人果爲偵伺者耶。治克司麥汝前一言詔汝。汝當知誤治克司麥果。前婦人乃附耳與語。治克司麥忽仰首曰彼耶。婦人曰然。治克司麥曰汝不至。於髮鬚否。婦人不答。迴面引慕海石手與之爲禮。治克司麥立霽其威爲恆狀。立倒其槍口於地上。曰此又一變局矣。以勢示從者令盡倒其槍。又一一與之微語。衆皆却退。此時婦人曰慕海石。汝趣藏其戒指。是中人人審爲吾物。慕海石乃急去其戒指。藏之衣囊。少須。治克司麥釋兵近慕海石。言曰國民恕我。吾初不審爲足下故爲是。孟浪之舉。吾妻恒述足下於三月初十夜。脫吾妻於難。至今未忘。特不知足下之名。遂致冒昧。開罪長者。不爾。吾輩亦斷不至是。今乞足下肆赦吾死。慕海石斗出萬死之中。迎面視人。天地旋轉。岌岌。且仆遂少進。近爐。次言曰足下何爲殺我。治克司麥曰。國民當恕我。我之不能容君。防發吾祕耳。足下固知吾爲革肆主人而治革之。

硝爲國家厲禁。吾乃以人私購是物。日防人覺而足下似探吾隱。因而惴慄而吾之羽翼尤震。以足下冠赤幘爲官中人防爲所得。萬不能忍。故必死君以滅口。慕海石曰。此非摯言。吾乍聞君輩議論沸騰。且商軍械何也。治克司麥曰。足下恕我。須知此爲鼎革之時。吾及吾友莫項聯爲商業。製子彈之革囊。每日當得一千五百。或至於二千。趁此時會。而武弁復多事。不能就而綜覈吾帳。吾輩亦不無欺罔。事竊鬻私貨。百可取二。慕海石曰。此亦恆事。何異之有。爾殆防我洩謀。而敗爾之利。然我旣友爾。則此利仍爾饗之。治克司麥曰。今不敢更乞足下殊錫。但不得不以今夕之事爲罪足矣。今得足下可以聯爲小社會。成爲交遊。敢問足下此來何爲。設足下愚我亦非我所以期望於足下。慕海石囁嚅言曰。我固言之矣。治克司麥曰。知之足下之來。殆爲訪一女友。慕海石曰。天乎。足下當鑒吾妄。請告君以來意。前夕之女友。以黑紗蒙面。但云居此。吾旣不審其族氏居址。惄惄然心念其人。如有失。然頗憶所見之婦人。爲狀嫋雅而輕盈。今所見夫人。則爲頹頹碩人。且乍所見婦黃髮也。今夫人髮爲深。

棕之色雙波微露顏色亦不類前人吾今日之造訪故以國民衣服求媚其人治克司麥聞言後以眼角視其妻釵尼斐埃佛立頰其頰且自知其頰反身面外治克司麥曰傷哉蘭澤足下前此一小時乃交否運爲吾所得足下善人又爲吾友幾委性命於彈鋒之下危哉然以吾意卜之殆有邪念誘君清名幾墜溷廁慕海石曰勿更言此今當行矣乃求治克司麥示之以道治克司麥曰爾我卽於是別耶又安可行吾輩今夕本欲宴我同伴爲殺君之犒席今請君與之同宴亦以辨其人之非狃酷慕海石大喜蓋自思更有餘隙得以親近釵尼斐埃佛因謝曰吾不審謬叨君賜於義當耶治克司麥曰以理決之君可少留是間均忠誠愛國之人均不足以辱君矧能得君同切麪包即此可以表君之好我釵尼斐埃佛終始無言慕海石頗戚然不歡乃語治克司麥曰我深患擾君且襟上血腥狼藉而容色復頰喪不足以玷賓席此時釵尼斐埃佛忽瞪目視慕海石曰吾輩相友以心慕海石卽退於座上曰女國民吾謹受賜治克司麥曰吾今且出集吾同儕足下且留此俟我此時但有慕海石

及。釵尼斐埃佛同坐。婦人如嗔如畏。言曰。先生此來殊冒昧。食其前言。慕海石曰。然則馬打姆加我以罪乎。吾今長謝。永不更至。婦人起立曰。天乎。先生傷胸矣。汗衫亦將化爲黑色。慕海石自視其汗衫。旣膩且白。今乃爲血癥所凝結而成塊。慕海石曰。馬打姆勿爲吾憂。此間爲鬻私之商人。以刃刺我。釵尼斐埃佛失色。卽引慕海石之手。曰。人將陷汝。汝復爲拯我之人。不期幾置君於死地。慕海石曰。此舉非所以報故人。造訪者耶。汝獨不思能更得一人。如汝足致吾訪乎。婦人不答。亂以他語。曰。爾隨吾行。吾將出新衣易爾血污之服。必勿令吾友面君作如是被創之狀。慕海石歎曰。茲事煩君矣。婦人曰。此吾職也。尙何謝爲。且吾獲爲君執役。於心滋適。婦人遂引慕海石至易衣之所。陳設頗井井。專俟治克司麥易衣。但此一節。足見治克司麥之富矣。婦人發扁言曰。儘取之勿惜。言已。自出。慕海石取衣着之。甫出戶。卽遇治克司麥。治克司麥曰。趣出。羣客久久遲君矣。

## 第九章

當慕海石及治克司麥同蒞餐房時。卽邇於小亭之次。餚蒸已列。客尙未集。慕海石見客至。續續可六人。客皆少年。衣服華美。間有一二人。亦着兵衣冠赤幘。治克司麥爲之介紹。述慕海石品節。及其官伐語。後面慕海石曰。國民蘭澤。試觀佐我之人。皆觥觥少年。今日復當鼎革之交。人人咸得自由。吾主客每日凡二聚。不圖今夕獲見佳人。與吾席間。今請諸君歸座矣。釵尼斐埃佛忸怩言曰。莫項安往。吾輩宜俟之否。治克司麥曰。席間果遺是人。因曰。國民蘭澤。莫項者。吾同儕也。佐吾經營。理筆札。司銀物。且司收發。凡彼所爲。乃倍於我。以故臨餐。輒後於衆。今當招之使來。時門啟。莫項入。侏而作棕色。眉濃以綠。玻璃作眼鏡。用以衛目。然目光猶時時逸出。鏡外。入戶作數語。慕海石卽審其人。蓋能剛柔前此。聚議時。執中不爲暴虐之行。足見其爲人矣。衣棕色之衣。鈕絕巨。半幅以白絲爲之。袖至堅白。慕海石則甚羨其人。以身治革。而袖乃淨潔。如是足知其自治之嚴。已而入座。莫項坐次婦人之右。慕海石則據其左。治克司麥則與其妻迎面坐。餘客雜坐。無次。殼進時。治克司麥尙欲增其殼品。

以治革者咸健於食欲以是要歡其人。工匠有言亦咸曖就治克司麥莫項殊寡言。且鮮食酒亦弗進亦不見有其笑容。慕海石乍聞此人之聲知爲純篤有才之人。第不能度其年鬢狀似艾年而又非老。治克司麥思欲告其座人謂吾輩歡洽如兄弟。今日乃逢新至之良友。衆宜爲詞以頌治克司麥者天懷坦然而其座人亦咸識大體。故治克司麥有言咸愜衆心。慕海石見狀異之因進言曰君言會中得我爲生客。然我實自慶其獲交君子。乍此君子人者二目耿耿將殺人音吐亦作雷吼且執槍追我。此甯非三刻鐘前之英雄乎。方此三刻鐘前吾方視此人爲劍客之倫嗟夫。天也。今茲乃爲有情之人而易爲和藹可親者。此甯非異。慕海石察言觀色覺喜懼交迸竟使此少年壯士之靈魂不審其何屬爲樂爲苦咸不可知。但覺平日所注意之美。人。魂。夢。繫。屬。者。竟。在。其。側。覺。一。生。倖。福。全。注。此。時。而。寸。心。已。渾。然。若。醉。矣。心。既。爲。美。人。吸。力。所。引。乃。格。格。不。能。吐。一。辭。每。逢。婦。人。作。聲。慕。海。石。似。有。心。弦。時。爲。之。顫。且。心。房。亦。幾。爲。破。此。婦。人。者。固。爲。慕。海。石。醉。魂。留。戀。之。人。今。茲。把。晤。覺。邇。夕。纏。綿。之。意。

一一尙蘊腦中未嘗遽釋蓋此婦人媚眼射人胸襟復高邁無復猥亵此在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以前若此類閨秀甚夥均出之良家革命以後殘貴零星無復故家風範竟至淪於市塵爲偷人偶治克司麥在凡猥中固類勇人而又富碩其與此婦人同居亦專心壹志爲內媚之人夫以治克司麥竊心美意擁產之人能曲盡此閨房之樂否試思以宜風宜雅系出巨伐之麗人而偶躬操末作滿面塵氣之荒偷性情既左婦人卽卑躬自屈長日又將奚思者今慕海石突如其來見狀宜應沮喪乃復續續鍾情不已而收局又當在何時然慕海石初意注此麗人至是又一一來復當日蓋謂此女宵行必有桑間之遇因亦酷思其人迴腸爲之九轉至是慨然長歎謂自投網罟固知情絲之不易自脫也此時婦人吐詞柔媚清脆媚眼迴看尤有神韻因思其靈魂迴絕高邁寄之眼波令人懵然幾不能曲狀其神采思此天人臨凡必無以術愚人之事因之躍躍而喜喜而復懼若不信僊僊墜刲乃偶是偷人言笑皆笨拙可醜似乎此麗人終身又不必屬此者此時座間言論垂及政事但縱言更革

不及他事。時亂中每宣布此事於牆壁間。逾一句鐘。報告輒出。婦孺靡不週知。言次。  
而寡言鮮食者。發物矣。遂問大廟因拘內家事。慕海石聞而心顫。不審斯人用意。蓋  
以其人滋有幹略。當處置已死時。衍衍皆中窻竅。因之顏色微動。治克司麥似解慕  
海石意。知爲共和黨中英雄。岸不可屈。不宜論及舊事。生彼幽憤。且甚類唐堂臨義。  
不卻爲世奇傑。蓋此人臨難不畏。脫自樊綱之中。猶能力戰。初不言降。足知其氣概。  
所在。則知內家之事可勿與言。轉滋其忿。乃莫項仍若不審。尙縱論守廟之卒。情緣  
不足詰。奸良不如邏騎之警備。慕海石即座中答曰。良如君言。邏騎滋可信也。前此  
有霍伯昔伯哀者。剛毅不阿。足光史乘。莫項曰。然今欲振策守卒之惰。宜時時受  
代。勿專恃此等人。則無患矣。不爾。雖守者以三十之數。但得壯士十人。入而刦之。廢  
后立出矣。慕海石曰。此下策也。前此曾有人試其事。卒乃無成。莫項曰。然吾聞貴族  
中人。雜諸邏騎。偶漏聲響。密計遂敗。非謀者之過。慕海石曰。國人咸知邏騎之可恃。  
奸不遽入。有人見麥霜扈叔身入巴黎矣。治克司麥曰。有是耶。莫項從容言曰。麥霜。

扈。叔。以。何。術。入。巴。黎。慕。海。石。曰。彼。術。良。佳。莫。項。引。身。就。案。視。慕。海。石。曰。然。則。祕。如。神。怪。矣。吾。生。平。好。事。喜。聞。其。說。惜。無。人。語。我。以。狀。足。下。固。爲。國。民。且。爲。巴。黎。會。中。之。參。贊。其。中。祕。事。或。能。一。一。語。我。慕。海。石。曰。然。吾。所。言。者。確。也。於。是。座。人。咸。傾。耳。聽。慕。海。石。語。慕。海。石。曰。麥。霜。扈。叔。似。自。勞。德。來。前。此。將。行。法。國。都。盡。乃。不。遇。險。暴。事。有。人。言。曾。至。富。洛。街。柵。下。至。夜。中。九。旬。鐘。時。有。婦。人。僞。爲。女。國。民。啟。柵。出。授。以。兵。衣。十。分。鐘。後。遂。與。同。入。邏。者。頗。疑。乃。吹。銅。笛。號。召。同。伴。巡。捕。大。集。麥。霜。扈。叔。趨。捷。已。遁。入。諸。逆。旅。中。出。後。戶。向。村。埃。利。西。街。而。黨。人。則。聚。之。拔。著。伯。克。待。其。人。君。輩。亦。知。其。事。乎。莫。項。曰。若。爾。所。述。其。事。甚。怪。慕。海。石。曰。非。怪。確。也。莫。項。曰。汝。亦。知。是。婦。人。後。此。如。何。者。慕。海。石。曰。遁。矣。人。亦。無。知。是。婦。人。爲。何。等。人。治。克。司。麥。座。人。皆。歎。息。釵。尼。斐。埃。佛。色。忽。慘。白。噤。不。能。聲。莫。項。曰。誰。能。測。麥。霜。扈。叔。必。僞。入。邏。守。之。隊。手。撞。警。鐘。集。羣。而。自。趣。於。難。慕。海。石。曰。是。日。值。宿。者。爲。吾。友。能。識。麥。霜。扈。叔。莫。項。曰。識。之。用。何。標。識。慕。海。石。曰。吾。友。固。識。其。人。莫。項。曰。麥。霜。扈。叔。風。貌。何。似。慕。海。石。曰。可。二。五。六。軀。幹。非。高。

髮作金色風貌至佳目光澄澈齒如編貝平居緘默語人無詞費莫項曰然則貴友識其人胡不掩而取之慕海石曰吾友固識其人乃不知其人之已至巴黎頗防誤獲且吾友審慎凡事必度而後出治克司麥曰然則以足下遇之又如何者語已大笑慕海石曰我果遇其人者甯誤無釋必不令此虜跳越而去婦人曰國民得此人民者果處之以何法慕海石曰女國民疑吾得其人者天乎吾但先閉其廟門以遯察之權引取麥霜扈叔之領告之曰騎士吾今得汝得一奸矣果爲吾獲彼決無幸婦人曰後將如何慕海石曰付之法司審訊窮其死黨梟之於市婦人聞言心顫斜睨莫項莫項如如不動舉杯浮白喉際咯咯作聲曰蘭澤國民言殊扼要惜此騎士不能就縛婦人曰國民能知麥霜扈叔近如何者治克司麥曰彼爲功不成去巴黎遠矣莫項曰必去法國何但巴黎慕海石曰否婦人曰羅織至嚴彼乃敢仍處京畿耶慕海石曰伏耳衆皆作駭異聲莫項曰此或臆度之言非紀實也慕海石曰吾滋信其在巴黎婦人曰以我所料決不至此此人疎爽無備且爲人得慕海石曰女國

民身爲巾幘人。但決其宜行。宜止而已。若梟俠如麥霜扈者。膽力至偉。必酬其志。然後已。婦人曰。然則其人胡爲不畏強死。且不憚險。慕海石曰。天乎。情網陷人耳。婦人曰。情乎。慕海石曰。然。女國民乃不知恩都亞勒得爲彼情人耶。於是座中皆微哂。治克司麥以目視慕海石。如覲其靈魂之發見於額際。婦人已襟袖淋漓矣。慕海石心亦爲顫不已。莫項仍傾酒於杯。作巨鯨之吸。肅然歛容。慕海石心坎悉向婦人見之。不期而震。乃勉力向婦人曰。女國民乃有所感。動耶。婦人曰。吾爲巾幘中人。烏能不因是言而動。然心中亦躍躍然。念及慕海石橋上受戒。指事慕海石曰。恩都亞勒得及麥霜扈。彼此尙未晤面。乃犯百死將出此。嫵雌於險。莫項曰。蘭澤言如是。是責人以情。然則果有情者足下亦宜少假借。慕海石不期忘懷。脫口呼曰。公聽之吾並世之勇人。若在國仇中。勢亦不能不捨而死之。正吾所以愛重其人。然吾亦頗望一日偶與相遇。婦人曰。相遇如何。慕海石曰。果遇之。舍一劍外。無他酬贈。時飯罷。婦人將退。而鐘適鳴。莫項曰。夜半矣。慕海石曰。十二句鐘乎。治克司麥曰。鐘聲能掠吾。

喜客高譚。如是必不以我爲無禮。後此尙冀客之頻來。且此國民之屋。今夕乃汎埽以延佳客。國民聽之。爾斯須必再蒞。此慕海石遂與爲禮。迴面嚮婦人道別。曰。女國民能否允我。後此再圖相見。婦人曰。吾殊盼君惠臨。語已竟入。慕海石遂興辭座。人與莫項執手。甚堅。亦並握治克司麥之手。踉蹌出。今夕慕海石幾瀕於死。然喜勝於憂也。慕海石去後。治克司麥扶將入室。婦人淚被於頰。言曰。今日痛恨。乃面是人。治克司麥曰。噫。慕海石蘭澤者。英偉之國民。爲廉直不欺社會之參贊。其來非復簡括。私貨於吾家者。言時頗笑樂。婦人曰。吾友之心果如是耶。治克司麥曰。彼爲任俠之國民。眼光已注吾室。自此以後。麥霜扈叔可久更住吾家。此時乃親婦人之額。其狀至親切。若慈父之親女。遂引入小亭之上。復歸己室。與諸客商畧他事。

## 第十章

時爲五月初吉。天氣清爽似冬。間凍沴之氣。伏於脾胃間。至是一一宣洩。日氣溫煖。射光于巨廟黑牆之上。廟中有園。其上有樓。樓角十數守獄之卒。聚而吸菸。顧天氣。

佳。亦令此女囚縱步於園次。此三囚者。咸却不出自魯意。十六崩後。后守貞不出。時魯意梓宮。尙安第二層樓。故后永永不過其下。且自正月念一日巨變以後。后慘無人理。即偶舒幽鬱之氣。亦但憑闌仰天而已。守獄之卒語此三囚曰。國民有律。可以縱爾窺園。故人人咸侍側以待游涉。時園中有兵弁邏偵。忽有一卒過自樓下。兵弁曰。若非笛遜乎。面我何爲。笛遜曰。吾奉若友慕海石命。並司獄之員。羣議允吾女今夕入觀其母。兵弁曰。若女且來。汝胡爲去。笛遜曰。吾行至快。快頗欲面吾女。吾女可兩月不接。甚冀與吾女親吻。天下以父親其女。其樂云何者。嗟夫。弁勿問我。我攝牒行赴自治院。且有破車。及二虞候待我。而吾女梭斐。卽于此時來。弁曰。傷哉。爾之爲人父也。因哦詩曰。男兒報國情。骨肉難相親。父也流睇女也顰。所云爲國犧其身。吟旣呼曰。笛遜汝能舉恩字。諧聲數字。以餉我乎。我吟詩頓忘其韻。可哂也。笛遜曰。老卒父女不復相親。胡能爲爾記韻脚。今茲吾女來觀其母。母焦思欲死。幸國民縱之。以入此兵弁。動必哦詩。是時見者咸無疑以爲羅漢也。羅漢曰。此事得自自治院之

諭。吾何斬若女。若女至時。自入吾斷不汝格。笛遜曰。偉哉羅漢。吾謝汝矣。行時言曰。  
吾妻汝大有禍哉。其與羅漢同役者。見笛遜作淒惋之言。心滋戚戚。謂羅漢曰。吾聞  
笛遜言。腸幾爲斷。羅漢曰。德斐。汝何爲心碎。德斐曰。汝不觀言者之色。瘁語悲淚。鑿  
於睫耶。其言似喜似痛。蓋其妻見女已身。乃不能一握。滋可哀耳。在理宜拓其悲懷。  
不應爲此慘狀。以感行道。羅漢曰。斯人胡以不自開拓。德斐曰。何自開拓。羅漢曰。前  
三閱月。此中有婦人。爲人奪去其子。其狀至悲。笛遜目擊其事。不爲之戚。獨自戚其  
女。何也。且爲人奪子之婦人。非皇后乎。卽以此法處笛遜之妻。亦不名爲過。德斐曰。  
前事且置。但以見狀觀之。正復可憐。羅漢曰。憐固也。惟彼不憐人。而冀人之憐。正自  
河鄙語。次復微吟曰。昔者尼西披寒荆。兮。天地陰晦。行槩槩。兮。詩意憫太子也。方羅  
漢吟時。突有異聲起於廟左。或咒或泣。或呼詈聲。德斐曰。此何聲者。羅漢傾耳曰。此  
孺子聲也。德斐曰。然是孺子受笞於人者。此間安有是聲。禁地森嚴。誰施鞭撻。已聞  
有醉人大呼曰。汝仍不度曲娛我耶。已卽聞其人作歌教孺子。歌曰。昔有斐突扇其。

威。燄。阨。巴。黎。兮。句聞孺子曰。否。吾不爲是曲。復聞醉人詈曰。汝不歌耶。語已復歌曰。斐突之智。句孺子復抗言曰。否。否。否。吾決不爲是曲。醉人大怒曰。小醜卽聞有皮繩割。然作聲。裂空氣而下。孺子則大哭而號。羅漢怒曰。鬼咒是人哉。此星芒鞭小嘉白德也。守卒咸聳肩笑。德斐曰。吾將往告以不宜虐待孺子。此時小門忽闢。孺子爲皮繩所驅。狂奔而出。卽有巨物自門中擲出。中孺子肺。立哀呼前仆。星芒追呼曰。小畜。知我乎。孺子立起。搖首不之屈。孺子之側。忽有聲答曰。然。汝少須之。星芒忽突出。如鷙獸脫局。羅漢豎肩徑前曰。吾輩宜如是耶。星芒何爲者。星芒曰。吾用是懲此狼監。羅漢曰。星芒何爲懲此兒。星芒曰。汝問我何爲。羅漢曰。然。星芒曰。此小畜不歌國民之歌。亦不事國民之事。羅漢曰。事此何爲。詎國民政府授汝以意教孺子歌星芒。曰。于爾何事。羅漢曰。茲事何爲。不涉於我。吾惟專鑒人之善心。及其惡念。且我恒不欲。名爲有心之人。乃楚一童子。而童子之見楚。且哀痛百出。星芒曰。嘵是爲暴虐之遺。脣。羅漢曰。孺子也。何由能任厥父之罪。且孺子無辜。不應加以酷刑。星芒曰。刑由我

也。人既以是人授我。則操縱惟我。我固欲令其歌斐突之歌。尤欲其常常歌之。羅漢歎曰。茲苦事也。斐突卽爲孺子之母。易地以觀設。若子歌爾。墜行者汝。將何如。星芒大怒。曰。汝敢斥我。則爾亦爲暴厲。强宗之苗裔。羅漢曰。爾勿媿罵我。非嘉白德人。亦不能強我。以歌星芒。曰。吾後此亦必縛爾。羅漢曰。區區出大言者。即汝乎。汝果有強力者。試取此德英卑洛星芒。曰。知之。汝乃與嘉白德同類。因曰。小嘉白德。汝趣習補履。不爾。雷鞭至矣。語已。羅漢怒極。變色趨進。握拳切齒。言曰。我今詔汝。此孺子不能更隨爾治。彼分不應業履。汝懵懵。乃不審。殃咎之至今。汝卽有大刀。我亦無憚。汝能以刀嚮我。否。星芒大怒。如狂曰。殺此獠。時有一婦人。一女子。自中庭入。二人中有一執牒。卽以牒授守者。守者曰。國民。羅漢此爲笛遜女。往面其母。羅漢不之視。防星芒乘隙。捨此籬。但曰。廟中得議院檄。允笛遜女入面其母。守者卽縱二人登樓。方二女行履四級。卽遇慕海石。自樓心下。時已曛黑。覲面乃不之覩。慕海石止二人曰。入此何作。二人中有一人答曰。吾爲笛遜梭斐。慕海石曰。女國民。但能允爾登樓。梭斐

曰。吾惟挾一女友方能闖入是間。慕海石曰。可也。惟若友不宜登樓。梭斐曰。謹如國民言。遂與女友執手。友卽倚牆而立。狀震震然。慕海石仰面。謂守者曰。若縱梭斐登其友莫與。惟此女登時。汝當授之以禮。守者曰。諾。慕海石麾笛遜女曰。汝登矣。慕海石尙餘數級未下。一躍竟至院中。謂邏者曰。適奚譁。此時卽聞有孺子聲。發諸左次複室。星芒見慕海石。自念至必助己。卽呼曰。是間有奸宄。爲不肖之貴族。乃幅我不聽訓迪嘉白德。於是握拳向羅漢。羅漢曰。天乎。我果不聽其肆虐。設爾敢更奸宄。我貴族我者。此刃將洞爾心。言次即拔劍起。星芒曰。我畏汝哉。汝作如是蠢蠢者。亦名爲愛國之壯士。羅漢曰。我固愛國之壯士。第評若人品似不能躡等與我語。星芒呼慕海石曰。邏者之國民助我。吾今日爲羅漢所震。且窘辱我。而星芒所引爲助之慕海石。忽曰。羅漢非曲汝。楚撻孺子不義。羅漢曰。慕海石。汝知彼人之撻孺子。何爲孺子。惟不歌斐突之曲。在義。不以子辱母。慕海石曰。悲哉。星芒曰。汝亦爲羅漢矣。吾今日前後左右。皆得奸宄。慕海石立引星芒之領。奪取其皮繩。言曰。醜物。汝試驗慕海

石蘭澤果否奸宄復取其治履之革力擲之地。孺子曰謝先生憐我此爲我復仇矣。羅漢曰孺子就我脫彼更楚榜汝者汝卽號拯於人似此小人虐汝人爭笑之小嘉白德汝入若室。孺子曰先生愛護我胡爲嘉白德我嘉白德初非吾名羅漢曰然則汝名爲誰孺子曰吾爲魯意至老包本加白德者吾先烈名吾曾讀法史均亡父詔我者羅漢曰汝乃自矜淹博亦佳事。慕海石曰汝勿憂吾必脫汝於彼暴虐之手。星芒曰吾亦足自辨以公理今議院尤一人登樓汝乃尤彼二人甯云執法時二人適自上而下慕海石卽至其前言曰女國民見若母矣梭斐曰謝國惠我慕海石此時欲面其女友並欲測其聲顧此婦人則厚瞞其面似不出一言慕海石觀之此婦人似股慄不可止慕海石因之大疑於是捷足復登樓甫入第一室自玻璃窗中見皇后方驟納一物於囊中慕海石已心知爲外間來書卽曰吾今日復見欺矣即大聲呼其同伴曰愛克過拉國民汝趣向馬海恩都亞勒得室中勿矇爾目愛克過拉曰諸是何事者慕海石曰汝第入室此機發于一秒鐘間及此尙可得慕海石復呼

一人曰汝趣召笛遜之妻五分鐘後笛遜妻至言曰吾面吾女矣慕海石曰汝安見若女笛遜妻曰在此複室慕海石曰若女曾否面此樓居之婦人笛遜妻曰否慕海石曰曾入其宮否笛遜妻曰未也慕海石曰方爾母子言時囚室中獨無一人出面若女笛遜妻曰吾渴見吾女安顧彼婦慕海石曰試憶之笛遜妻曰諾慕海石曰所憶若何笛遜妻曰果有少女出戶慕海石曰馬海德海西乎笛遜妻曰然慕海石曰彼女出時曾否把晤若女笛遜妻曰無之慕海石曰若女又曾否接之以物笛遜妻曰否慕海石曰地上曾有所拾否笛遜妻曰言吾女乎慕海石曰非若女馬海恩都亞勒得女也笛遜妻曰然彼女乃俯拾其巾慕海石曰禍端兆矣言已直至鐘旁引其繩鐘乃大動此警衆之鐘也

第十一章

鐘動後邏卒二人立登見慕海石後立閉樓扉此二卒卽迎門而立皇后問曰此着何爲者方后語時愛克過拉適入后指之曰余俄頃將寢爾倉卒來此乃不見告何

也。慕海石進與爲禮曰。吾同僚非敢擅入。吾職司所守。趣之入耳。后熟視慕海石久。慕海石愈恭。后頗感動。言曰。先生何需於我。慕海石曰。方吾入時。后適匿其片紙於衣底。吾意甚欲得此紙語。已后與妹氏伊里莎白大震后戰慄幾至失容。言曰。國民誤矣。余安有是。愛克過拉叱曰。奧國之婦人。汝乃讐言。此時慕海石以手按愛克過拉之臂。曰。同僚汝但目注此人。我將以語探笛遜之妻。愛克過拉曰。汝趣行勿遲。惟訊此婦人。勿太暴虐。此時慕海石忽變色。問皇后曰。汝胡爲匿此紙理。宜授我。后曰。國民何索。慕海石曰。卽笛遜女所將而與爾。因指公主曰。卽此女於地中拾得素巾及一書札。於是三人相視。互震后曰。先生吾安有是。吾懦弱一婦。胡能與外間通簡札。慕海石厲色言曰。吾輩非承審之員。尤非伍伯。蓋奉議院之令。坐管爾身。不敢越分。以徵求。亦不敢姑息。而縱奸苟。一縱奸我亦奸耳。卽汝亦不能斥我爲虐。今我所得。但得爾所藏一紙之書足矣。后昂首言曰。旣諸君有監守之責。則我母女罪人耳。請終夜不眠。聽爾檢察。慕海石曰。天生命。我不敢以手觸婦人。今當奔告自治院。取

進止。惟汝當坐候予輩。則立守是間。果宜檢察者。則亦不憚越禮。時將出戶。而笛遜之妻。已探首於戶內。狀至蒼黃。言曰。是中尙有何變。慕海石曰。女國民。若女乃通間。謀。今汝永不得見。若女矣。笛遜妻乃莫明所以。則曰。國民。吾終不面吾女乎。此語究何謂者。慕海石曰。若女非來侍爾。特攝奸人之牒。與此囚拘之皇后。罪戾至重。將永永不與爾相見。笛遜妻曰。若禁我不令出。而吾女又不得入。則骨肉不幾。睽離耶。慕海石曰。汝亦不檢。厥罪莫滌。笛遜妻大哭曰。婦人何過。乃見嗤責。且吾未嘗溺職。語時。面皇后曰。我果有事。則禍害亦爾當之。胡爲及我。設吾女構戾。汝將何資償我者。語已作狂易狀。將以拳抵皇后。慕海石曰。女國民。勿爲暴厲之狀。震人。今且甯貼翼。事之獲當。若婦人也。后亦婦人。亦曾爲人之母。烏能愛其女。而陷若女於戾。明日。若女見獲。立下獄。下獄以後。果有行間事。則若女盡矣。笛遜妻聞言。大加焦竦。二目昏懵。如無見。乃忤視皇后曰。恩都亞勒得聽之。惟汝之罪。乃喪吾女。后雖蒼皇萬狀。然猶似恐。非恐。見笛遜妻之弩目。益殷憂萬種。奔湊於心。雖千紙萬筆。亦莫能曲肖其

狀。皇后曰。馬打姆笛遜汝前。吾將有辭語爾。愛克過拉曰。吾輩執法人在此。勿爲是瑣瑣者。慕海石附耳曰。聽之。吾輩尚可得情。愛克過拉曰。諾。然而。慕海石曰。吾當背面向窗外。聽彼所爲。當必得。亦不滋吾悔。后聞言。知竊議已事。則以媚眼斜睇慕海石。慕海石立背其面向別窗。愛克過拉亦然。慕海石微語曰。汝試觀是。因乃負大戾。彼其靈魂尙思兔脫。不爲瓦全。如彼所爲。則禍且續續未已。愛克過拉曰。茲事殊可笑。大類若友以詩爲調詆。慕海石笑而不答。竊觀皇后所爲。時笛遜妻行近后側。后曰。馬打姆汝殷憂。乃令我寸心欲碎。此天降大戾。非我故陷若女。若當知彼輩偏汝所爲。若女亦未必生。笛遜妻曰。然則彼輩所責望於汝者。汝胡不出之后。曰。可。汝當思後圖。笛遜妻曰。吾女無罪。后曰。若女至是。不挾其女友同來乎。笛遜妻曰。然。此友亦業潰。吾女以廟中多守者。故引以爲伴。后曰。若女之友授爾女牋。爾女遺落是間。吾女馬海適拾得之。此紙不知所言。凡此輩僞爲張皇者。卽區區爲此紙而求索。彼人固未嘗語汝以狀乎。笛遜妻曰。然則趣出之后。曰。汝甘心欲得之矣。此紙果出。

將累爾女。及其女友不審彼人能以若女全軀授汝否。笛遜妻仍不悟曰。汝第如諸人所命出此紙。后曰。一紙出之易。易惟若女罪將莫逭。笛遜妻曰。吾女衍衍一女國民。人人咸審吾家有直聲於時。汝今第出此紙可也。后曰。天乎。吾乃不能悟爾以利害。笛遜妻頓足曰。吾女吾但願人還吾女耳。恩都亞勒得汝趣出此紙授我。后曰。小牋在是出後。淒然曰。乃遇此蠢蠢之動物。笛遜妻得紙則頂於髮曰。國民聚觀此紙。後此乞還吾女。后妹伊里莎白得曰。姊氏如是。吾友之命不駢誅耶。后曰。否。即使有事。吾輩死耳。此紙胡能累人。方笛遜妻呼時。窗下二人同前取其牋讀之。曰。茲有一友。尙清醒守諸東隅。慕海石讀之。赫然細觀其書。則似所素審者所書。慕海石驚曰。天乎。此非釵尼斐埃佛書耶。然必非是殆吾癡耳。更視之。則又甚類。雖然斯人安能通是間消息語時。以目視皇后。笛遜妻則立俟。慕海石出言。慕海石曰。汝適所爲善也。復注視皇后曰。此卽所謂善耳。后曰。然則吾輩所得先生咸能審之矣。惟乞觀後。即焚是牋。此亦莫大之善。愛克過拉曰。奧國婦人欲焚書乎。此牋足以周審貴族所

爲汝勿謂吾輩愚也。笛遜妻曰趣焚此牋不爾吾女亦且得罪。愛克過拉遂引慕海石所執之牋答曰此紙焚若女生此紙存若女死十分鐘中此牋已達自治院議員集而視中有一人曰此事至怪何人爲友又何由守彼東方時有輿地學之家言曰東方爲普達岳城其名亦曰東方城臨武煩諾及諫柏是間多貴族尙堅守奧國婦人之言全城當爲所陷復有一人曰茲事較此爲險東方非城海口也貴族屯此意將聯合英人其勢乃逾猛第三人則曰非此之謂東方近在咫尺意將規取此獄中之人慕海石聞衆議論乃亦進言曰吾亦疑此東方惟決非普達岳明日皇后則進語守者曰吾將登樓吸取天氣守者可其請慕海石亦登居守者小房中闌干瓦之后乃不知慕海石隱處慕海石此時卽欲偵后之行蹤后登時特徘徊數匝卽已后妹及公主皆從后侍立以面東向后目東注一高樓中樓中有窗間隱約可數人中有一人揭素巾於高處慕海石卽取遠鏡調其機見皇后鞠躬若與人爲禮慕海石以鏡遠視見一人金黃之髮面色慘白盡禮於皇后此人年鬚可二十五六間此

人之後尙有一婦人半身爲前人所隱。慕海石以鏡嚮此婦人驚曰：「此非釵尼斐埃佛耶？」慕海石偶動其鏡，而樓中人亦以鏡嚮此。寺樓乃立隱憑窗之少年亦下。然則此少婦卽釵尼斐埃佛矣。然釵尼斐埃佛亦已見慕海石乎？是二人但見皇后別無所事耶？則不可知矣。慕海石此時尙留滯樓上，俟此婦人乃緣窗深閉，不可復見。慕海石謂愛克過拉曰：「汝嚴守是間。」慕海石遂下，至於博德佛安街，候此二人，乃久久不之見。慕海石因疑當日笛遜女同伴之漸衣人面，繫堅垂，不辨顏色，疑團終莫之釋。遂怏怏赴聖沙甲街，心思淆亂，不能自決。竟及釵尼斐埃佛家，入時婦人方臨盥坐於夾道茉莉花中，爲此婦人蒞餐之地。慕海石入時，婦人至恭敬爲禮，且飲以茗。治克司麥適入，則大喜，以爲得不速之客。當慕海石進茗時，治克司麥尤示其得意狀。且教勸慕海石與之同賈。慕海石可其請。治克司麥語時引慕海石之臂言曰：「茲有至要之新聞，爾聞之乎？」慕海石曰：「其新政乎？」治克司麥笑曰：「我輩甯知政治。吾友莫項者，至精之化學家，能私製羊革，作絳色，久久無變。吾今將邀爾視之。爾見莫項

時彼尙躬執藝事不暇他顧此心思至靈警也。慕海石既不審製革之法亦莫名其所以然。遂與治克司麥入廠視之。既至有小闌約一斗室則莫項治鑿於其中。莫項戴綠色眼鏡衣工人之衣力作至堅苦似廠中無人能及其藝。於是手指臂皆作絳色。治克司麥語時謂莫項能取絳蟲革乃大售。時莫項見慕海石但點首爲禮不敢出絳手把握。治克司麥曰汝欲何言。莫項曰此業經年能得一百千金鎊若照此行之日進尙無疆。予八月治藝不出戶矣。酸素之質令余眼幾爲灼。慕海石聽治克司麥與莫項語已身則仍歸與釤尼斐埃佛語。慕海石行時私語曰吾習國家之藝宜爲大英雄之氣宇。余八月處廟中即欲得一貴族之間諜。至於精神顛倒縱至善之治。克司麥至勇之莫項至美之釤尼斐埃佛皆佳人余以爲國之故竟疑及是三人矣。時釤尼斐埃佛作媚態俟慕海石幾令慕海石蓄疑之心盡強而化之且推致其力。矯爲尋常狀態以柔道媚慕海石方慕海石與釤尼斐埃佛相見時正爲慕海石休息之期。此外則懵騰恍忽如病痞瘡之來蓋自一千七百九十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年也。以此時巴

黎中分兩巨營。每點鐘中必以人赴營守之。此爲十二旬鐘。慕海石受代之期至。遂歸廟行。經聖亞勿華街。已遇羅漢。羅漢方以兵邏偵始出。兵隊尙整整行。羅漢先行。與慕海石遇。羅漢知慕海石乍見。釵尼斐埃佛意將與之致賀。旣見把握其手。微吟曰。子勿匿情。兮。子其休。我審爾衷。兮。知所求。汝不言。兮。徒包羞。人在心頭。兮。情見眉頭。慕海石聞言。即納手囊中。將取小笛吹之。祛詩人使之去。羅漢知旨。狂奔大笑而去。行可數武。復回首曰。慕海石以法律言之。汝須住廟三日。此小嘉白德。幸爲我將護之。

## 第十二章

慕海石自是以來。或悲或喜。長日鹿鹿。不能遏其慾念。日入胞與會中治事。夜則往聖沙甲街訪美人。往來奔走。疲甚。而心中不能晷刻離。釵尼斐埃佛然終不能遂其幽會。而釵尼斐埃佛旣覲覩畏人。而又色莊。每與人親額。大加禮防。似不審人間有情愛事。每及情語。則鄙夷以爲穢媠。其視不羈之人。恆畏若蛇蝎。此美人心中皆清。

虛之氣大類玉京使者以布織美人示人者口輔佳眼波淨亭亭都無凡想接人則落落有風範此必延羅馬畫工畫此天使之狀用代釤尼斐埃佛小影或微肖耳院中花多如繡釤尼斐埃佛長日盈盈花中領取香氣涼痕去其夫所業相距至遠即其夫亦恆不當夕與慕海石相見時慕海石殊莫測其所爲而亦不敢造問其故一夕慕海石與此婦人同坐花中天已昏黃人聲尙沸而百合之花香氣芬勃作浪微風倒捲撲此二人此風蓋起自斜陽半入之時自日邊吹至者慕海石無言久之目光時時追逐釤尼斐埃佛迎暎星光出於雲罅顆顆如銀女目所觸慕海石亦縱其眼力逐之慕海石意欲問釤尼斐埃佛何以娟少至是若以治克司麥之年當之爲人已垂半世而女在夫家似在百俗之中獨標一雅似以至妙之教育化此偷人者且其夫長日治革或礮或引或染以顏色爲藝可云俗極而女亭亭物表則不類爲彼家之人又何也此時不禁斗問之曰不期革匠之家乃有風琴粉本意其女國民之所業乎胡以貴族之家吾深恨之今君亦大類故家吾何由降心致志至是釤尼

斐。埃。佛。聚。其。秋。水。之。眼。波。柔。媚。若。含。萬。疊。之。情。射。及。慕。海。石。面。上。答。曰。國。民。所。問。兒。  
深。感。盛。意。此。足。知。發。問。者。亦。正。雅。人。且。知。國。民。但。識。有。我。不。復。更。盼。他。人。慕。海。石。曰。  
此。心。安。有。他。人。沾。戀。者。惟。有。一。仗。義。之。友。爲。我。而。死。今。尙。有。百。人。從。我。尙。須。遣。之。四。  
成。卽。使。一。心。向。我。聽。我。號。令。但。不。類。君。爲。閨。中。女。友。深。知。我。心。者。且。我。所。知。心。之。女。  
友。至。堅。至。信。其。人。卽。釵。尼。斐。埃。佛。也。然。則。釵。尼。斐。埃。佛。者。吾。良。友。耳。婦。人。答。曰。敬。謝。  
慕。海。石。君。欲。知。吾。身。世。者。吾。當。歷。歷。言。之。慕。海。石。曰。君。未。嫁。時。何。名。今。名。則。已。嫁。之。  
名。也。釵。尼。斐。埃。佛。知。慕。海。石。情。動。笑。而。語。曰。吾。於。釵。尼。斐。埃。佛。外。別。有。名。曰。體。漪。慕。  
海。石。曰。體。漪。耶。體。漪。曰。然。吾。父。及。兄。於。美。國。戰。時。全。家。均。遭。殺。戮。慕。海。石。曰。父。兄。得。  
母。貴。族。體。漪。曰。非。也。慕。海。石。曰。汝。不。名。體。漪。乎。體。漪。當。無。誤。體。漪。曰。所。言。者。非。貴。富。  
耳。慕。海。石。笑。曰。然。則。體。漪。不。信。我。謂。將。禍。汝。矣。體。漪。曰。嗟。夫。吾。安。不。信。吾。父。曾。居。美。  
洲。與。莫。項。之。父。同。賈。治。克。司。麥。爲。老。莫。項。司。出。納。莫。項。見。吾。家。傾。陷。知。治。克。司。麥。有。  
自。由。之。恆。產。乃。力。薦。治。克。司。麥。於。吾。父。吾。父。卽。薦。其。人。於。余。余。固。知。身。爲。女。子。嫁。夫。

夫義也。且此人爲吾家所許可。若以余心度之。生平固無深愛之人。旣承父命。乃不得不嫁。三年以來。遂爲治克司麥執巾櫛之役。前此三年。夫之待我甚摯。雖人在中年。執業非佳。而其禮衷。則良可取。而余亦未有怨言。形諸外人。慕海石曰。汝嫁治克司麥時。治克司麥或未畏是肆爲主人乎。體漪曰。否。吾先居蒲魯澤街。八月初十後。治克司麥始得是宅。居余於是與匠人遠勿沾染余之清標。如慕海石乍所言者。嗟夫。慕海石似余修整清閒之癖。亦大類貴族。治克司麥貽此亭院爲余迴旋之地。事亦不惡。今更有雅人如汝者。與余共此煙月。余願適矣。於是遂引慕海石之手。慕海石血沸欲炙其手。體漪色亦微頰遽縮其手。曰。吾友當知吾何爲事。治克司麥者。慕海石曰。知之。惟莫項胡以反主爲客。體漪曰。治克司麥多資郎也。惟不能獨建是廠。莫項與彼家有故。老莫項又吾父執。留其遺產付其子莫項。莫項精於化學。故能與治克司麥長日治事。惟莫項之勤。治克司麥業始大昌。慕海石曰。然則莫項亦爾良友矣。體漪正色曰。莫項天資高至誠。可以格天。慕海石哂曰。莫項之佐治克司麥忠

誠至是或別有所感而忠事君家者若以分義論之彼爲君家之貳中分其所得其職亦但能治革而已適君所稱得母過乎乎體漪曰斯人尙有他益於吾慕海石曰詎彼青年乎然長日架蔚藍眼鏡於鼻端又鳥辨其年之多少體漪曰生三十五年矣慕海石曰若舊相識乎體漪曰識之童時慕海石幾駁其脣令碎疑女之注意於莫項因曰由此觀之則莫項之侍君如家人矣體漪哂曰固同家人惟其間大有禮防所云家人之歡特同朋友其下尙復奚語慕海石曰幸恕唐突君亦知愛情既臻極地妬心亦因之以生僕與君交誼之篤因之妬及莫項耳語時立近體漪之側久久無言亦不及莫項事此時慕海石妬象一萌而體漪之待慕海石亦因之加篤少須慕海石遂與體漪爲別此時慕海石昏曠之狀如以黑巾翳其眼邪正吉凶無所辨心爲私慾所迷至於顛倒紛亂長日舉體漪生平行狀加以咀嚼忖度因愛生癡因癡生妬因妬生疑作種種幻相默思體漪絕世風流胡爲事此偷夫心中滋以爲異恆於夜中與體漪同坐着月寂然無聲而治克司麥亦不時至亂其談趣則其事尤

怪。此時慕海石幾成爲體漪之家客。少年之靈魂乃長日永夜紛擾無甯且體漪每有臨蒞。慕海石必追逐其後。如衛卒焉。情意既洽。慕海石忽念長日隨侍美人之側。則莫項爲體漪故人。將見狀而成妬。乃思以術要結莫項使之勿嗔。左右取悅因之憂戚慄懼之心長日加積。無有甯時。尤思莫項之爲人奇絕。必以幹力驅我不令近此。玉人後將視我爲仇。遂其媚嫉之心。隔絕我好。以此之故。遂移其顧忌。莫項之心並怨體漪。胡爲不能痛拒其人。一日慕海石問體漪曰。國民莫項曾否疾我體漪斜其媚眼。視慕海石曰。莫項恨汝乎。慕海石曰。恨我或不免。女曰。彼胡爲見恨。慕海石曰。旣蒙下詢。我質言矣。體漪曰。試言之。慕海石曰。事皆爲我。句語至此。不能更言。仰首而立。言下似云。事皆爲我愛爾耳。語時復咽。轉作他語。曰。殊不能憇我膈臆。外史氏曰。嗟夫。天下奇勇之壯士。今處諸體漪之側。乃覲覲畏人。有同處子矣。體漪聞言微哂曰。質言之爾。我交誼之深。尙何格格弗吐。惟其胸無宿物。方成男子。且爾暴燥如猛火。射光四照。何堅忍之云。顧以爾雄偉之身。而乃心細如髮。動輒生疑。何也。須

知莫項者。僧耳。能治化學。然志在貿易。向人不能直伸胸臆。但公直耳。惟其如是。故不折節交足下。慕海石曰。吾安敢冀彼見枉。吾雖五十次造莫項。或不得莫項之一暎語。至此復言曰。適所言者。莫項意殊不在此。體漪曰。不在此。又誰屬者。慕海石不答。遂出。明日思更續前言。至時可二旬鐘。體漪適晚粧。言曰。慕海石能否御我。慕海石曰。安適體漪曰。我將至倭德伊。以今日天氣佳。彼間緣陰盛。吾車至當舍車而徒步。置車於木柵外。徐步而入。余游後更以車歸。慕海石大悅。曰。體漪乃以佳日良辰賜我。於是男女同行。至於巴西柵外。車停塗次。二人趨下。如飛鳥。邇迤向樹陰行。至於倭德伊。體漪少止。語慕海石曰。汝止於樹下。吾將獨行。以入出時更得汝。於是間。慕海石曰。汝入是間。何作體漪。吾將訪女友。慕海石曰。吾乃不能幸接餘光。體漪搖首笑曰。此中安可行。慕海石怒曰。吾謹如約耳。體漪見狀。卽曰。汝何爲者。慕海石曰。初無他事。惟此入將濡滯移時乎。體漪曰。吾乃重勞君子。今日乃爲我不憚。果吾知以此累君子。則亦不敢重勞玉趾。不若以彼人至爲佳也。慕海石笑曰。然則莫項耳。

女曰。非也。汝乃不知。莫項長日居廠中不能須臾離乎。慕海石曰。然則今日忝侍御者可云喜極。女曰。吾此入久久始出。心中滋恨重勞君子。遲我於林間。脫慕海石以引車爲勞者。則請先歸巴黎。更以車至延我。慕海石曰。此何如言。敢不敬承號令。遂與體漪接手。爲禮體漪微歎慕海石。則矗立林間。久而徐步縱橫一周。周而復始。慕海石無聊以杖拂花草。其事大類達。敢達者更革之徒也。曾自言吾苟得志者。殺人當如刈草。慕海石近之矣。慕海石本無事。乃以嗔怪之故。遷怒及此花草。心煩而手足忙亂。自思體漪之狀。愛我乎。或否。然但觀女狀。正而不佻。待人如兄弟。初無邪念。然終如是者。於己何利。然以外狀觀之。體漪之待慕海石可云至矣。而慕海石之心。思神志。則懸懸然牽纏於體漪。左右情乃百倍。於體漪累夜之中。夢寐疊見。見時刻刻作幻相。然其初念。但能更見體漪已足。今茲晨夕過從。覺但謀一見爲意。乃未鑒足也。體漪之入爲時。不過一句鐘。而慕海石遲之。乃同一世紀之遠。已而女盈盈自綠陰出。巧笑倩然。慕海石直趣女前。攢眉作怒狀。此蓋倖福之中。成一滄海翻瀾。

之景象。女前執慕海石之臂曰。吾至矣。幸恕冒昧。慕海石點首示意。初不發語。二人乃同履一纖草之場。林光如潑綠路左折直合官道。春日方斜。每樹之梢尙含天光。一線宿鳥或擇枝而跳躍。或引吭而鳴。如誦上帝。此時之佳覩爲彼二雅人後來之紀念。慕海石尙默不言。女亦垂首。如有所懷想。左手拈花一束。右手則引慕海石之臂。慕海石曰。爾何爲不樂。體漪欲言未言之間。但節其言曰。此爲吾福語時。眼波流媚。欲沁人肌骨。復語慕海石曰。汝亦胡爲快快者。慕海石曰。吾自有懷。固不能自遂。其意而汝又如何者。女曰。何望之深。慕海石曰。汝不聞吾聲。恆顛此卽吾病方。吾與爾言及與若夫言咸未竟而出吸空氣似吾肺時時欲裂矣。體漪愀然曰。爾何爲被患。如是慕海石乾笑曰。設吾果爲婦人者。當自明爲榮衛不調之病。女曰。今茲所患如何。慕海石曰。夫難自遣。女曰。歸歟。慕海石曰。行可也。吾忘莫項矣。莫項每以夕歸。茲斜陽已入。在勢亦宜遄返。體漪微慍。以肖眼視。慕海石曰。汝又語及莫項矣。慕海石曰。汝當日見我。胡爲盛獎莫項不已。此若過也。女曰。凡人果有其可貴者。則亦不

能遽釋其人。慕海石曰重可也。吾滋患其太驟。今茲汝尙重爾。只此區區數分鐘者。尙躍躍欲行。則愛重其人可知矣。女曰。慕海石今日語乃唐突。獨不思今日我之就汝作野游。不將竟日乎。慕海石曰。汝言良確實。則吾滋強勉今趣歸朝莫項也。體漪聞言蘊怒亦直達諸心坎。言曰。可。吾今歸面莫項。莫項雖劣然終未嘗難我。使我心憚。慕海石顫極不能言久乃言曰。此吾良友汝譽之良未當。以我計亦當友一不忤意之人。此時二人已行至官道。見天末有朱霞一片。日已盡沒。尙作微光射及教堂十字架上。女所常面之二疎星已耿然。天末瑩瑩。疑隨風而動。體漪遂釋慕海石之臂。喟然長愁。言曰。慕海石。汝何爲令我疚心。慕海石曰。吾才不及彼。人能使人愛。但有觸人之憂。體漪作漫聲呼曰。慕海石也。慕海石曰。設此。慕海石能令爾視之。如恆狀。則慕海石尙何戚戚之有。體漪復出其玉手。堅把慕海石鐵臂。言曰。乞爾恕。我勿再呶呶。慕海石曰。何爲使我勿言。體漪曰。汝惟發言。吾殷憂。即集爾言下。慕海石曰。然乎。以我思之。百凡皆無可爾意。不如意者甯在一言。女曰。吾將誓之。汝慎勿。

更言許事。慕海石曰：敬如命令。此時勇健無前之慕海石屈伏一女子詞鋒之下。顧汙漫淫不可止體漪見狀知慕海石煩也。自念似此鐵石之心乃尙爾爾。因注其精神於慕海石之面。言曰：汝爲我良友亦爲我肝膽之交。幸永保交誼勿垂棄於中道。慕海石曰：幸附愛末此語果發之胸臆耶。仰言者但爲此時之酬對體漪曰：汝誤矣。吾意蓋自昔而然無復中變。慕海石輒呼曰：釵尼斐埃佛耶。汝今其念我矣。體漪聞言亦顚不可止。此第一次慕海石呼體漪名用揭其肺腑以相示者。慕海石曰：汝旣爲我地矣。今尙有言奉白汝。汝目流波似以飛劍見殺此何理也。今茲久久無言矣。容少須之或更發聲體漪曰：吾乞爾憐我交誼幸勿更言。今當更視吾面尤當力持不當更爲情語。慕海石曰：汝言交誼耶。設此交誼能進與莫項毗者則我亦何疑。此交誼者釵尼斐埃佛以吾思之憐我當更重於彼人體漪色莊言曰：蘭澤汝言當止。車至矣請汝伴我歸於吾夫家。慕海石此時似爲電所振周身皆慄而車去二人不逾數武女登時仍以手按慕海石臂似覆此一掌熱血使慕海石心血亦爲潮沸旣

登車。彼此分前後而坐。向巴黎行。車中初不交言。途次體漪以羅巾累拭其目。不已。既歸。革肆治克司麥方鹿。鹿治藝莫項方出。而易衣體漪引慕海石入小亭之上。語慕海石曰。今與爾長別矣。慕海石無言。直入鑪。次鑪簷上有小石象。即體漪也。慕海石捧其象。親之以口。復納象於胸中。再三拊之。置象原處。怫然竟出。遂歸。行時。慌忽無主。不知所爲。直貫巴黎之市而過。一無聞見。直同夢寐。寸心無主。不言不笑。人乃莫察。彼胸中腦中所儲何物。在煩擾中有時神經少靖。若忘前事已而復潮而上。此時非復雍容雅步。直奔越而歸。既入解衣。不呼侍者。忽忽除衣於架上。庖人以膳進。慕海石令寘之。案初不與言。據案披公牘。累累雖諦視實則不審。牘中之作何語。心與神格。而妬海之波結爲薄靄。迷漫其目。故爾。至十旬鐘後。歸寢。輒轉不能交睫。大類別體漪後百感交集。其心不可自聊。心灰血冷。行止遂成怪誕。而慕海石則一不之覺。但覺鬱勃如狂疎之發交誼。斷續一二。均不能自主。若受重創爲生平所未經之慘。神思既亂。猶好夢猝醒。百態都易。復類煙船湯氣起自天末。俄頃飄渺。但有此。

念轆轤上下昏昏復寐亦不審一身之在臥榻顧睡熟愁煩亦息直至明日忽有異聲力趣之醒聲爲侍者憂憂啟關洞其窗戶延納空氣窗本面園羣花爛漫香色撲人蓋當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時巴黎花事最盛慕海石心愛花木起時亦不之顧但覺頭岑岑然以手扶頭而坐心中尙念昨事乃自問曰吾何爲昨日狂獗如是是必媚嫉莫項所以制心無術實則以此時妬莫項殊無謂也卽爾妬深恨極莫項尙長日居廠與彼聯櫈傾談則我之此舉不其妄耶矧穠春繁麗彼二人行吟花間甯非享溫柔之福慕海石深思極慮實未疑昨日停車之地形迹尙有可疑慕海石乃不能料及茲可怪矣蓋慕海石心緒已專屬莫項體漪之身遂無暇兼及他事腦中私慾填滿竟無餘地更納清氣而丈夫之氣因亦餒敝都盡亦不計及身爲治克司麥之黨但以爲佳士尙可語也方慕海石沈悵時侍者徑入神爲霍然侍者曰凡上之書宜存者存之餘不適用宜付之一炬慕海石不審其言但曰所焚何物者侍者曰卽國民宵來未睡時所披閱者然慕海石雖閱來書都不了了實如未見但曰焚之

侍者曰。今日尙有一箋。因上書於慕海石。他書則悉寘之火中。慕海石得書。火漆堅厚無倫。見狀知爲閨中藏澤。在羣書中獨未見有此。見時不期爲悚顧。慕海石生平臨難。未嘗動容。今日得膩友書。顏色頓異。侍者進曰。此書何言。慕海石麾手令出。環轉而觀。知書中言必不利於己。猶之見不經見之人。頗有趨趣不前之態。少須神定。啟其封。讀曰。慕海石國民足下。吾輩纏綿縣之情至是。宜絕矣。爾之愛我。乃出朋友畛域之外。國民亦當世之士有大名。於時今昨日之事已踰一宵。爾當知昨日狂獵之狀。於吾家非宜。吾思爾當以書與吾夫子。使彼欣慰。無復猜沮。然頗望今日得爾與治克司麥一箋。過此以後。吾當自憾有摯友。中道抉棄而去。此吾生之不幸。惟格於社會之法律。乃不能使我更見是人。而吾之夙心甯復如是。今長別矣。致尼斐埃佛。拜啟其下。尙書賚書人待爾示覆。慕海石呼侍者入。問以何人將此書來。侍者曰。急足耳。慕海石曰。其人安在。侍者曰。未行也。慕海石此時初無歎息。猶豫之意。着外袴徑趨書案。取箋。箋上作胞與社會四字。因卽其下作書與治克司麥曰。治克司麥。國。

民足下。余前愛汝。今尙無變其故。惟今不能更與足下把握矣。因自思曰。所以不見之。故宜以何語自圓已而忽得一意其語頗公而不滋疑惑。卽續其下曰。足下荏弱而外間謠諑頗涉足下之家。吾不能不避。尤不能以質言相示。且亦不能爲足下將護。滋可悲也。凡余歎衷幸足下恕我。萬死卽足下家中私事。我亦凜凜識之。中心書旣不復更視。意蓋謂此書中之意治克司麥當一覽而得。無復疑義。尤思治克司麥者爲慷慨之國民。見時初無齟齬之迹。亦知治克司麥亦將中悔。不能見已。想彼妻及莫項必力遏其人。不令治克司麥作回書。見報交誼亦從是而槩如歡笑場中。蒙以黑幕。一一令人啼於幕外。都不之較矣。慕海石書已加以圖書。授使者。使者將書。力馳而去。慕海石長歎。取手套及冠。赴社會。而心中忽念。迫著石之書。言人欲成共和之治者。法當容忍。以期大事之濟。是時法國方大革命。衆皆聚商五月三十一號事。是時人心爭趨改革。如怒濤傾瀉。莫之敢止。共和政黨之所以處置貴族。乃大類滬渠以納其人。以貴族中尙有勇者。思報九月中屠戮貴胄之仇。並出王后公主諸

人於險。於是慕海石長目逐逐爲抵制事。以祛色荒之疾。此疾殆自心趨腦瘤病深矣。時竇書者歸聖沙甲街。治克司麥得書。乃大駭惶怖無所措手。體漪讀書既始轉示治克司麥。治克司麥啟書。不知其所以然。復示之莫項。莫項見書。則以手拊額。額自作象牙之色。此時治克司麥及家衆良不知慕海石所蘊何毒。但覺書中語作霹靂聲。治克司麥大憂曰。慕海石其君子乎。莫項率爾答曰。君子人也。治克司麥曰。無論其人爲君子與否。然當日不殺其人大誤也。莫項曰。吾友以強暴殺人。吾罪重矣。究竟吾輩未爲背理之事。則天良滋安。就勢論之。慕海石之高情盛氣。亦一時無兩。治克司麥曰。其人固佳。特共和中黨人。果爲共和黨人。則必力發吾覆。以鳴其勇。彼在祖國天壇信誓。時恆言不發貴族之覆。卽爲法國之罪人。其又安能釋我耶。莫項曰。爾試思。吾有何隙授彼者。治克司麥曰。嗟夫。汝不觀彼書中言。吾家有私事。耿耿在彼懷中。吾私究何事耶。或吾家私事。詎即製爲私貨。以逃官中稅。則抑此外尙有祕事。爲彼所窺。莫項曰。或夫人同彼至倭德伊。疑竇卽生於彼。汝亦知之乎。治克司

麥曰此卽吾命體漪與之同行藉爲道中保衛莫項曰或書中疑慮處卽在於此今八日後卽六月二日爲吾輩司直監彼大廟爾武階良高合供是職設慕海石見疑者將踵桑德阿之轍事敗亦但逃出巴黎或與力敵而死似此凶徵亦宜早爲之備治克司麥曰然則吾輩已於是乎莫項曰胡得自免治克司麥曰嗟夫吾輩密謀非慕海石弗能自遂今惟不令彼人知之始能導我及於皇后囚拘之地莫項此時惶惑無主但漫應之治克司麥攢眉言曰今無他策當不釋此少年人方爲妙著莫項曰就之而不獲當或拒我者我將如何治克司麥曰法當請問吾妻必吾妻決之始有此變莫項曰汝以婦人與吾事其道良難余亦非防消息洩此婦人也嗟夫上帝吾輩陰謀不勝則死余甚惡以美人之頭與我同擲治克司麥曰婦人觸體固與男子同其輕重但以吾妻權謀及其顏色與其操守亦足以贊助大事有時仗此三物較吾輩之謀勇皆勝余度體漪必能勝吾事與之同其休戚莫項曰吾友姑爲之吾言自盡吾責果體漪能代爾謀則更善不則彼或已謀之矣善哉此人仁慈乃類聖

母也。治克司麥遂與莫項引手令肆人嚴防其肆。匆匆入面體漪。體漪方倚繡沈思。聞屏聲始迴顧。知爲治克司麥。卽曰吾友汝至耶。治克司麥笑應曰然。惟乍得友人慕海石書。乃不審書中意。汝試觀之。汝意云何。體漪受書而顫。亦已不能強持。至再讀其書。治克司麥隨其眼波同注。旣而問曰。書意云何。體漪曰吾思慕海石蘭澤君子也。書中初無他意。語時甚自然。無惚遽之色。治克司麥曰汝至倭德伊所。把晤之人。彼亦了了耶。體漪曰以理度之必且弗知。治克司麥曰平日見汝良喜。昨日乃顏色頓異。何也。體漪曰無之。治克司麥曰體漪再斟酌書中之意。果何所指。須知爾所言事在我可據爲鐵券。恃之無恐。體漪亦微動。然尙力支其神言曰少須之。治克司麥曰諾。然已恭默以待。意待體漪徐思。體漪曰憶之。彼昨日快怏。固有其事。彼爲婦人之友。意甚恣睢。數禮拜以來。頗懷異圖。治克司麥曰汝所怪彼者。但有此乎。體漪曰近矣。治克司麥曰若以今日之事。斷之所云。近者尙不足爲信讞。宣言實有其事。體漪曰吾友吾意卜之。慕海石之有異圖。確也。治克司麥釋然曰然則此書但設言。

以他事不瀕吾家矣。體漪曰：汝何由必詰我於盡？治克司麥曰：果婦人中非爾者，吾亦弗問。體漪羞極，俯首答曰：書辭蓋憤我不見答也。治克司麥曰：噫語至此，兩兩無聲。治克司麥納左手囊中，以首傾其妻榻背，以右手拊心令勿動，少須言曰：良友能助我行大事乎？體漪猝迴其面曰：何也？治克司麥曰：汝當知大禍之瀕，必有影響。先及吾友慕海石，蓋深審吾祕久矣。汝今謂此爲設辭，或有其事，在勢汝當更與以書。體漪不悅曰：我耶？治克司麥曰：汝宜更以書與慕海石。曰：此書先落吾手，乃不解書。辭所指務盡，釋之以告我。體漪曰：吾決不爲此，亦不能如爾所言。卽後來亦不遵率爾言。治克司麥曰：吾親愛之，釵尼斐埃佛吾一晌籌維已成空花之過眼。汝果愛我，胡不援手而引余？體漪曰：吾今灼告爾以慕海石意，此人固忠梗爲奇男子，顧乃多慾念，吾安能以事夫子之禮事彼？語後靜肅，作不可搖狀。治克司麥知此時更求其妻必不見允，亦默然無聲。眼中雖見其妻，然神思間初若無覩，引手拊額，汗出如瀦。莫項遲治克司麥於外，旣相見，治克司麥逐一述其問難之語。告莫項，莫項曰：然。

哉。吾久審其如是。今無他謀。果能令夫人趨入簷鄉。抑爲自救之故。怒夫人之不援手。而遽休之耶。治克司麥以手拊莫項之肩曰。汝癘發耶。胡乃口不擇言。莫項曰。汝意云何。治克司麥曰。以我度之。汝智慮已困恍惚。乃甚於我。今茲事非爾我及吾妻所能任載者。今當別圖一策。以救前失。莫項無言。狀至痛楚。治克司麥遂舍莫項而去。言曰。吾尚有部署。莫項與之執手目送其行。自言曰。傷哉。治克司麥。吾深恐禍至。無日矣。治克司麥卽至廠中部署所部。遂讀新報。移時。命以麪包乾肉。周給社中貧戶。已則易盛服外出。此時吾書當敍。慕海石矣。慕海石治官書。甚旁午。忽有侍者入內。附耳曰。外間有客。將示密事於蘭澤。請卽寓中。遲君。慕海石卽了公務歸。見治克司麥方在客堂翻閱報章。其狀甚怪。以同去時侍者不示其姓名。初不期其爲治克司麥也。慕海石卽窗外內覲。忸怩已發於顏面。少須入視。治克司麥立起於座間。與慕海石引手爲禮。言曰。胡蠅。汝汝乃竟出此書來。時令余生無盡驚惶。今最親之慕海石。汝胡爲斥我。荏弱然則吾爲僞國民乎。今茲請告我。以介介之狀俾釋。

我憂尤須言其絕交之故。慕海石曰：後來當自承其過。今茲則不必言。以平日待我之厚，卽君子待人之方，然吾亦無復意義。竟成此書，蓋慚沮至於萬狀矣。治克司麥曰：書中詞意究何謂？卽如爾所言，亦不盡罪我。然胡以棄我如遺？慕海石曰：噫！吾所最愛之治克司麥，汝試思吾生平行事，乃忍我良友如君者耶？其中非有大故者，亦必不出此。治克司麥微哂曰：然則爾所不能自直之故詎？卽書中所言者耶？且書中所言非遁詞耶？慕海石思久之，言曰：治克司麥，汝當聽我。我丁此時會，而有是書，宜足下之惶怖。我亦悔其孟浪，顧乃以重憂貽朋友，則用心非正。蓋吾所寄書果遁詞也。慕海石語時，而治克司麥額光立闇，大震不自己。卽言曰：旣云遁詞，則實指者安在？慕海石曰：我焉能明言？汝必欲明其故，澄心思之，自得其故。治克司麥聞言愈惶。聳慕海石曰：汝必欲明言，中之指矣。治克司麥曰：欲之。慕海石曰：今茲但能言其大略，不復爲深談。以爾有妻，方妙齡，姿態殊絕，而又貞潔，故吾之造君家，正爾爲此言之爾。幸勿誤會。吾意用生疑，駭治克司麥。聞言亦頗慚沮，言曰：確乎？然吾妻有罪矣。

吾當爲之謝此良友。慕海石曰。君又當知吾之常造。若家與君夫婦接席談心。其事至險。果常至者。則疑議嫉妒之事。麻起轉滋禍根。且其中讒謗交乘爲禍。殊未可料。治克司麥聳然曰。汝童騃之言也。慕海石曰。汝騃我乎。聽爾言之。惟爾我之交遠。則愈馨近實。非福且爾。我摯交初無交譴之言。若自此長日相親。禍至無日矣。治克司麥曰。即長日親者。事又如何。慕海石曰。終必得禍。治克司麥曰。其禍可預言乎。慕海石曰。天乎。治克司麥曰。卽有不適。胡再不言。必爲此絕交之書何也。慕海石曰。爾我勿再言。此前迹已過。可以勿聲。治克司麥曰。慕海石怒耶。吾惟愛汝。故自至詢其顛末。慕海石曰。爾所疑者謬。吾安怒汝。今日不期相見。樂且無極。治克司麥曰。爾我詎有絕交之期。後此益當相愛。於是力取慕海石之手。堅執不已。慕海石心亦爲動。治克司麥曰。莫項。句慕海石聞言心顫。顧亦莫名其妙。所以治克司麥曰。莫項今日語我曰。汝盡爾所長。必求慕海石。仍爲吾友。慕海石力縮其手。劍眉盡蹙。怒氣勃勃。曰。以莫項之心。吾乃未信其如是。治克司麥曰。汝疑之乎。慕海石曰。吾不之信。而亦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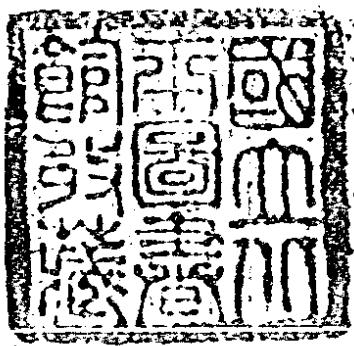
吾自捫其心不期怒勃如是須知吾至爾家爲若夫婦而來非爲彼也治克司麥曰慕海石乃未識莫項莫項靈魂高騫思致奇闢慕海石獰笑曰斯言容或有之治克司麥曰今且置莫項勿言但乞明示所以開罪之故慕海石側身溫榻之上初無所言治克司麥曰尙有何語汝且罄之慕海石曰可治克司麥曰如何今當質言其事汝言瀕至吾家且有禍究何禍者然則爾將不利於我乎或吾妻不貞將貽朋友以禍慕海石見治克司麥詰不已卽曰吾年雖少而料事詳密凡可見之事一一懸諸眉睫用敢言體漪之爲人以其美名冠世則禍機之伏直可指數而得非徒作妄語也治克司麥亦當於言下悟吾意治克司麥曰旣質言之矣則請更盡其所未言者慕海石面赤不能語尋曰爾搃炙至此極矣何復尙有餘言治克司麥曰度爾所言或非政治中事尤非吾家之開罪於爾慕海石曰余旣無是二者則必詰余作何語治克司麥曰或爾懷中別有機緘慕海石曰胡機緘之有乃立慰勞治克司麥令勿懲怖治克司麥曰或於識君之日曾告君以自治私革開罪於國民若介介於心抑

君心正直不欲我有私罪且廠中竊用英貨皆不直於憲典君之棄我或以此矣慕海石曰至愛之治克司麥汝云營私而吾之常蒞爾家初未嘗以汝爲私治克司麥曰信矣慕海石曰信治克司麥曰旣如是者則吾家胡以又在唾棄之列慕海石曰吾決不往治克司麥復引慕海石手曰汝之棄我吾即膺百咎亦不值此一憾慕海石復無語側身榻上如前狀治克司麥遂亦興辭出時至酸楚失此良友矧在此時慕海石尤爲切用之人慕海石見治克司麥出則大喜然且喜且慄自言曰治克司麥此來體漪似肆赦慕海石矣而中心之慄則羅漢常處其側爲格言以諄勉其行不能不爲之懷懷時慕海石仍出體漪書觀其入社會時亦攜此書冀明日或仍得書而書詞之美已直鐫慕海石心坎之上旣而思之嫉妬莫項之心復熾復立誓曰必絕其交顧久不至聖沙甲街中心又不能自適一屆其時則心思潮起不能遏於是歎衷與妬念交臻不知所可每晨起仍盼望治克司麥書不已旣不得書則又自咎過絕治克司麥之孟浪迨及出行又思於道上偶逢體漪一面自念苟逢體漪者

則當以百種奇思鍛爲新語。以聳體漪令與己言。每晚歸寓。皇皇盼郵者。將得好消息。至門。尤時時於殷憂中。發奇嘯。而腦力尤極罷敝。顧慕海石雖顛倒如是。而美人初未之知也。然慕海石之怒。實怒莫項。恆欲與之格鬪。顧莫項弱而又無罪。挑釁則尤無謂。亦將自隳其勇名。方慕海石輾轉反側時。羅漢則時至慰勞解釋。慕海石默不一答。亦非心怒羅漢。羅漢仍悉心開導。歷陳禍福。以告慕海石。且請其以鍾情之心。盡力於祖國。卽慕海石身墜情網。亦頗關心於國。然已大異於七月十四日及八月十日之銳厲矣。溯自十閱月以來。國中仍分二黨。一爲共和。一爲保皇。時致格鬪。議者以爲二者不兩立。必大戰。而是非始定。是二黨人者。均起於大革命時。二黨中保皇者稍弱。黨魁曰迫梭。曰畢西恩。曰斐屹倭。曰發拉西。曰鄉觸伊勒。曰拔拔戶諸人。而共和黨則唐堂爲之首次。曰霍伯昔伯哀。曰側尼埃。曰發迫。曰馬夏。曰過洛德蒲窪。曰海伯諸人。至八月初十日後。保皇黨人所得之權限。但餘舊日執事之人。少參政事。不能專決。時保皇黨人。猶有忽郎、西瑟斐埃、嘉刺斐埃、三舊臣。旣出復入。備

參贊者。而共和黨人。則唐堂、孟叔、勒迫三人。爲新拜之大臣。羣臣中。獨有一人。悉力主共和。爲力至偉。而餘人則皆弱不更事。至八月初十日消息。羣雄皆悉。於是聯軍爭集。聯軍之來。初不爲魯意十六之故。亦以政體翻動。慮妨列強治安。因之以師問狀。聯軍未來之先。消息滋惡。狼斐瑟當二省。竟爲聯軍所據。而保皇黨遂大熾於內地。唐堂大恐。遂有九月之議。初但設謀。已而決策。用絕列國之望。與唐堂同黨者愈衆。因而立決。至今留貽一凶暴之口語。曰九月蓋大戮之日也。保皇黨旣誅。共和之黨稍蘇。遂不燭其兇燼。而保皇餘孽復熾。圖復九月之仇。而唐堂雖勇。亦日瀕於險。大類以首枕血盆也。而唐堂尙抗強不懼。與律師議魯意生死之讞。顧議時甚豪健。力斬包本禋祀。易爲民主。首以魯意十六下獄。已而與保皇訟。保皇黨不勝。魯意十六之首。始就殺人機械之上。然而封德之巨變。亦起遂盡。目保皇黨爲奸宄。因有三月初十之事。吾書固已述之。卽屠戮保皇黨人以雨盛事。獲小寢。三月初十日以後。貴胄之家。不敢復出。有馬夏者。方下獄。爭罄其產入官。自贖。尤有霍伯昔伯哀者。爲

保皇黨魁率見勢弗勝降於唐堂是二者如獅虎之爭一半始則搏擊繼乃敦睦而恩海倭者尤梟烈甘爲更革事言更革者夏中雨也其勢宜驟而莫禦以嗜殺之故有功於共和黨進爲衛兵統帥以上所述均法京大亂之事也慕海石在黨人中亦一柱石人旣雄勇愛國之心尤熱衆爭許之然慕海石之曠美人羅漢則力挽之顧乃弗聽人乃不測其幸與不幸在百忙中慕海石但思體漪不置時已爲五月三十號慕海石病不能興其狀似瘡寒熱大作爲狀至劇而三十一號以兵圍廟時乃不果往竟覓人以代



全完  
印務商言

小館出說版

一冊二角五分

新撰

綠波傳

娜蘭小傳

一冊八角

本書兼貞姬美人俠女。

合一爐而冶之。言情則矢志不二。言俠則視死如歸。言武藝則巾幘而英雄。言意氣則胡越而肝膽。讀之覺可泣可憇。亦復可喜可慕。

本書述一極貧僻邸。却富女。婚貧女。閨盡艱難。終成美滿良緣。種種阻力。不期均爲其種種助力。原著體物繪情。純用白描。其負有盛名也。固宜。譯筆亦能斟酌盡善。

商務印書館出版

得此一書  
勝他萬卷



新字典

原本 洋裝一冊 二元四角 縮本 洋裝

紙面 皮面 八角  
八元一角

四百餘萬字  
三千餘頁

編輯者數十人  
費時歷七八載

(表價定)

略號	冊數	定價	輪船火車 已通郵費	輪船火車 未通郵費
甲種大	十二冊	二十元	八角	八角
乙種大	二冊	二十元	一元	二元
丙種大	二冊	十四元	八角	二元
丁種中	二冊	七元	四角	四角
戊種小	二冊	五元	三角	三角
另計				
		郵費	國外	

新舊名辭中外  
典故無不詳備



本書就中學以下學生程度編纂專用淺近文言注釋字義而尤以改良切音釐正字體爲本書特色。

紙面六角

說部叢書  
第十三編  
集一十一編

歷史小說

卷下

玉樓花叢前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三十一冊種

# 史痛

各書皆從  
私家鈔本  
錄出詳記  
明末清初  
遺聞軼事。  
從前並無  
印本。洵爲  
三百年來  
之祕書。前  
此出版後。  
購者雲集。  
不久即罄。  
現重行付  
印業已出  
版。茲將目  
錄列下。

## 分冊出售

福王登極實錄	角半	乙酉紀事	一角
丁北闡大獄記略	一角	啟禎記聞錄 <small>四册</small>	六角
莊氏史案	一角	海上見聞錄 <small>二册</small>	二角半
研堂見聞雜記	三角	蜀記	一角
思文大記 <small>四册</small>	六角	鹿樵紀聞 <small>三册</small>	六角
弘光實錄鈔 <small>二册</small>	一角	隆武遺事	一角
淮城紀事	一角	客演述	一角
崇禎長編 <small>二册</small>	四角	守鄖紀略	一角
浙東紀略	角半	國變難臣鈔	一角

# 玉樓花叢卷下

法國仲馬著

閩縣林  
侯官李世忠

## 第十三章

五月三十一日遲明時警報官及各將弁咸籌備而聖斐克突鄉兵咸入巨廟入時咸行軍禮各隊整列不亂且挾巨礮架之廟門大將桑德阿衣羊毳肩章取兵籍問之咸無缺惟將率中至者僅三人因曰將率至者何渺尙有偉出之人胡乃不至愛克過拉進曰大帥國民聽之不至者非懦夫其人爲慕海石蘭澤胞與會中領袖也桑德阿曰然其人愛國之心猶汝安可少其人今更十分鐘不至者汝爲彼書假可也桑德阿語已復治他事已將發令時適有隊長及數卒徒羣集門次一人頓槍於地隊長則依巨礮而坐隊長曰汝亦見慕海石乎胡久不至頓槍者言曰今日必至汝姑待之隊長曰設彼不果至者吾可以謀代其役設彼果能循樓級而上吾輩尙

足與之一言語時。忽有人衣慕海石軍服。執三色旗。隊長相顧。乃不之識。其人語桑德阿曰。大帥國民聽之。吾今代慕海石蘭澤服役。蘭澤病不能興。尙有醫據呈驗。吾班本後八日。今與之互易語已。尙有列將言曰。嘉白德家人。尙有命至八日耶。桑德阿聞言而笑曰。汝言當也。遂迴顧來人曰。可。汝趣取兵冊簽名。並書其代慕海石之故。於是隊長及頓槍之兵。聞言頗以爲慰。謂皇后猶有八日之命也。桑德阿發令曰。隊長治克司麥爾所領之聖斐克突鄉兵。宜整行列。勿草草。隊長卽謂頓槍之兵曰。莫項汝。前鼓聲乍動。而皮匠遂引此鄉兵少遠。至於屯所。爭以槍作三叉。架之於地。散隊聽其游行。所游行則二巨圃。此圃當魯意十六下獄時。宮眷恆至此地。吸取空氣。地枯不毛。間有小花。亦久萎弗榮。二十五步以外。卽距牆。牆外可通博德佛安街。牆隈有茅屋一區。爲司獄者休息之所。凡此司獄之兵。入值時。有事必以人稽檢。以防奸宄雜入。茅屋之外。有小酒肆。則嬪嬪之所立。其人爲殉難國民之妻。議院憫其夫死國。故令其賣酒於此。婦之夫名克祿伯。酒肆至狹仄。草草塗塑以居。卽居園之

中樞肆小僅十方尺其下有地洞剗土爲階級即婦儲酒之地用以存活其子子年纔十四五也此時鄉兵甫置械則互相款語或就與閭者語間有數人觀園次圖畫畫中圖暴君面縛其上書曰斐突吸取天氣之圖復圖一暴君就戮之圖亦書曰斐突先生以囊自承其唾尤有數人至酒肆中購餌索飲此索飲之人一爲治克司麥一爲莫項酒家曰隊長吾家有酒曰桑苗隊長曰女國民既有佳釀當佐以牛乳之餅隊長之欲得此者蓋欲此媿出而索之於外冀乘間窺其地洞酒家曰此隊長苦我也乘吾所缺而故索此餅何也治克司麥曰旣不得餅亦無須此酒吾所部多苟不得餅胡以飽此衆士酒家曰遲我五分鐘吾將至閭者處索之彼亦與吾同業吾可爲國民購之如所購者得如吾值吾不相欺也治克司麥曰汝姑往索餅然爾行時能否容我自下地洞覓酒家曰恣隊長所擇遂出取餅二人乃然蠟下地洞莫項曰其洞甚佳可以外達街上其深可十尺初無泥滓治克司麥曰旣無泥滓地質又屬何物莫項曰均白堊是皆園中軟土初無沙石之類治克司麥曰趣上酒家

歸矣。取酒二盞。急上時。酒家亦取餅歸。二人已立地。上酒家來時。其後隨獵兵十餘意。皆得餅。治克司麥。卽均二物分賚諸人。盡酒二十瓶。飲時。莫項則演說故事。至於飲罷始已。時十一句鐘已動。在例更半句鐘。卽上值。治克司麥適遇笛遜。問曰。皇后以何時出遊。得母十二句鐘有半耶。笛遜曰。然。乃隨口歌皇室破敗之歌。歌時。衆皆大笑。治克司麥。遂出尺籍點兵。值以十一句鐘半。至於十二句鐘半。始罷。因趣軍人飯。飯已執兵。莫項卽倚槍立於樓級之末。樓末有小屋。可以遠望。卽慕海石當日見皇后揭素巾與隔市樓上之人爲禮者。方莫項入室時。乃自披其髮。令拂於窗外。示皇后以號。忽聞有巨聲發於樓下。有類暴風斗起。治克司麥問笛遜曰。此何聲也。笛遜曰。迨得賊將殺之耳。語次。其聲愈熾。且有移礮之聲。人聲大呼。曰各社會之兵。皆集矣。時恩海倭已至。防保皇之黨。以清家賊。笛遜搓手言曰。吾將往。啟斐突老屋之扉。令下觀民情。所嚮於彼。何如者。當笛遜將近扉外時。有人呼曰。笛遜。其聲至厲。迴顧。則桑德阿也。卽鞠躬曰。大帥何令。桑德阿曰。今日羣女犯不得出。笛遜卽聲諾而

退治克司麥莫項相視無語坐待下值鐘點意至快快莫適時休息鐘動治克司麥及莫項閒行於酒家之外莫項則以足蹠地自酒家至於牆外治克司麥曰相距幾何莫項曰自六十至六十一步止治克司麥曰苟濬地道以何日竣莫項卽以粉筆劃於几上布算訖拭去其迹言曰七日功竣治克司麥曰八日後卽爲慕海石值日吾竣事亦以八日則當勉與慕海石通好爲事始無梗已而鐘動莫項復執槍上值往來於園次

#### 第十四章

明日爲六月一日晨後十旬鐘體漪臨窗而坐自念三禮拜以來胡以戚戚不能自己前此晨起後自午迨晚意中人已至今則汲汲惟虞其晚而夜中尤淒黯憶及前此則爲樂殊極蓋冥想過去未來之事輒爾中熱方其思時二目直注竹子花絳赭駁色交冬則納入花室此卽當時慕海石因拘地也慕海石頗精樹藝教體漪以伺花之法爲藥闌以約之體漪灌花咸在慕海石前每至夜中體漪則自侈其灌花之

能誇示慕海石而花經灌漑尤明媚於月中一自慕海石絕迹灌漑之功亦罷花亦憔悴欲枯花色一轉焦黃半枯者已垂於闌干之外體漪見花知心中所焦煩不甯者正復爲此因太息曰花之爲物大類朋友之交咸視人之中熱而然脫令情義遽絕一無慕愛則心花頓萎凡一切投契之言皆空諸所有則亦憔悴如花耳體漪此時萬感交并心肺相觸作聲甚欲捐棄此念歸於自然顧愛根已深中心遂形志忑蓋此日之相思深於往日倍也自念苦慮至此將來必殉於是近亦浸覺力不能祐則徐徐俯首以口親此垂枯之花眼淚如縷時治克司麥入體漪方自拭其淚治克司麥凝立其旁乃不審其妻之何思顧在萬愁亦不覺體漪之忍淚體漪見其夫入卽趨立夫側背面目注治克司麥玉容已消減其半矣問曰大事若何治克司麥曰一無所得萬不能猝近彼人之側且不能趨過其前匆匆與之一語體漪曰何也詎巴黎中別有風波治克司麥曰然竟使遷值之人生其百憂而守獄愈固日防亂事肇於彼中方東朝欲啟樓扉而桑德阿曰無論后身及於后妹咸不聽出體漪曰然

則俠士亦有變乎。治克司麥曰：俠士見吾輩咸在屯跋之中，英氣頗爲之餒。吾不能引此奇俠入侍東朝。俠士頗不之悅。體漪曰：廟中將校爾獨無一識者耶？語時甚懇。尼治克司麥曰：吾固有一人，惜不時至。體漪曰：何人？治克司麥漫應之曰：蘭澤耳。體漪亦爲冷淡之容。曰：彼胡不至？治克司麥曰：病也。體漪色動曰：彼人病耶？治克司麥曰：爾所識之國民蘭澤頗沈頓，上值時尚以人代之。嗟夫！體漪汝當知。適逢其際，竟與絕交。吾事敗也。體漪曰：汝言毋乃過也。蘭澤欲縱其私慾，見格於我而竟絕我。此莫須有事而絕我。至於此極，何深仇宿怨之有？吾卽有過，亦但冷淡而已。初非重咎。吾苟更以禮衷結之，彼雖病已在途矣。治克司麥曰：體漪汝旣如是，則當加以殊禮。用致慕海石。此不得已之苦心。不爾，將何冀於彼間？治克司麥語已微歎眉蹙，不能遽伸。體漪含羞言曰：如吾夫言，必有需於慕海石矣。治克司麥曰：然不得其人，卽有善策，亦無成功。體漪曰：胡不更求新法，以致蘭澤方體漪呼蘭澤時，其聲甚顫。以體漪平日均呼慕海石，不呼蘭澤也。治克司麥曰：吾心盡矣。一無效。若更以他道致之。

將滋其惑。以吾思之。慕海石之心似有所梗。非尋常語言所能施治。體漪曰。心乃有梗耶。天乎。此何語耶。治克司麥曰。汝之傷彼心。猶之我也。我以刃中之。其創非劇。汝之貽彼以思想創。乃甚於刃體漪曰。何謂也。治克司麥曰。得毋傲兀用傷其心。體漪曰。傲耶。治克司麥曰。然以吾思之。待其人必以禮。斯人爲巴黎平民。以分言之。亦非凡下。且日竭其所能。愛此國家。卽社會言之。亦共和黨中之巨擘。又能任案牘奇才也。今降格與吾儕皮匠爲伍。垂青豈有紀極。今彼既有禮。吾轉斬之似吾家不禮其人矣。體漪曰。如吾友言。則吾將圖補闕。求彼下顧耶。治克司麥曰。此罪固吾承之。而推原實出之爾。體漪曰。吾安有過。吾友果何言者。治克司麥曰。吾安料爾。乃堅抗至是。第一次已斥。彼多欲堅卻之。我意竊謂不以書與彼。又一失焉。體漪厲聲曰。吾乃以書降彼耶。治克司麥曰。吾之欲書。豈但今日。三禮拜前。已蓄此念矣。體漪大羞。言曰。此外尚有何言。治克司麥曰。譬之於奕。此一着不能免也。體漪曰。治克司麥爾勿偏。我出此治克司麥曰。吾平日初未偏汝。今事急矣。試思之。能爲我以書謝慕海石。

乎。體漪曰。然則。治克司麥聞言。卽雜入曰。汝縱與蘭澤有宿怨。至於我者。禮之初。無不足。若汝仍負氣。則真有類於童駢。體漪不答。治克司麥曰。汝之爭果如童駢矣。試思吾所爲事。果何事者。果吾事爲彼所知。彼又焉能助我。我亦何必求合矧汝又爲巨家風範。益以夫婦之情。予何忍令爾乞哀於彼。今爾與彼特少年之角口。而吾所圖事。又爲極巨之關係。汝能平心思之。當立辨其輕重。願極力自勉。草草作書示蘭澤。蘭澤當立至體漪。沈思片晌。言曰。獨無他法。汝自求合於彼耶。治克司麥曰。汝固謂難。我則云易。體漪曰。吾意殊不易。治克司麥曰。汝詎有所妨耶。體漪曰。汝質言之。我詎有墜行。爲爾所得。治克司麥則自搓其手。久且自拭其額汗。曰。然吾惟有疑於爾。故見爾戚戚不能釋然。體漪曰。天乎。此情實耶。吾之極力抗拒者。即爲名節。今事急矣。不能名言。體漪語時。嬌喘細細。垂首於臆。噎不能言。治克司麥無言。但堅執其妻之手。引起其首面其妻。格格作笑聲。欲力平體漪之憤。因言曰。此事吾殊信。爾之潔吾平日。昧於觀人。汝所知也。今吾至親至愛之體漪。聽我汝之貞操。我久知。

之。惟其引嫌防慕海石。有希於爾。故爲此狀。我固知之。體漪此時心薄。其夫凝冷。乃如冰雪。謂以牀第之親。乃爲陌路之語。體漪自識慕海石。卽察其用意所在。則時時立禮防。以峻却之。遂致絕交。而朋友之情。亦時時痛楚。今復益以治克司麥。妄揭其短。至於眼耳。皆昏不能置對。治克司麥曰。吾久知慕海石爲共和黨中人。英杰一心。專注國家。吾決其必無風月之緒。體漪曰。治克司麥。汝論其人。確耶。治克司麥曰。吾安弗。確設慕海石愛爾而仇我。則必僞爲詔容。以愚我。抑使愛爾而仍不仇我者。胡爲。決然舍去。一不之屑。體漪曰。敬謝吾友。幸勿爲此謔浪。治克司麥曰。非謔也。吾蓋深信慕海石之不汝愛。爲事已矣。體漪曰。汝誤矣。治克司麥曰。果爾者。則慕海石之痛絕其友。殆知爾將却之。故先屏跡而逃。其行事亦云磊落。爾須知天下磊落之人。仍難得也。吾深患是人。既去不能更以術致之。汝何妨姑作數行。以如吾意。體漪曰。天乎。遂以二手扶頭似有險狀。直射其腦。治克司麥復笑而撫之。曰。吾友吾摯愛之良友。此書詎爲婦人之真情。即慕海石更至吾家。若不得書。而遽來。亦將見鄙於人。

如初至時之見辱此萬不至者也惟爾之貞操吾深識之體漪此時長跪於地仰首曰天乎人既不能自知又焉知人之有治克司麥此時顏色頓異血奔其心大聲言曰體漪汝所述之難處吾知罪矣惟尙有言汝當聽之吾生于此時會宜以忠義自勵吾惟忠於吾后后者吾輩主母也吾忠豈但股肱之力直貢吾頭顱可也且中心尤有無窮之希望他人之忠亦但喪其身而已吾則尙欲國家再造廁身於功臣之列偷不得志者亦但有雙行之酸淚灑諸巴黎苦海之中而已今苟非得人如吾妻者吾忠愛之心又何從而寄以上所言爲治克司麥第一次掬其忠心視其妻者此時體漪忽昂首張其口如深許其言乃徐徐起立以額就其夫令親之以口言曰君其信我矣治克司麥慨然示以深信趣令作書體漪乃執筆治克司麥曰此數行之書非浪費筆墨蘭澤得書必來親我且書必出之體漪若治克司麥無濟也於是復親額以鳴謝遂出體漪體顫始作書曰慕海石國民足下君當知吾夫之愛君切也吾家自別君三禮拜日月悠悠乃同一世紀之久不審君亦忘吾家乎君宜趣

來吾家人遲君茗話如酬佳節也體漪頓首

第十五章

慕海石昨日與桑德阿語以實病告乃閉房不出羅漢則常至省之且出其智計以開拓慕海石顧乃無濟以心病之深有不可以語人者時爲六月一日可一句鐘羅漢適在慕海石家慕海石曰今日何事者以羅漢今日之來冠赤幘着禮衣束三色之帶帶懸三物一爲議員莫海所製之銀飲器其右佩短槍故慕海石問之羅漢曰以大概言之保皇餘燼尙爾潛燬此時戰鼓尙未免聲其在家富森間戰場地砲彈之紅亦未退也以上爲公事又有一事爲民間私會後日當延爾與之慕海石曰此隔日事也今日胡盛服而來羅漢曰卽今日亦不能無事干爾慕海石曰何也羅漢曰不日開會今茲設席延吾友一行慕海石歎曰嗟夫吾八日以來不出柴門半步外事初未之知今但遇人而詢羅漢曰茲事吾已宣之慕海石曰吾安聞有是羅漢曰吾至愛之慕海石吾國今日斥去天主之祀易之曰巍然之巨物慕海石曰知之

羅漢曰。民間之視此物。猶目之曰保皇黨人所歆祀之物。慕海石曰。熳聖之言。汝勿妄出。吾頗不嗜聞此。汝當知之。羅漢曰。慕海石。人情如是。汝將若何。若以我意言之。則仍宗祀舊時之天主。以我服習慣也。今所易巍巍之巨物。吾頗不信其神。自易祀。此神國乃大亂。後此當更易其位矣。慕海石聞言。聳肩弗答。羅漢曰。汝不然者。儘爾爲之。復微吟曰。吾別神學。兮。此爲淫祀之狂神。既以神道設教。兮。神宜歆。此汝汝之狂人。吟已。復言曰。天主旣不宜祀。此巍巍之大物。尤不宜登之祀典。今當易祠聖哲之神。媼海桑。慕海石曰。汝好爲不經之言。羅漢曰。設吾友能辨海桑之靈迹。後此亦將竭誠而祀是神。汝果傾心者。吾爲汝介紹禮之。慕海石曰。吾日心緒紛擾。幸勿瀆我。羅漢曰。海桑者。美人也。汝當知巴黎迎戶時。卽爲是神。人人加以冠冕。出時以黃色紙爲車。以坐是人。汝曾憶及之否。其人又何人者。慕海石曰。其人爲誰。羅漢曰。鴉德迷室也。慕海石思久不可得。曰。孰爲鴉德迷室者。羅漢曰。去年曾一見之。卽在倭伯夏戲園中。爾我曾飯於是間。慕海石曰。憶之。羅漢曰。是人大有福。吾將引之入德。

莫卑洛社會中。會中人咸以是女爲戶。三日後。卽奉戶以迎於國中。令萬人瞻禮。今日者先設席以集衆。以三邊酒飲衆。卽爲鴉德迷室。後日作海桑之戶。爾亦當助我爲海桑著衣矣。慕海石曰。謝君見貺。茲事吾聞之頭痛。羅漢曰。汝厭惡其人也。以我卜之。服役爲難。吾初意謂此事足以蕩爾之胸襟。今爾旣不爲加禮服。此禮服當留以待可脫之人。慕海石曰。吾病無好壞。他人擾擾者。吾且不歡。胡乃命我。羅漢曰。此讐言也。汝幸勿輕哂其事。汝偶有不適。所呼籲者。果爲何物。慕海石曰。吾呼天主耳。羅漢曰。今旣無天主。胡不呼海桑。慕海石曰。羅漢恕我。我實憚行。羅漢以手自挖其耳。言曰。汝試觀之。羅漢曰。吾意汝當恭候海桑。承望而不可得。慕海石曰。咦。天下名爲朋友。而喋喋不已。人滋可厭。汝今行矣。且往告海桑爲我祛病。羅漢曰。汝託我矣。語時。慕海石戲舉其手。將磨斥之。忽門者將書入。羅漢呼門者名曰亞側西拉。汝何以此時入。果少待者。爾主將示爾以醜態矣。慕海石聞言。遽縮其手。以背承楊二目。凝注手中之書。然但見其書。而手足已悸動不已。書及眼中。則精神盡注圖書。及。

封題之上。面色立改深黃。心中若抱深痛。旋發其書。羅漢曰。此書似吾輩之大關鍵。  
慕海石不答。聚其靈魂專讀體漪書可三四遍。自拭額汗。二目視羅漢如癆病乍發。  
羅漢曰。此中乃有鬼詎。此幾幾之紙亦載得。玷疾同來耶。慕海石仍無言。起而再讀。  
其書面色立絳。眶中如蘊酸淚。發聲一歎。胸次突作漲滿狀。於是。一切病狀均已。遂  
起坐呼其侍者曰。吾衣安在。復呼閻者曰。吾最親之亞側西拉。又呼曰。吾至愛之羅  
漢。吾日復一日。仰待此書。今乃未至於絕望語已。自言曰。此白袴也。此青衫也。侍者  
趣以髮匠來。爲余治髮。侍者奔越四出。如旨。慕海石面羅漢曰。吾今與彼再見矣。羅  
漢聽之。吾乃不期病餘。仍復當時之幸福。羅漢曰。慕海石。吾意爾當赴會。爲得慕海  
石曰。幸吾友想我。我意乃不有海桑。羅漢笑曰。汝無海桑。又曾理也者。我將以海桑贈汝。  
書以理之慕海石亦笑。慕海石之笑。喜自適。己事故不期而笑。時窗外柑樹方花。慕海  
石取刃斫花。付羅漢曰。此爲我贈。慕蘇洛皇后希臘后也。指海桑之戶。羅漢曰。可也。此亦男女  
投贈之信物。以我思之。汝固深情之人。吾則深佩爾。以情之故。而甘敗大事。慕海石。

曰。吾固爲情而死者。吾固爲情而死者。今釵尼斐埃佛愛我矣。彼竟以書來。甯非愛我者。羅漢曰。然汝當留意。汝今所據地至危險。因復微吟曰。繫神女有哀。西海兮。情擊而近於慆淫。緬巨比唐之沈湎兮。哲者咸不直於心甯尊海桑之戶兮。勿顛倒其形。神慕海石則擊節而呼曰。美哉詩乎。然其意殊不之屬。時已舉踵而不膝蓋。幾抵其胸一下。輒四級。遂赴聖沙甲街行。羅漢問閻者曰。爾主人深贊吾詩有之乎。閻者曰。主人固贊國民之詩。以國民所吟詩莊而確。羅漢曰。吾乃不審斯人之有斯疾。時羅漢亦下樓。則徐徐下以海桑之戶。其美非釵尼斐埃佛也。羅漢卽將此柑花及聖僕諾海街見兒童及冠者無數。其人咸仰貸於羅漢。羅漢曾以貲振之。羅漢行時。其人爭隨其後。此等人蓋尊羅漢爲有德之彥。且似聖舒突德賜之以此花者。羅漢與此等人同行時。衆以爲有德之人不易接。故戀戀一不之釋。及將花至海桑戶前。時衆之隨行者已近數千。及於戶所。衆寅畏之心如蒙首疾。是夜巴黎之人咸作歌曰。樂兮海桑兮。具熟腸兮。柔嘉之德被梓桑兮。仲馬曰。此曲之傳。至於余生長時。尙熟。

聞之乃不審。製此歌者之爲何人。此蓋共和黨人中所製爲神泣者。以余論之。是必羅漢所製。以媚鴉德迷室者。

## 第十六章

慕海石行次甚迅。果能更附兩翼者。其行當逾迅。時路上行人如織。慕海石一不之見。惟或有人突出而止之者容或見之耳。此時行人咸作謠言。謂議院爲保皇黨所圍。百姓之代表人頗危殆。爲黨人所格。不克自脫。言次忽時時聞警鐘。而慕海石亦茫然不知。在彼意中似一聽代表人之生死。但顧自適已事。行路如風漂也。行次心中則念體漪玉立亭亭方遲於瓊窗之下。更思之則如接帶笑之芳容。此時幻狀百出。復思治克司麥必引手接我爲敍舊之言。更約後來之契約。永爲良友。弗譖者。而心中至於不恨莫項。且愛其蒼蒼之髮。及其深綠之眼鏡。竟無物不加以愛。蓋慕海石自慶情絲復續。幾欲遍贈諸人。以花祝其後來幸福。一如己身之濃擊迴思臥病之時。則匪日不盼尺。一之書。卽一日間。迴旋思念其事。至於十餘度。不已在勢度。

之體漪固應如是詎一臨門而景象都變體漪初尙弗出既出則夷然如路人禮意至淡漠蓋此書寶爲刲制而來心中如有堅壘以沮格之屏居室中經治克司麥請時始珊珊出慚沮之態可掬而治克司麥者即窗間窺慕海石既見其來則大喜莫項以黑色染其蒼髮猶之白狸之皮幻爲黑鼠矣以上預叙慕海石未至時事時慕海石入排小門竟至園中此在平日鈴聲一動家人已知其至今則循聲亦已知之體漪則閉窗凝立心顫不已慕海石旣入不見體漪神氣立形沮喪匪特不遑之窗下旣至客座而仍不見倩影意自念曰僅三禮拜之久吾乃成陌路人耶心爲愀然無復乍來騰踴之狀幸治克司麥立奔出迎力把其臂大笑不自己體漪者血沸於顏面間方以薙髮之刀刮其面令疏爽經治克司麥一呼始盈盈出臨戶外慕海石立趨而親其腕覺玉容較前爲佳而體漪亦微覺慕海石瘦損異於平日眼光亦似大病新痊者體漪則顫聲問曰爾惠臨耶少須復曰無恙慕海石汝胡不惠然肯來慕海石見體漪神情弗屬其中且含無任苦慮治克司麥見二人落漠遂止之勿言傳宣置酒慕

海石。入時見家具已井井矣。莫項亦至。衣栗色之衣。外套亦如裏。衣眼鏡作碧色。髮黑而袴白。慕海石此時博愛其家人。無所復忤。席次亦不深妬。莫項無復戒心。顧莫項盛飾。則自思宜體漪之留意於彼。蓋莫項亦情海中人。故雖髮飾亦必整潔。如是慕海石念囊中已得體漪書。則不能更妬。莫項矣。體漪席間神亦少爽。不類乍見之寡歡。蓋婦人常態。恆多追憶已往之事。然以見狀。卜之都無介介。亦和藹爲主婦之容。神定而容溫。似有無限深情。注慕海石者。至於其中深沈不露之狀。則慕海石亦不能探索之矣。慕海石席間與諸人語。述羅漢深愛詩人邦尼及伯淡之名。作語次。乃及海桑之神。又言。則及貴族凌夷之狀。易大祀弗禮。但以神嫗爲上帝之繼祀。治荒司麥。則舉神嫗事。調其妻。謂女權不爲梗矣。慕海石聞言。亦笑。而體漪亦曲會其夫之言。慕海石見彼夫婦言論。中心滋悅。以爲國民乃能得治。克司麥愛國之深。婦人中。又能得體漪出塵無染。斯亦奇矣。莫項亦述女人革命之故實。如德化岳德麥海古者。在八月初十日殉於國難。復及忽郎。忽郎者爲內務大臣夫人。語次多贊美。

女國民之詞。慕海石笑悅不已。而有時亦雜調詆。謂女國民如是將來伏刑。猶得醜謚也。治克司麥曰。莫項汝當知人能愛國。勿論男女。咸在敬禮之列。慕海石曰。吾見愛國之人。女子亦有義烈。逾於男子者。莫項曰。爾言殊近。惟吾每見女子與男子友。男子辱及婦人。男子固可恥。然女子苟負男子。亦非義。莫項似以無心出話。而慕海石竟若深中所懷。微哂可其言。席間酢酬。初未及本事。治克司麥此時。遂發端詢皇。后卽謂莫項曰。此事當判之。以時會且置。國民之所仇視者。勿論。語已默然。可數杪。鐘慕海石愀然曰。今泛論人品。可雜良莠。而並陳之。今茲與國民爲難之婦人。行且被無量之罪罟。治克司麥慨然曰。足下得母及大廟中嘉白德之妻。及其妻妹耶。語時。莫項失色。似待慕海石答言。此發問殆類以爪摵入慕海石乘其發言。以爲虞備。慕海石則從容答曰。然吾卽論女囚也。莫項愀然曰。如何外間謠傳。確乎。慕海石曰。外言何謂。莫項曰。聞所有女囚。凡爲衛士所監護。似宜加禮。乃聞往往楚辱交至。何也。慕海石曰。有之。然此等人不可加以人類。殆皆無恥之徒。彼自恃爲豪強。辱彼囚。

拘之婦人是胡名爲男子體漪田慕海石我思爾必不在此僉壬之內慕海石曰誠告汝自獨夫授首前吾卽在監護之列手長劍專伺救援獨夫之人殺之然獨夫之過吾前則脫冠致敬亦令所部加禮且誓衆曰國民聽之吾適殺一人卽狂妄凌驕就刑之魯意已爲吾洞其腹矣余語已所部皆喧傳吾意因之魯意得免於辱翁當魯意歸自法杏諾時亦吾作書可萬言貼諸巴黎京言曰有人道拜魯意者死辱魯意者亦死慕海石語至痛快時乃不計爲此座間人窺其堂奧尙自言曰吾自信爲無玷之國民其致恨於獨夫者爲國也非私仇也匪特吾意初無侮辱魯意且致敬之卽彼婦在囚吾雖知其人流毒被於法境而吾尤復加敬敢云桑德阿雖爲元戎亦不敢卽吾前而楚辱彼婦治克司麥聞言亦點首示其欽服之意卽曰國民與我言此能深信吾輩不加侮辱此囚婦人耶慕海石曰吾匪特語爾卽徧語國人亦無異詞汝須知此囚婦人旦夕將殉其夫於殺人臺上吾何必尙加以威稜須知吾生不如弱不吐強非但敬禮備婦人已也體漪佯羞問曰然則爾在值時彼婦亦且垂青

於爾蓋久在禁中得無被此優貺者。慕海石曰：我以禮待皇后，后謝我者再矣。體漪曰：然則此婦人苟值國民受代必且大喜矣。慕海石曰：容或有之。莫項顫聲言曰：今世界中所不欲自承者，國民皆承之。然則宏量德素深，非餘人所及。惟是中尙有孺子國民處之如何。慕海石曰：是言我耶？汝試往問至可恥之星芒。彼自恃爲邏卒，乃敢楚榜小嘉白德語已。座上人咸變色，有起立者。然慕海石尙堅坐無覺，乃不疑此。座人變色卽爲是言，問曰：汝輩何爲盡起治克司麥曰：廠中殆須人衆當往也。體漪曰：非也。吾始亦以爲廠中有號召諸人，今知其非。且更安坐。莫項復顫聲問曰：慕海石國民汝惟如是外間咸稱爾能佑罪孥。慕海石聞言而悅，卽曰：人稱我耶？莫項徐起退入廠中似有人敦促之者。臨行尙曰：人言爾心良果非謬獎矣。治克司麥曰：國民彼莫項所言確也。凡世之有心人咸稱汝其人尙未爲爾所盡識。體漪曰：旣名爲不識，則可勿問其人。惟爾蒙榮名，至是爲狀亦滋險語。次座間人人咸露昂藏之色。或言人須忠義，或有感泣之狀。凡諸所言皆爲情動，無可遏也。

## 第十七章

座客散時。治克司麥忽有貿易之人坐索談事。遂至慕海石前道歉而去。至於別室。與貿易人語。蓋欲購得一屋。在角得海街與大廟園中。僅一牆之隔。然屋制至坍圮。治克司麥則欲購而修之。議值時。尙未把晤屋主。但居間者爲之議值。可一萬九千五百英鎊。彼此將列押。立命修整其屋。屋主卽於今夕還此屋。明日工匠卽集屋下。屋主亦既列押。治克司麥始及莫項。同蒞相宅。以列押之前。尙未見門宇耳。此屋爲二十號。高可三層。樓上尙有承塵。其下舊居酷酒。有地室。積藏釀屋。主乃屢稱地室之美。相之果然。治克司麥之購是宅。係屬亦在此地。窖之中。二人佯若無意。中即入地窖流覽。似驗屋主人之言。入時。果見地窖精深。內有複室。直出衢心頂上。聞轆轤過其上。則果出衢心矣。二人大悅。以爲佳。乃謙去其酷器。爭言此地窖美。胡爲專置酷器。自第一重。直達第三重。而第三重徑達廟中。則爲邏卒所據。羣卒則爭伏其中。飲啖至樂。治克司麥莫項。素識酒媼。克行伯乃百計求與媼歡洽。冀酒媼受賄深。勢

將圖報二人於屋主人之前深藏不露聲色流覽既已則請登樓縱觀屋主初不挈鑰匙顧券中曾載重樓則不能不出鑰匙以延客方屋主去時莫項謂治克司麥曰得此屋良益苦事治克司麥曰地窖若何莫項曰此天助也是中尙須二日之工治之治克司麥曰此地窖果通於酒媼家耶莫項曰爲勢少偏顧無礙於事治克司麥曰如爾所指劃處宜作何宣通莫項曰良友此吾事也治克司麥曰吾在高樓中可以直觀園中高樓之上乎莫項曰恐皇后望遠不能及吾樓以吾樓簷與廟簷同高宜不能及今當以術治之治克司麥曰此何傷吾黨中有都郎莫尼當能見之尤能達之皇后語時於承塵中以帷幔厚結爲毬無令天風振蕩二人語後即至樓級之次待屋主取匙已而匙至門闌此樓乃不能與大廟高樓齊高爲勢固難亦頗得益難在不能示兆於皇后益處則弗動人疑治克司麥曰果得此樓必藉都郎莫尼二人及笛遜少女須告以受代時以標識示信二人觀已下樓屋主及居間者在客廳待授此屋治克司麥曰此屋良宜今授君一萬九千五百鎊趣以收據與我屋主細

數其金訖。治克司麥謂屋主曰。國民吾約中最要之圖。今夕須付我。清晨卽以匠氏來矣。屋主曰。知之趣將此匙去。今夕八句鐘後。舉室皆空。治克司麥曰。幸恕唐突。復曰。足下曾言。此屋尤有一戶。通博德佛安街。又安在者。屋主曰。然此門塞久矣。以前賃者。但有一司闈之人。貧窶不能伺二扉。門材固在。若以二句鐘復之。立如前狀。客亦有需是門乎。治克司麥曰。無須是門。謝主人惠顧。語後遂行。行時尙堅訂八句鐘之期。於是已三訂矣。至九點後。二人復至空屋。從者可五六人。其人咸零星上道。勿令遙騎。疑顧生其詰難。二人先入。而屋主已移徙一空。果留空宅相待。二人旣入。默掩其扉。即以石出火。然其燭。此五六人者。陸續亦進。人卽皮匠中傳侶。當日圖殺慕海石。今則與慕海石爲摯友矣。入後。同闔其扉。盡入地窖。日中相宅。若有意。無意。置之。迨及晝中。則精神悉注此地。窖於是逐層履視。直至園中而止。莫項行時。卽倒置其酒筩。就筩底出紙爲圖。而治克司麥即引諸人出門外。自角德海街轉入布昔街。時適有車停於道周。衆皆息車下。車中有人默坐。分授諸人以工匠之械器。或鏟或

鉏或鍬或畚爲器。不一咸納諸長衣之下。亦或以長帔掩之。一復入空宅。車亦遂歸。衆歸時。莫頃圖成。至地窖。左下令發穴。此時大廟之中皇后囚拘。乃愈逼且日。形其艱。后及后妹與公主亦幸有須臾之生者。邏騎中得都郎莫尼二人。調護二人。見后悲楚。思少蘇。其困其始。亦動於愛情。凡后有所動作。悉不加以敦迫。后此時哭夫別子。少須亦將就殊刑。今在巨獄之中。一息須天而存。無復他望。顧久久而救者。仍弗至。第一次都郎莫尼上值時。后問二人果實心見待者。乞以皇帝崩殂後外間事狀爲后陳之。莫尼者。當皇帝就崩。實在其側。故能簡舉以對。后曰。皇帝臨崩外間有報紙敍述其事。可見示一二。莫尼允。后以更至後必掣紙相示。此二人者。三禮拜必。一入皇帝在日廟中司獄者。凡四將領。今餘三人。一晝二夜也都郎莫尼定策。二人悉班夜中。然必掣籤而定。遂立三籤。一晝二夜置冠巾摸索之。以常理論得晝者。閒得夜者勞。而此二人者。則駢晝三籤。均以晝授第三人掣之。晝也都郎莫尼。各得一籤互答。其司夜之苦。立碎其籤。且嘗皇后者。得二人良歡。乃囑其傳書於夢。

媚。屬。叔。后。思。遁。之。謀。亦。已。夙。定。后。及。后。妹。則。矯。爲。武。士。粧。卽。用。二。人。之。籤。將。之。以。出。  
而。公。主。世。子。則。囑。之。趨。走。之。人。此。趨。走。之。人。亦。頗。與。二。人。習。其。人。曰。竹。樓。則。衣。傭。者。  
之。衣。亦。以。傭。人。之。衣。衣。二。子。間。出。竹。樓。者。舊。在。御。膳。處。爲。小。膳。夫。乃。掣。之。廟。中。供。趨。  
走。時。皇。帝。在。禁。御。食。尚。精。美。衣。服。之。費。月。尚。須。金。四。萬。佛。郎。識。者。謂。皇。帝。侈。非。民。力。  
所。堪。共。和。黨。乃。出。令。去。其。膳。宰。削。其。飲。食。之。浩。侈。但。留。一。膳。夫。曰。竹。樓。也。竹。樓。者。心。  
乎。先。帝。遂。合。保。皇。黨。人。將。其。消。息。蓋。邏。騎。雖。嚴。尚。無。禁。竹。樓。出。入。能。爲。廟。中。傳。遞。消。  
息。然。外。書。入。時。納。之。牛。乳。瓶。塞。中。遂。達。之。於。后。字。以。冬。爪。霜。書。之。向。火。始。明。但。索。白。  
紙。則。仍。不。得。字。皇。后。備。具。欲。行。笛。遙。方。吸。菸。然。火。近。瓶。側。竟。然。其。紙。紙。得。火。字。乃。大。  
明。笛。遙。力。撲。其。火。然。餘。紙。已。焚。則。捨。其。餘。紙。上。之。將。弁。主。者。以。餘。紙。近。火。視。之。但。見。  
數。字。不。知。意。之。所。指。然。審。得。爲。皇。后。書。乃。窮。詰。笛。遙。以。狀。笛。遙。供。狀。指。都。郎。莫。尼。二。  
人。似。與。后。通。於。是。斥。去。二。人。不。聽。入。侍。但。餘。竹。樓。而。已。然。廟。中。邏。者。愈。疑。備。無。一。人。  
敢。與。皇。后。獨。對。者。見。必。以。羣。消。息。乃。愈。間。絕。言。日。后。妹。伊。里。莎。白。尙。呼。竹。樓。來。前。爲。

磨金飾小刃用以剝果竹樓知此小刃中必含消息磨拭久之刃柄中忽動機括抽出其函空而無物邏騎始擲而還之值邏既密麥霜扈叔智計立窮所恃者僅有治克司麥所購之空屋頗足施其挽救之術然皇后之意已灰燼無餘矣是日道中叫囂言當盡誅貴族爲最後之冀除皇后自念貴族果盡誅者則王室萬無復興之日於是殷憂如焚厥狀如死七旬鐘後傳餐而入邏騎一一驗其餚核至麪包亦剖決視之下至胡桃榛栗之屬亦皆剖析驗視驗既始列之筵席呼曰嘉白德孀雌汝飯矣后搖首示弗飢而公主則附皇后之耳言必就餐竹樓或有密語后身顫昂首見竹樓方侍側出自素巾加諸左臂目視其右后卽就食有一騎士揚械立侍勿令此囚拘者與竹樓言時后妹以足抵后時后座正與竹樓對竹樓所示狀后皆審之而竹樓悉出之天然無復疑竇可執騎士因亦弗疑飯罷後徹其食器騎士仍取其殘餚一一剖辨時竹樓先出騎士始下笛遜之妻尙留守其旁奇悍如雌虎謂以皇

后之故。及斥去其女。不得復聚。則怒不可遏。罷飯。后以口親其女。笛遜妻則大怒。如狂易棘。指罵詈不止。后知笛遜氏之怒。蓋怒不見其女。因之棍觸。遂慟色止。之勿怒。已而笛遜入面其妻。妻曰。必俟嘉白德寡婦睡時。吾始可出。而后妹亦辭后歸宿。后始解衣。女亦同寢。笛遜妻始以燭出。二騎士即就樓闌溫榻之上。小睡。冷月旣上。斜射窗櫺。流光及於皇后榻下。可一分鐘。萬聲都寂。而樓扉徐徐而動。月光大入。直近皇后御枕之旁。則后妹入也。后妹微語曰。陛下有所見乎。后曰。見。后妹曰。陛下亦悟言者之微旨乎。后曰。吾特設想。而后妹曰。陛下更見。第二次作勢乎。后曰。是殆示我。以將有他法出我。彼第二次以素巾自左臂。更加其右。是殆謂有人欲遷我出此間耳。且竹樓尙以手拊其額。是必謂援我者。卽在此廟中。不出眼前也。且汝曾告以明日仍以牛乳至。而竹樓仍以素巾作二結。然則仍麥霜扈叔矣。后妹曰。然后問公主曰。汝睡耶。公主曰。未也。后曰。汝未寢者。當起而祈禱。此時后妹已躡足歸。逾五分鐘中。已聞公主微聲。仰祈天主。適當祈禱之時。正莫項率衆引鋤發地穴時也。

第十八章

此章今當追敍慕海石矣。慕海石在席間見體漪媚眼。心爲之醉。卽蟄臥客廳中。延候體漪久不至。則乘萬靜中竟至體漪小亭之下。蓋愛河之路既窒而復通。然體漪之智計已定。決不與以獨對。亦知其蓋世之媚態。苟與慕海石靜中相處。厥狀至險。是時小亭忽來一女伴。蓋預招之使。至者體漪堅留之坐。彼此無言。慕海石雖焦悚。然亦不能咎及體漪。以不速之來。非主人罪也。慕海石但有辭謝。期以明日矣。瀕行。時體漪尙令其送女伴同歸。女伴者居佛色西聖斐克突街。慕海石不得已諾之。佛然遂行。而體漪復微哂慕海石。遂以此笑爲慨諾之詞。嗟夫。慕海石則眞自尋苦惱矣。明日爲六月二日。保皇黨與共和黨相抵。爲狀甚厲。羅漢力挽慕海石。至自治行政院。與總統語。慕海石力拒羅漢。仍往面其女友。而不知此女友者初非吉神。蓋大厲用以崇患。慕海石者而慕海石乃一不之覺。至時已暗。體漪體漪則畢竟其斌媚之容。以勾取慕海石。此時復有少年侍者方調五色繪畫羅巾。永永不去。慕海石兩

眉皆豎體漪知浪子之漲力發矣則愈溫柔以結其歡心而女侍終不行體漪亦絕口不及愛情事慕海石不能忍少須卽去此卽慕海石之容忍不欲唐突美人者也是夜國中復大囂動雖慕海石久不蒞議院而亦悉聞其變慕海石勢在不能不出用以蕩滌其愛情又明日體漪知慕海石欲來又爲之備十分鐘後慕海石至見此少年女侍復畫素巾十二及雜事十數慕海石立可十分鐘卽出表視之與體漪執手復行初不回首體漪目送其行始少坐顏色微動筋乃大掣踞溫榻自念與慕海石又垂絕矣是時治克司麥歸言曰慕海石行耶體漪結舌言曰行矣治克司麥曰去以何時體漪曰立甫一刻鐘卽行治克司麥曰行復來乎體漪曰未定也治克司麥呼女侍曰苗格恕我汝出矣苗格者蘭花也本名馬海以皇后亦名馬海故易今名曰苗格苗格聞主人言乃立起治克司麥曰體漪與慕海石言和平體漪曰吾友聽之吾與彼較前爲尤落漠治克司麥曰然則過在何人妻曰過在慕海石治克司麥曰汝試言之體漪大賴答曰汝乃不能忖度及耶治克司麥曰未也彼何爲復怒

體漪曰。彼人恨我。苗格治克司麥曰。確乎果爾者。汝宜遣去其人。吾乃不欲以區區一女絕吾良友之交。體漪曰。噫。以吾思之。宜充配吾女。侍於彼之心。始甘。治克司麥曰。汝何言。體漪曰。然則。彼人一來。吾帷闥之中。凡有。人者。皆當遣之。治克司麥曰。慕海石直也。彼人之來。乃爲汝來。非爲苗格來也。彼朋友談心。參以苗格。何爲者。體漪愕然曰。吾友如何者。治克司麥曰。體漪聽之。汝得一良友。其人殊足助我成大事。今復敗矣。汝惟峻却其人。後乃愈梗。吾事四日以來。吾部署井井。今乃重翻舊案。汝不允我力任其事。我不嘗干爾。以助我乎。前此惟乞爾力挽慕海石。庶不動外來之疑。今乃不然。天乎。天乎。世乃有無窮之婦人。必極力中梗。吾事體漪曰。吾友乃無他法耶。於我私計。惟能遣却慕海石。則於我爲佳。治克司麥曰。以我私計。却之固佳。惟此時。尙有一婦人。較我爲高。在義宜捐我財。產生命。及其榮名。輸懷以予。然非得此少。年壯士。不爲功。汝獨不知外間大有人。疑竹樓行將易人也。體漪曰。吾罪重矣。當先驅苗格治克司麥。因天乎。體漪也。言時甚激。壯似怒曰。汝何爲故。撩吾怒。且構難事。

以陷我嗟夫體漪女爲婦人當仗義以救王室揭其所能者爲王室助明日吾出代莫項爲匠石事不復家食莫項則留侍慕海石尙以事干之汝必要慕海石臨吾家莫項必能以事語爾爾當澄心思之此國家重要事也匪特爲吾一家此策卽義士決之爲最後之智計須知莫項爲保護爾我之人吾家宜以性命報之體漪曰然則莫項之語我以此吾將述之彼人歟治克司麥曰吾亦不知其所以然汝乃不能使慕海石親莫項耶若以大勢言之當使莫項爲慕海石所愛若今日以傲抗之禮禮慕海石則莫項所求將亦無濟今吾輩所圖事亦將破壞今爾能否以溫柔之態爲莫項介紹於慕海石體漪聞言自握其手其色頓變言曰今日勿言此治克司麥遂親體漪之額言曰汝當自壯其氣爲國而謀語後自出治克司麥出時體漪呼天不已言曰天下安有如是拂情之事須知此鍾情之局匪我所欲也明日爲共和黨休息之日治克司麥家亦如平民之舉置酒高會慕海石是日延者甚衆然有所愛故不敢不赴衆延客各以二勺鐘登席而治克司麥則束慕海石以十二點慕海石於

十二點以前預赴所延家謝。拓其晷刻留飲於體漪家。體漪見前此慕海石拂然而行甚虞召之且不復至。至十二句鐘動而慕海石仍未至。至一句鐘已過體漪則焦悚不可耐。時體漪新易衣其薄如曳輕綃拈花於手以待已而簪之髮際輾轉不能自己。憂形於色時衆且集於餐堂而慕海石仍未至。近二句鐘忽聞馬蹄之聲且急。體漪審其蹄聲知爲慕海石則自言曰至矣。雖謬爲狷傲之態乃不能自敵其情私語曰此人尙愛我也。慕海石下馬卽以馬授之園丁且令少俟。此時體漪已見慕海石復疑其馬胡以不入厩中而授之園丁母乃以須斯行耶。思時慕海石已至盛服衣黑綃之衣範以金縷作方勝形中襯素衣袴以鹿革中繪阿亨龍左股領巾皓白鬢濃而額光照人以狀接之旣媚且武體漪見之廓然歡迎以入執手曰爾至耶。今日必飯於吾家矣。慕海石作冷語曰否今日之來卽取金諾乞假別有所事。體漪曰何爲舍此慕海石曰社會之事逼我防爾久候不至斥我無禮故必一至自明體漪曰久盼其至至又復行乃大弗悅卽曰天乎今日治克司麥他出不與席但言留爾歸。

時。將。有。言。慕。海。石。曰。吾。知。若。意。堅。且。有。夫。子。之。命。乃。出。吾。意。之。外。實。則。吾。之。不。羈。殊。  
不。能。自。改。體。漪。無。所。答。但。微。呼。曰。慕。海。石。慕。海。石。曰。吾。在。此。莫。適。爾。事。且。窒。爾。詞。鋒。  
今。治。克。司。麥。復。出。吾。久。羈。於。此。尤。非。禮。且。夫。子。不。在。爾。一。人。對。客。不。又。有。禮。防。耶。體。  
漪。微。媿。卽。曰。何。也。慕。海。石。曰。吾。造。君。家。君。乃。百。端。以。術。屏。我。卽。我。前。此。之。重。來。亦。望。  
君。獨。對。此。意。君。當。知。之。乃。吾。累。至。皆。雜。以。生。人。體。漪。曰。吾。友。尙。耿。耿。於。前。事。今。吾。當。  
痛。自。磨。治。以。蓋。前。失。慕。海。石。曰。體。漪。乃。改。容。禮。我。非。復。前。此。之。落。漠。吾。意。非。驅。我。於。  
門。外。汝。當。不。憊。體。漪。作。嫚。惰。之。聲。曰。衆。來。試。觀。慕。海。石。所。爲。嗟。夫。慕。海。石。當。知。我。不。  
適。於。心。幸。勿。苦。我。語。時。以。媚。眼。乞。憐。婉。婉。遂。卽。其。旁。慕。海。石。至。此。神。志。已。蕩。體。漪。曰。  
汝。令。尙。何。求。者。慕。海。石。曰。體。漪。吾。愛。汝。耳。亦。知。不。馨。吾。情。此。生。無。自。全。之。日。體。漪。曰。  
傷。哉。慕。海。石。也。慕。海。石。曰。然。則。體。漪。尙。置。我。死。地。矣。體。漪。曰。死。乎。慕。海。石。曰。然。非。死。  
者。或。喪。心。耳。體。漪。酸。梗。已。極。淚。隨。聲。落。卽。曰。所。云。喪。心。者。戀。我。耶。慕。海。石。長。跽。言。曰。  
否。否。死。或。然。也。敢。忘。大。德。體。漪。曰。果。不。忘。我。者。佳。也。若。以。我。二。人。言。此。心。咸。不。能。死。

慕海石忽從熱度中竟生冷語言曰汝曾以是言告莫項乎體漪曰莫項之狂不如爾吾安能語之朋友之處人家者胡必皆如是慕海石此時靈光盡失忽言曰今日治克司麥出莫項必留噫卽此人足以沮我之愛力以莫項在此初無晷刻足以離汝語時怒曰吾至此何能近爾亦何能自矢其爲愛汝體漪亦怒卽把慕海石之臂喘息言曰我將爲汝誓汝聽之吾今一誓後此汝當諒我後此或不更言莫項與我初無片詞作情愛語以勢度之去我至遠此吾至誠以吾母靈魂爲我臨質與爾誓之慕海石曰嗟夫如是胡能不信且爲君原體漪笑頗以情語示慕海石且呼慕海石曰風人能諒我耶夫旣諒之更能傾聽吾言否莫項者但愛一人舍此一人外似人間都無女子足掛其眼猶之天星一燦而田間野花皆合其瓣無復更豔慕海石驚曰是何人乃能盡傾天下閨秀謂其中有美人如體漪者又將何以處之體漪笑曰爾所愛之人詎非人類中之最超凡拔俗者耶慕海石曰汝旣超凡拔俗則不能垂青及我矣體漪言未竟爲慕海石所格方不自適慕海石卽繼言曰爾果不愛我

能。否。爲。我。立。誓。萬。不。更。愛。一。人。體。漪。曰。慕。海。石。吾。敢。指。心。爲。誓。願。慕。海。石。之。心。與。吾。  
心。訴。合。無。間。慕。海。石。見。體。漪。方。張。二。手。向。天。作。誓。詞。卽。奪。取。其。手。以。口。親。之。曰。此。後。  
吾。永。無。矯。激。之。詞。至。信。爾。心。無。復。有。二。亦。欲。曲。意。徇。君。請。君。喜。悅。體。漪。曰。後。此。或。不。  
搘。炙。我。矣。慕。海。石。曰。勉。之。語。至。此。體。漪。曰。若。馬。胡。爲。付。之。園。丁。久。立。不。令。受。芻。詎。社。  
會。中。有。事。尙。須。爾。耶。慕。海。石。曰。噫。吾。心。頗。欲。衆。人。遲。我。且。欲。令。彼。人。因。汝。之。故。而。久。  
遲。我。我。心。始。慰。此。時。忽。聞。有。人。聲。體。漪。曰。赴。席。矣。於。是。二。人。互。執。其。手。甚。堅。而。來。者。  
正。爲。莫。項。言。久。候。矣。

## 第十九章

莫。項。此。日。亦。極。自。修。飾。令。慕。海。石。不。疑。其。人。且。此。小。鼠。一。身。整。潔。至。於。一。鈕。一。綫。之。  
微。無。不。端。整。髮。黑。眼。鏡。作。綠。色。仍。如。恆。狀。慕。海。石。得。體。漪。信。誓。亦。信。此。人。之。髮。及。眼。  
鏡。初。非。爲。體。漪。而。飾。因。私。語。吾。平。日。所。介。介。者。汝。耳。汝。日。來。咸。衣。鳩。喉。色。之。衣。今。日。  
乃。金。緣。之。呢。矣。吾。惟。自。今。日。爲。始。始。知。爾。之。秀。髮。及。眼。鏡。初。不。因。側。媚。體。漪。而。然。頗。

恕汝勿恨。前此慕海石若有甘心於莫項。至此一化。煙雲旋成溫藹之色。今日筵席。僅有三人。均促膝坐。列筵甚小。慕海石私喜案促。則案底履舄可以相交。時二人之定情先之。以握手繼之。以抵足而幽媾。已寓於無言之中。慕海石坐處。則斜睨體漪。而體漪坐處。適被斜陽。但見黑髮如沐。幾化黑爲蒼。綠玉色。幾欲化光。而眼波流盼。澄如秋穀。慕海石時時伸足。索其纖履。覺體漪顏色微動。似有奇光。撲人顏色。時絳時縞。而纖履爲慕海石所夾。乃不動。如小兒睡狀。莫項衣色如鳩。喉態甚閒雅。且今日爲安息日。故飲啖頗自如。而心思尤發。越時時發趣語。而目光耿耿。作光苟非爲碧色。眼鏡所纂。而眼光已穿漏矣。莫項作調詬語。皆足絕倒。然未嘗有笑容。而慕海石頗心服其能作滑稽語。且不能遽測其爲喜懼。足云沈穆而安靖矣。蓋此人長於貿易。周歷四方。自豹鞚至於野兔之皮。咸能辨析而埃及全史。尤洞悉無遺。博雅逾於黑護度德。又曾至亞斐利加。乃與禮注伊恩同其壯遊。卽偶至倭伯夏戲園。在粉圍番陣之中。遊遨有同小鼠。慕海石聞莫項談吐風生。卽言曰。莫項國民爾匪特閨。

歷多而實爲精博之彥。莫項曰：吾閱歷固如爾言，而於書亦頗窺涉。今當少圖，後來休息之地，故不能逐逐於事功。慕海石亦以爲然乎？嗟夫！年光不我待，立功此其時矣。慕海石哂曰：汝言乃類衰朽，實則汝爲年幾也。莫項聞言似聳，即曰：生三十八年矣。卽云精博已近中年，體漪聞言亦笑。慕海石遂極稱莫項之長。莫項亦欣悅無間。此時體漪欲隱，抽其纖足而慕海石尙力夾之，仍問莫項曰：足下所歷爲地，幾爲年？幾也？莫項曰：余少壯之年皆在客中。慕海石歎曰：世安有如足下之識力？然則吾所稱許足下者，非妄世安得如足下？其人者，莫項曰：吾雖凡下，然眼中所收貯者可云非少。慕海石漫應曰：非少耶？然則博極矣。今尙何圖者？莫項曰：今尙有二事爲吾所未經歷。此二事即在同時，顧乃稽隔不可多。慕海石曰：何也？莫項曰：第一爲天主。今不可得見矣。慕海石曰：今日安得有天主？但有海桑神媼耳。體漪驚曰：何名神媼？慕海石曰：神媼爲吾黨所新立之神，名曰海桑。吾有執友壯士也，名曰羅漢，其心如精金所鑄，持倡頂禮海桑，然亦有小怪，蓋好作詩，並爲調詼，事體漪曰：彼持倡何爲者？

慕海石曰巴黎城中從風而靡無如反抗者今以鴉德迷室爲神媼之戶其人在倭  
伯夏戲園中舞女爲售香之肆居馬淡之市今將爲海桑之戶吾將引爾視之莫項  
聞言點首稱謝復言曰余第二事則未見皇帝耳體漪曰此事滋難言已強笑曰今  
可云無法國皇帝也慕海石曰汝曾見末帝乎然見之亦大難莫項曰吾乃不留意  
於冠冕冠冕者苦人事也慕海石曰然加冕人恒苦吾每月恒覩其人體漪曰何謂  
加冕慕海石曰此卽世所謂可憐人乃有一物加諸其顱莫項曰此卽皇后耳慕海  
石汝以可憐人加皇帝大有見地以貴人處此胡得不憐體漪曰人言后美麗冠世  
舉止高雅有之耶慕海石駭曰汝乃未之見耶體漪曰吾安得見慕海石曰陋哉體  
漪曰汝之陋我過也吾家恆居外不處京畿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始遷居此此間  
寂寥幾同邊徼至久久或不見日天氣旣惡地濕亦無名花慕海石國民汝亦知我  
固久於陋者耶皇后深鎖吾胡得見且尤無機倪足以見此可憐人慕海石曰然吾  
尙料爾後此永永不得此機體漪曰何也莫項曰慕海石國民言此理至顯露非隱

語也。汝奚不知體漪。吾終不審言中之意。莫項曰。慕海石殆謂馬海將就殊刑。與彼夫同。彼天罰此卽國民所言。永永不得此機者是也。莫項語時。神色弗動。體漪曰。果如是者。吾安得見。莫項曰。汝冀見馬海可以勿冀矣。此奧國婦人爲共和黨人。幽闕廟中。視之防之如怪眚。汝何由見者。體漪曰。吾好事甚欲見此婦人。慕海石聞言。心緒大驚。至欲以此媚體漪。卽曰。汝果見耶。果如是者。但質言之。卽共和政府防範。至嚴。吾敢力任茲事。吾爲邏騎中之魁。碩深不欲闕此罪。婦不敢示人。體漪曰。汝能俾吾見奧國婦人耶。慕海石曰。然。莫項疾以目視體漪。幸未爲慕海石所見。莫項佯曰。足下何由直任此艱險之事。慕海石曰。事本非易。廟中尙有他騎。咸不能自進於囚。所吾惟以忠義之心。見信於黨人。故自由較他騎爲特出。時廟中邏卒雖多。而督者則爲吾友羅漢。而樓中伺囚之人。又復爲我。我故敢直承此任。而羅漢者。足肩柔德。之任羅漢在三閱月前。尙爲隊長。今則副兵官矣。今定下禮拜四日。汝可即廟中訪余。莫項曰。吾頗冀足。不能如女。國民之願。體漪曰。否否。吾不願往。慕海石曰。何也。

慕海石意受代之時不能把晤體漪今引體漪入廟冀得重親芳澤故有是問體漪卽答曰前此道中釋我幾致以白刃相仇今造廟中安知不更覩其禍果有是者甯非貽良友以重咎卽吾以命殉之亦未必能止此禍莫項曰釵尼斐埃佛所言當也吾亦久耳疑駭之事遍於國中雖束身自愛者尙加疑議矧復在汝且往觀不過酬其眼福而奇禍令朋友當之非法也體漪曰莫項汝言或因妬而然汝惟不見后帝故亦不欲人見之今且勿議論莫項曰我自明非妬慕海石曰此亦非女國民所欲實余延之吾力且能及汝以吾入值時重門一闔則悠悠窮閉至二十四點之久甯非於囚人同科得爾二人同入則足排吾之悶於是猛夾體漪纖足曰行也勿愕體漪曰莫項盍不與我同行莫項曰吾苟往者甯非棄一日之貿易體漪曰然則吾亦弗往莫項曰何爲而然體漪曰此亦易明吾既不能挾吾夫同行設爾不伴我生安敢以獨身闖入羣卒之中間慕海石所在矧此人年事僅長吾數歲此能無嫌莫項曰然則吾年稍長足以無猜矣慕海石曰汝爲精博國民又極和悌近情如恒人胡

不破其半日之功。伴故人之賢。助莫項曰可。慕海石曰行時幸勿外揚。以平民入廟。往往生人之駭禍機。且伏其中一發。皆首領不能自保。彼社會中胡能輕邈。汝當知。彼中人之待貴族如何者。莫項曰奇哉。觀爾所言似能格吾之貿易。且授我以險。此何理耶。體漪笑曰汝不聞國民言。險在大衆。非爾一人。莫項曰衆耶。體漪曰然。莫項曰果衆心如一者。自佳。吾固謂生人當留一赤心於世界之中。果能畢命一時者。甯人生至榮之事。慕海石聞言。自念此人乃抗爽至是。吾前此乃疑是人爲體漪之情。人不期其人。乃義俠也。體漪語莫項曰汝言至慨。慷慨吾今語汝。汝可勿生虞心。汝腦力高出於人。尤宜無懼。今以下禮拜之。第四日。汝幸攢冗。汝我勿更爲化學之試驗。以淹晷刻。莫項曰爾勿虞。吾苟弗置念。汝當爲我策之。體漪遂起。慕海石及莫項亦起。隨體漪之後。此時有皮匠進化學藥質納之小瓶中。示莫項。莫項謂體漪曰汝且歸矣。體漪曰爲時未晚。何猝歸爲體漪。遂與慕海石執手復罷。體漪此時頗自悔。與慕海石非匹。相從頗快。快顧又念得自是人面幽拘之皇后。亦不爲非。幸二人遂。

邇迤至園次指示慕海石曰汝試觀竹子之花萎於闌干之次今或復向我而榮乎此花固前萎吾甚惜之慕海石曰傷哉花也誰使之萎汝得毋惰於灌溉試思此竹子花一無所求但求醍醐一灌而已吾行以後汝應有閒時也體漪曰吾卽以淚滋竹之而仍莫卜其生將徒枯吾淚眼矣於是慕海石展美人之臂置之懷中此時體漪尙懷堅拒之意斜睇其目視竹子之花而慕海石樂極體漪竟亦無術以遺慕海石也是夕治克司麥歸家至晚尙見慕海石莫項體漪尙徘徊於園中

## 第二十章

是日爲禮拜四日爲慕海石受代之日已夙至時爲六月天色蔚藍如展巨席之上眼中高樓均加白聖似此一幅蔚藍之席竟爲白聖所汚者此時人言保皇黨已擴悍如瘞狗意在不擇人而食而巴黎平民則咸曰亂事恣彼所爲今但潔治巴黎使成錦繡吾願足也時萬花齊放爲天氣所襲香滿城市遊人如醉而居者亦幾忘腥血之染及堂階矣慕海石今日當以九點入值有一二伙伴一曰麥西霍一曰愛克過

拉。在八點時。慕海石先至聖沙甲街。衣國民邏偵之衣。徽章作三色。軀幹趨捷。亦如往昔。以駿馬蒞體。漪家道中觀者。皆稱其勇。而體漪亦已飭行事。衣輕棉之衫。加以肩衣冠三色冠裝。雖簡約其容。光已足射人。莫項防人。疑爲貴族。則屢祈禱求免於禍。遂入衣平時之衣。半類平民。半類匠氏。自廠中及於園次。面色作勞倦之容。蓋自昨夕以來。僞通宵未睡。以示慕海石爲今日偷閒之地。治克司麥見莫項入。卽托故出時。慕海石已至。體漪曰。今將何術窺此罪婦。慕海石曰。吾畫策已定。入時當以汝托之羅漢。吾則自適已事。脫得閒。卽引爾登樓。莫項曰。吾輩烏得窺此罪婦。以何地窺之。且以何術窺之。慕海石曰。當彼飯時。汝自窗間內窺。莫項曰。此亦良佳。慕海石見莫項趨入。就櫬中取酒飲之。慕海石大疑。見莫項平日初未近酒。頗以爲異。體漪知慕海石疑。駭卽曰。汝試觀此。莫項長日困於工程。殆將死矣。自昨日來。初自涓滴入口。慕海石曰。爾不同爾共飯耶。體漪曰。彼昨日入城。試驗化學物品。讀吾書者。當知體漪之粉飾妄也。慕海石此時已歸誠於體漪。胡得不信者。惟慕海石自念莫項。

具英雄儀表。胡乃無一婦人與之有情。因爲疑耳。莫項飲酒時。裂麪包食之。言曰。吾亦醉飽可行。汝以何時行者。吾卽隨爾。慕海石卽取已萎竹子花數朵。引體漪之臂。曰行也。三人行時。慕海石胸中但載幸近美人之豔福。欣喜不能自遏。幾欲發聲而號。其尤喜者。莫項已不爲已梗。且深信之冀後此。無窮之事。均將取償於莫項之身。此時天主豁旭日。徧照大地。體漪之玉臂。且顫且縮。納諸慕海石腕中。以此時道上人聲如沸。言共和社會已獲全勝。迫梭者保皇之首領。已散竅無餘燼。人聲之鬨。即去法國蘇。而貴族滅。是時人心至淺。狹幾微。得失悉皆形諸歌呼。莫項曰。今日天氣良佳。慕海石迴首視莫項。以爲莫項竟出此言。乃不知其爲疎爽耶。抑鬱耶。體漪此時抽出其手。言曰。天氣果佳。至於晚來。天心當無雲翳。慕海石聞言。則喜不可狀。莫項自碧色眼鏡梁上。以目光射體漪似感。彼爲已解圍者。其外狀固第論。天氣亦無所生。其疑慮三人遂度小橋而過。復經舒漪西亥街。又登我夫人教堂外小橋。左轉尚自治區及拔着伯克。過聖亞勿華街。每經一處。慕海石履地絕輕趨。而莫項及體

漪。則漸漸向後不之及。嗣經舊倭忒厄德街轉處。有賣花小娃遮道立。札花爲小粧。上此三人。慕海石曰。此亦竹子花也。艷乃無倫。體漪曰。然似此種花者別無心緒。故久久不枯。慕海石心爲之醉。賣花者曰。榮寵之國民爾。胡不購我此花。贈此女國民。女國民衣白。吾花則紅。紅白夾色。眼光紛亂。若以此花懸諸女國民之胸際。懸花處適近國民之衣袖。國民衣色蔚藍。合此紅白二色。不成三色之國徽乎。花娃年穉而美。稱述之語適中。慕海石之懷語既簡約而實足動人。當此乃大類夙搆而要此三人於路。且花中亦似有故。慕海石喜曰。我爲女國民購之。實告汝。惟竹子花方愜吾懷。他種者吾不之齒。體漪曰。購此乃大無謂。吾園中甯寡此耶。語似由衷而眉目之間似嗜。此花不已。花猩紅可二十餘朵。氣味作辛甘。其中有花至巨。如花王。慕海石出五佛郎鈔票。擲付小娃曰。汝得之。小娃稱謝。凡五次既已。遂與一少年。他嚮而去。似悅。今日花市良佳。凌晨得五佛郎矣。此時與小娃語。僅數杪鐘。而莫項足顚不已。力拭其額。汗體漪。則顏色頓變。立時縮歸其手。以花自掩其面。作嗅狀。以掩其怖。少

須色定復前行。慕海石喜動顏色。體漪亦喜顧體漪之喜。殆出強制而莫項之狀。則甚偷俗行次歎息。至於聲噎笑則磔磔然屢作譖浪之語。歎也笑也譖也。路人見之皆以爲癟。時已九旬鐘。衆至廟下。桑德阿方據案點兵官名。慕海石授體漪於莫項應聲曰。我在此。桑德阿起執其手曰。汝至耶。慕海石鞠躬與之爲禮。以桑德阿方統一軍。慕海石其所部也。時鼓聲大震。移巨礮之聲。隆隆然。莫項及體漪均失色。桑德阿謂慕海石曰。此美人胡來。慕海石曰。此卽偉壯國民治克司麥之妻。統軍乃不知國中有此壯士耶。桑德阿曰。知之。斐克突街獵兵。卽爲其人所統。佳哉。此美人也。而此齷齪者。引美人之臂。又屬何人。慕海石曰。此亦獵兵。名曰莫項。國民桑德阿行近體漪之前。與之爲禮。曰。女國民無恙。體漪强笑曰。統軍國民無恙。桑德阿之言。本令美人一粲。因曰。汝來何爲。慕海石卽曰。女國民初未面。葛白德寡婦。甚欲至而窺之。桑德阿曰。汝引入其人。桑德阿言後。神宇肅然。慕海石卽矗立曰。如統軍國民令。桑德阿曰。出時爾窺之。入禁時勿令寓目。此非祥瑞之事。我今信爾矣。復與慕海石引

手。且注目視體漪而去。時礮兵與獵兵方演行軍之式。部署行陣爲律井井。於是慕海石復掣體漪之臂。莫項從其後。及兵官之房。羅漢方督所部操演。言曰。奇哉。慕海石。汝竟在此。又挾得玉人來矣。此婦人得毋來助神媼。海桑果如是者。吾爲鴉德迷室慚矣。時隊官中有人謂羅漢曰。副統國民。今演何陣法。羅漢曰。如是當也。爾輩慎爲之。今且左嚮語已夾以寒暄。曰。慕海石安復又語其衆曰。穩立。又曰。開步走。時鼓聲大動。營衆悉心演其陣法。人人咸有所事。衆行時。羅漢復至慕海石之次。彼此爲禮訖。慕海石卽引體漪莫項。介紹以見羅漢。彼此遂通辭。羅漢聞言曰。知之。汝意殆欲此兩國民入禁視。葛白德嬸雌。此易事也。吾將位置所部。且囑彼縱汝輩入視。十分鐘後。體漪莫項隨三騎士登樓。立於窗外。

## 第二十一章

時皇后臥病新起。然呻吟牀簾。已數日矣。后妹入言。旭日已升。而后之精神亦漸蘇。將挾公主同出。吸取天氣。告之守獄云。將登臺。守者亦可其請。后亦將憑高以下視。

太子於園中顧已一見矣。恍惚中爲星芒所引而入。后得見子於心已悅。惟太子容色頓異。衣平民之衣。袴亦粗布縫之。金色髮悉卷之作椎結。其狀大類天主。將招致之使升遐者。此遭思更一見其人。故急於登陟。用慰慈母之心。而尤有希冀之事。則后妹告語。今日疊草於高臺之隅。示我外援。以狀俾之來見。后視妹及女神爲愴然。卽起引其手。言曰行也。后時已強起。慕海石亦已上值。爲邏偵之長。顧所值者爲日中。而墨西倭及鴉克過拉則值其夜。此二人者入告司事。吾將以夜來值。且行笛遜之妻與慕海石爲禮。曰今國民不云以數客入窺吾鳩乎。指皇吾女棟斐吾乃不能見何也。慕海石曰此爲吾友。彼言初未窺見葛白德寡婦。故從吾來。笛遜妻曰法當從玻璃中觀之。莫項進曰可體濶。曰苟自玻璃中窺爲狀近褻。若自鐵闌中觀之。則又違例。笛遜妻曰胡不引至臺級之下。今日寡婦登臺必拾級登此中。司事咸令其女與之同行。而吾女非罪。乃決吾而去。嗟夫。貴族共和黨人尙有恩加汝耳。慕海石國民。此確乎。慕海石曰彼不嘗拋其子耶。笛遜妻曰吾女。且然。吾子卽在。亦必格。

之體漪此時以目視莫項。彼此互視謂慕海石曰。吾友此女國民言之殊近友苟能處我於罪人所經地竊視之尙與例無梗即窺觀亦無竊竊不甯之狀。慕海石曰。汝言至有禮衷。時墨西倭尙未行。方共食於斗室中。中有一人作冷語曰。有禮耶。設爾蕩人亦見囚者。彼葛白德嬸雌觀汝者亦將如爾之絮絮言禮耶。體漪聞言心動。如電警游目盼莫項示以室中之嫚語。莫項聞之亦微顫。二目聳光示體漪以知指。彼此咸以目語。慕海石竟無覺。體漪問慕海石曰。嫚罵者誰耶。慕海石曰。墨西倭也。彼爲石匠。言此者意乞體漪恕其粗率。墨西倭怒目視慕海石。笛遜妻謂墨西倭曰。趣食之。吾將斂具矣。墨西倭因設吾食。卽未已與罪婦胡涉設此罪婦在八月初十日共和黨人敗者則囚我亦如彼之今日今彼死日近吾必嚴遷之俾不得一息之自如。莫項聞言氣索無人色體漪曰。行也。久立此殊不耐。啧啧之言。慕海石遂引二人出衛兵均受羅漢之令。無復撓阻。慕海石引二人至臺下梯級之次。伺皇后三人同過其側。皇后出時約十點鐘。慕海石至時延候僅數分鐘。慕海石堅守二人弗去。行

次日遇鴉克過拉防其生疑因息息隨二人之後遂引鴉克過拉爲伴以示信時十旬鐘動聞樓下有人呼曰啟關慕海石知爲桑德阿聲也桑德阿一呼諸軍咸仗鐵闌均閉而樓下礮兵亦均納藥儲彈如待嚴敵但聞兵弁蹴踏之聲此時莫頃及體漪咸震慕海石觀此二人如被隆寒體漪曰區區三婦人而警衛之嚴乃至於此莫頃僞笑曰然果有人欲刦此罪人者爲事殊左體漪曰吾亦知斯人之不能遁慕海石曰若以吾意言殊不欲其遁語時正在梯次慕海石曰衆慎之罪人至矣體漪曰請爲我示其人誰爲奧國婦人者慕海石曰前行者一爲后妹一爲葛白德之女後至有小狗隨其裙次者馬海也體漪笑進一步莫頃則退處壁間脣吻作灰土之色體漪白衣顏色如朝霞如天仙爲拯拘囚於九幽之間生其喜悅時伊里莎白及公主前行已覺異矣伊里莎白知標識所陳示者即此二人遂迴首視公主引其手素巾斗落用以示皇后言曰吾姊行須留意吾竟遺其巾復行同公主履階級后病新瘳喘且急而咳爲拾后妹之巾而小狗已銜其巾逐后妹而上后邇迤復行未數

步已至體漪之側。言曰：美哉花也！吾久不見花矣。此花胡娟媚乃爾。謂體漪曰：汝乃香福。把握此花體漪憐之。立生奇想。出此花上皇后馬海。馬海視此花不期紅暈其頰。神色少變。慕海石此時夷然不敢違體漪之意。且以手引體漪臂似止。之后頗疑然知慕海石平日忠謹善類也。卽問曰：先生贈花亦有禁耶？慕海石曰：否。顧體漪曰：汝可以花予之后容至勤懇。言曰：敬謝先生。后腕瘠出手與體漪爲禮。摘其最巨者而去。餘花反之體漪體漪羞澀言曰：馬丹胡不全受此花？后微哂曰：否。此花殆爾所愛者贈爾。吾不欲令人割愛。體漪二顙盡赤。后爲莞然。鴉克過拉在側曰：葛白德女國民汝行矣。后與諸人爲禮。遂徐步登臺。未上臺端。迴首言曰：竹子花馨而送花之人美。二者均可愛也。莫項此時幾欲屈膝而跪。言曰：彼或未見我也。意似見皇后而有所感觸者。慕海石自思能以大力使體漪得見所未見。而此幽囚之孀雌乃得嗅名花之餘馨。卽笑言曰：莫項汝見乃未眞耶？體漪又如何者。體漪曰：見之審矣。使我壽至百歲者猶復記憶是人。慕海石曰：是人如何。體漪曰：美也。顧莫項曰：汝見如何。

莫項拱手於胸不能答。慕海石微語體漪曰：汝試言。莫項得母皇后之情人耶。體漪愕然卽斂容笑答曰：我亦信之。慕海石復問莫項曰：如何？莫項曰：我觀其人容光已謝。語後引二人同下園次，在梯陰之間。慕海石似覺體漪以櫻脣親其手。慕海石曰：此狀何爲體漪？曰：可云吾後此永不忘吾公以縱我之欲，乃以頭顱博之。慕海石曰：汝言母乃太過。至於我之於爾，百凡余皆甘之。體漪聞言乃默挽慕海石。莫項則隨其後，狀若鼈行。卽同履園中，羅漢見二人下，乃令衛兵護之出。體漪尙堅訂慕海石明日飯諸其家。

## 第二十二章

慕海石登樓心中趨趨然如有所獲。見笛遜之妻方坐哭。慕海石曰：嫗何悲之深？笛遜妻曰：我狂易發矣。慕海石曰：何也？笛遜妻曰：今茲新政待貧人無有公道。慕海石曰：何爲不公？笛遜妻曰：汝亦富碩之平民，故能引此二人窺此森嚴之地，至贈此孀。雖以花尙且充之如我者，日在鳩巢之間，而人尙禁我把握愛女。慕海石執其手，予

以十佛郎之鈔票曰。女國民受之。且壯其氣。天乎。此奧國之婦人。爲日無多。彼臨命後。汝出矣。笛遜妻曰。國民贈我以此。於國民固爲榮施。若以我意決之。能以片紙卷吾女之金色髮。於心尤愴。方其語時。星芒已登樓。適聞其語。見笛遜妻方納其鈔。外史氏曰。讀吾書者。須知星芒之心。何心也。旣目覩此狀。胡能遽釋者。方星芒及園中。適遇羅漢。其憎惡羅漢之心。如人之仇視異種。爲尤甚。究之風儀性質。亦正懸絕。此二人者。尤各有所懷。星芒醜而羅漢潔。且鑿星芒爲鹵莽之共和黨人。羅漢則熱心之國民。力爲共和礪。其死節脫羅漢。苟以拳加星芒者。尙爲加星芒。以顏色而慕海石者。人物與羅漢正同。星芒一見羅漢。斗然失色。口中微詬。謂受代。乃仍是輩可恨也。中有偷兵聞言。頗以爲異。卽曰。汝何言。吾謂此軍非弱。星芒怒。出鉛筆於囊中。並索得黑紙。意欲作詞訟之。羅漢已見。卽曰。汝亦能書乎。自爾看護葛白德。亦略知書。諸國民試觀之。星芒今日將爲監察史官矣。一軍聞之。皆笑。以是衛兵咸有學問。其笑直笑此皮匠愚妄耳。星芒切齒怒言曰。可可爾敢招致外人入。

此重地。初未關白自治區中。何也。復言曰。可可。吾將立爲詞訟。此騎士。指慕海石羅漢亦曰。可可。欲爲此詞。亦須識字。爾雖薄慕海石。其人尙能書。汝當知。慕海石之拳如鐵。石汝知之乎。語時適莫項及體漪外出。星芒見狀。卽趣步登樓。見慕海石。方以鈔慰笛遜妻。而慕海石初不期爲星芒所見。然慕海石送客登樓時。頗見星芒。然視之如毒蛇。不欲與共。此時星芒謂笛遜妻曰。女國民。汝乃欲自墜其首耶。笛遜妻曰。我何罪至是。星芒曰。汝胡爲受騎士鈔。令貴族入此省。奧國婦人。笛遜妻曰。我安有是。汝痴發矣。星芒曰。汝謂是無傷耶。訟詞中卽一實證。笛遜妻曰。吾爲騎士之友。矧有最上之國民爲監。胡有他變。星芒曰。吾更語汝。是數人。均間諜行將爲自治區所讞鞠。笛遜妻曰。巡警試言其弊。星芒曰。汝曷先言。笛遜妻曰。我何言。星芒曰。凡以上所見。一一示我。笛遜妻曰。無有也。星芒曰。是數貴族者。入視馬海。又安立。笛遜妻曰。立於梯級之次。星芒曰。立時得母。值葛白德寡婦登樓時耶。彼二人見寡婦言否。曰。作兩三語。星芒曰。接談耶。此狀甯非貴族。笛遜妻曰。但拈竹子花。何由知爲貴族。星芒曰。

何言竹子花笛遜妻曰此女國民拈竹子花至芳馥動人星芒曰何者爲女國民笛遜妻曰卽臨觀馬海者星芒曰笛遜妻聽之馬海與貴族聯合者若命盡矣語時低首問笛遜妻曰汝當知我長日奔走於此何爲者笛遜妻曰一竹子花何礙於事花乃落治克司麥女國民之手馬海但取其花卽已星芒曰葛白德乃受女國民一花耶慕海石大怒曰卽我令受一花汝當奈何蓋聞星芒作窮詰語迫不能忍星芒聞言似得竹子花爲證則大悅作惡聲報慕海石曰汝試待之外人之論如何者慕海石曰我洞徹其事且明晰告汝汝監守在樓下入此何爲汝能殘虐小葛白德汝意遂矣今日我司其柄汝尙不能笞葛白德星芒曰汝作此狀恐我耶乃敢讞我爲殘虐之人今且觀之何人許貴族入視其收效如何必有敗露之一日慕海石曰汝將何如時適落一竹子花星芒取而言曰卽此花中覓得流弊慕海石大怒見星芒取紙重裹此花將用以入控諸自治區且納之衣囊之中其狀甚祕慕海石見狀言曰汝如是蠢蠢將何所爲天乎乃生是人星芒卽皇后窗外言曰若友謂我不知書令

定何如。蓋羅漢平日之視星芒。以爲但視字母。若作書。但辨行墨。以粗笨之書。加此  
義小之紙。在法須加以眼鏡。方稍辨之也。星芒此時果出其紙。繼出其筆。就窗間書  
之未竟。而鴉克甘拉適開窗戶。窗開風驟。遂翻其小紙。飛翔風中。如鳥羽然。星芒方  
搜索枯腸。以眼鏡四索其紙。竟不可得。星芒乃大吼曰。吾有片紙吹爾室中矣。此紙  
吾頗貴重。蓋呼鴉克過拉也。星芒既不得紙。即趨樓下覓之。慕海石視之。大怒不可  
止。十分鐘後。自治院中有三人至矣。時皇后尙翹翔於臺上。自治院議曰。吾輩行事。  
當無令馬海知之。遂至皇后之前。見竹子花尙在皇后之手。趨集其前。中有議長語。  
皇后曰。若以此花予我。后見狀微顫。猶豫不即予。慕海石曰。爾可付此花與議長。語  
時頗中懾。后不得已授此花。議長乃反覆驗視。此花於複室中剖而視之。花乃無心。  
慕海石微歎。諸人中有一人言曰。此花房空。也是中必有書。慕海石進曰。吾今當進  
述。馬海乞花以前事。述後事。當審訊。議長曰。吾謹聞國民所述之言。惟無權足以訊  
君。矧蘭澤爲純正之國民。吾何爲疑之。慕海石曰。吾生平未有妄言。其不應爲之事。

則挾吾友二人至此於律爲悖議長曰君過亦但能自承爲挾友私窺而已方慕海石含怒屹立時院宇中時時聞有械器移徙之聲此卽星芒索紙於械器中聲也星芒索紙不卽得乃馳憩桑德阿言外人將設機以取馬海且奇詭不可方物桑德阿聞言遂赴自治區因有議長言羅漢身爲督率乃聽外人入此厥罪大矣令移軍外屯不聽更屯廟中慕海石下見星芒卽拔刀向之曰補履之匠微汝吾何爲見譏於人汝備之吾仇必復星芒自搓其手曰以我觀之不如汝輩嗾其徒黨賣國與人可也桑德阿曰慕海石汝可隨自治區中人就鞫其枉自明慕海石曰謹如總領國民言我固願就鞫於彼間星芒微語曰當少須之吾力能發爾覆於是星芒往引笛遜之妻赴質

## 第二十三章

時自治區人長日卽園之上下索花中寓書竟不之獲乃往問皇后離后妹公主而獨對窮詰后終不答外史氏曰后之不答詎於梯級之次不嘗受來客一朶竹子花

耶。朵花實慕海石允之使摘以理度之后又安有言於是全局悉係之慕海石一人之身然慕海石之安危亦係諸皇后之有書與否議長曰是中必有詐慕海石曰未也惟余多事前數日在治克司麥家小飲其妻言不見此女囚吾故引而入覩然亦隨時決議未訂以日議長曰胡挾此花而來甯非夙儲之物慕海石曰花不得諸治克司麥之家經行至舊倭忒厄德街逢僮娃以花市我我以錢購得之贈治克司麥之妻議長曰得毋彼以此花授汝慕海石曰非也彼花叢在十數之間吾檢其最豔者議長曰此婦人得花後保無沿道擘花納書其中慕海石曰未也吾未嘗有一分鐘之隔離此婦人若如星芒所指宜每花中皆有書若每花皆潛納以書爲時可半日矣議長曰授花之時獨不能以紙置之花底慕海石曰此婦人授花卽在吾前馬海受花但摘其一屏餘花弗御也議長曰以國民蘭澤言決無譖謀矣慕海石曰果有陰謀則我爲權首此亦可度而得其情蓋此陰謀決非吾友所構惟尙須窮治此獄始明不應含危機於一花之中我願署狀果事由吾友而肇請下獄論死桑德阿

自此語。非理。他人有心焉能質直。如汝。汝何爲爲友。受此重咎。汝果不然。吾曾保爾。則我亦將下獄矣。今事理至明。尙何究詰之有。而前此之事迹。兆渺然。今惟戮力同心。防此。因婦而汝尤當日勵勿怠。後此或能用類推迹以明。是獄。慕海石曰。敬謝國民。今自力保吾之無他。後此必圖報覬。今不宜更居於此。當往取賣花之女桑德阿。曰。巴黎人海。何從得之外間。必有人尋迹。汝可勿擾。惟汝當慎防。若友吾亦當留意。此禁中往來之文字。此二人者。自相言論。未及星芒。星芒愈快。快議長訊甫已。星芒遂請更訊。星芒蓋知自治院中人草草旋已。故必要之更輸。即向議長曰。在理。當窮詰。得實始已。更五分鐘者。吾證人至矣。議長曰。證者何人。星芒曰。卽笛遜妻女國民也。女國民能厯厯知彼貴族事。慕海石之黨僞國民名曰羅漢。亦潛通貴族者也。議長曰。星芒。汝慎。汝固中熱。而爲國防。或疑誤。彼慕海石及羅漢。均有閱歷之人。非貴族也。星芒曰。趣赴會所。證之。卽辨其誠僞。議長曰。星芒。汝當深思。國民固有忠佞之分。非可妄指。以陷人於罪。星芒曰。是皆無涉於我。若以國民言。吾幾陷人者。惟奸。

人始當之。議長曰。汝引笛遜妻。或尙有言。星芒曰。今夕角德利埃中對簿。吾自有確證。今議長國民合諸國民。當力拘慕海石。勿令潛遯。議長在社會中。本職司傳宣聞。言卽大聲言曰。如汝言者。慕海石亦不能遯。當令就質。星芒既立意訟。慕海石慕海右亦不歸。仍歸大廟中。卽得羅漢一箋。中言吾今日所督軍竟爲人祛出廟外。則明日侵晨竟不能晤爾。日午且就飯於吾家。席間尙可推究此中奸謀。爲星芒所揭舉者。一一爲我言之外。間言星芒能詰奸。謂巨禍實伏此竹子花中。而自我觀之。此事當詰之玫瑰。指體迨及明日。吾亦當爲爾言鴉德迷室之垂青。於爾友羅漢也。慕海石卽作箋答之曰。此間無新事。今夕且睡。明日不赴爾家飯矣。但觀今日奇事疊出。似午前尙不能拔身。訪吾良友。吾心至欲化此身爲輕風。以口親此玫瑰。吾書至此。想爾必且鄙夷而噓我。猶我之鄙爾。詩亦以口噓爾。兩兩勿罪。慕海石頓首。再者。星芒所斥之奸謀爲狀非確。爾勿爲我憂。の方。羅漢在十一點鐘時爲桑德阿所斥。全隊未行。羅漢已先出。用避星芒之鋒。心中滋快快。故以書示慕海石。託言將與鴉德。

迷室相見。鴉德迷室亦深樂與羅漢敍情話。是日天氣晴穩。鴉德迷室擬閒行於河瀨。適羅漢至。遂挾與同行。徘徊河濱。論國家事。羅漢因述見斥於大廟之故。思欲自明其枉。以白於衆。乃行及巴海街。見一賣花之女。自森洛河繞出道上。鴉德迷室曰。羅漢吾亦望汝得一握之花贈我。羅漢曰。苟汝嗜此者。雖二握吾亦欲得之。二人遂聯蹤躡此女。女行絕疾。遂及馬海橋上。賣花者止於橋闌。卽傾羣花水上。空其籃。花瓣均散。或爲輕風。旋於空際。花朵紅酣。隨流飄蕩而去。鴉德迷室見之。大異。自言曰。怪哉。此賣花之女。窮猜莫得其故。而賣花之女。乃骈二指於脣際。似請鴉德迷室弗聲。警然。遂渺。羅漢曰。此其仙人散花者耶。鴉德迷室曰。否。吾始亦疑爲仙寶。則非是。羅漢曰。彼骈二指於脣際。示爾勿聲。何也。鴉德迷室曰。此花得勿即晨來賣花者耶。羅漢曰。然。則汝識其人矣。鴉德迷室曰。平日或就我賣其花。羅漢曰。花卽未酬。胡必賴之於水。於是二人憑闌看水上花瓣。且看且行。至於夏伯將就飯。以上所書均奇。崛出人意表。是皆陰謀者之調遣。茲事之結穴。羅漢書中所謂問諸玫瑰花者得之。

矣。是時笛遜妻至自治區對簿。凡有所言。均涉慕海石及羅漢。於是社會中大聲大  
鬨。慕海石廟中已得檄斥。慕海石不令居廟。然遷者徵慕海石時。尙於廟中得之。既  
就鞠。而慕海石衍衍論辯。不委過於其友莫項及體漪。且慕海石英挺不屈。初無迹  
兆可窮。承審者推窮罪實。坐此賣花之女。時五旬鐘。羅漢歸。知慕海石已就鞫。區中  
聞慕海石供狀。皆咎此賣花之女。因憶及馬海橋頭見賣花之女。狀至詭異。得母慕  
海石所供者。卽是人耶。思極。卽自樓上奔赴鴉德迷室。所居海桑廟中。鴉德迷室居  
廟。則爲海桑之戶。衣神衣。羅漢至。曰。吾友汝。乃不知慕海石捉將官裏耶。而吾亦且  
晚見執於人。鴉德迷室驚曰。何爲見收。羅漢曰。此時科網之紊。是非顛倒。不知所云。  
似此奇獄。將來必兆無窮之禍。今吾輩當根究其事。勿令含枉而死。今試問吾友所  
見賣花之女。果何人者。鴉德迷室大驚曰。孰賣花者。羅漢曰。卽馬海橋上傾花於河  
而之女郎。鴉德迷室曰。詎是事。係屬國家。汝乃匆匆至此。羅漢曰。然請急見告。鴉德  
迷室曰。我實不知其人。羅漢曰。汝不之知。乃云神媼。鴉德迷室曰。吾自以不言爲福。

羅漢曰吾能。偏汝言之。鴉德迷室曰何爲偏我。至是羅漢曰如此者欲全慕海石之首領。鴉德迷室呼曰天乎。慕海石咄嗟亡其首耶。羅漢曰脫爾不言者。吾首亦將去其頸。鴉德迷室曰否。此時羅漢司閻者竟奔入鴉德迷室室中。曰國民須自救。羅漢曰何也。閻者曰適遷者數人奔入主人之室。捉人吾乃跨墉而逃。奔告主人。鴉德迷室顫聲而呼。以其人方屬心於羅漢。故聞難而震。羅漢起立曰汝試舉此賣花女之命。較之慕海石及我孰重孰輕。設不吾告。吾將毀汝於國衆。不令爾安居爲神尸。鴉德迷室大呼曰傷哉。埃魯意室也。吾今發爾之覆亦不爲吾過矣。羅漢即出紙授鴉德迷室曰汝試書其人之名及其居址。鴉德迷室曰我不忍書。其爲我書之。遂一一述之。女名曰埃魯意室。笛遜居諾囊笛埃街二十四號。語及此。羅漢忽大呼曰此街得母句蓋羅漢忽憶及適在廟中見小箋箋上書此街名箋書可三行書云此事於吾身滋無一言。惟吾名不容輕壞。且勿洩。吾今夕去巴黎矣。其下卽書埃魯意室書羅漢憶及此書乃顫不可止。鴉德迷室曰吾亦思明日爲汝言之。今乃不能待矣。鴉

德迷室遂及窗下言曰爲時未晚而羅漢已飛行而去

第二十四章

數句鐘間此等消息乃傳徧巴黎當此之時無祕密之局鑄有動輒知以共和政策無論纖小遠邇皆知騷動之情尤足生人怖畏聖沙甲街聞慕海石見收二旬鐘後已知之以星芒挾嫌廣揭其事故事至暴烈是時每人額上似咸有題識謂此禍實胎自皮匠之家尤言皮匠之花以蘊毒之花入諸皇后之手能令守監之人皆昏睡不檢俾后可以逃逸於外故守邏之兵爭追尋賣花之女惟此事發覺後深有無數之人將爲國民所殺乃聖沙甲街中人一若無覺亦初無所苦一聞是狀莫項及治克司麥亦出而偵其事留者惟一體漪悲慨不可自聊其悲慨之狀似知慕海石之被禍實根於己大類慕海石者盲人也由己之身扶將令人犴獄以大勢論一出犴獄卽將入諸殺人之臺慕海石固以頭顱徇體漪請也今慕海石旣受繫在理體漪宜自首引爲己過求釋慕海石乃體漪之憂初不爲慕海石但憂己事蓋體漪本不

應爲慕海石所愛而強愛之雖爲情不專亦應求之天主乞赦其人始當理也顧不然滋可慨也時莫項及治克司麥出門後二人遂分治克司麥自向角得海莫項則向諾囊笛埃行及橋上莫項見無數閒人聚談是事而談處正女娃擲花之地猶之古戰場中暮鴉攢集也莫項亦弗行止而聽之雖震恐失次然尙強支其軀幹入諸人羣之中尋人問狀有人告以十分鐘前諾囊笛埃二十四號中有少女爲人告發捉將官裏矣人疑此女賣花後復擲其餘花於水不無生疑莫項復至鄰右探狀人人咸言此可憐之少女俄頃卽對簿於自治區矣莫項知此女之見收正以其母多言之故遂陷其女遂亦自至社會中窺探時國衆大集肩肘相加莫項趨捷竟入判事之堂第一目卽見一偉丈夫在問官之次則慕海石也二目耿耿視星芒而星芒尙衝衝言曰諸國民聽我女國民笛遜能證蘭澤及羅漢之獄據蘭澤言有賣花之女授花於彼實則委罪於人而已吾敢質言此賣花之女萬不能遠蓋蘭澤者爲貴族黨人之間諜事敗則互相譏責無復強勇丈夫之態至於羅漢者爲國民所斥

怏。快。自。歸。胡。能。卽。遇。賣。花。之。人。語。及。此。忽。聞。有。人。斥。曰。星。芒。汝。敢。妄。語。欺。國。民。耶。彼。人。自。至。得。確。證。矣。衆。見。羅。漢。昂。然。直。入。言。曰。當。以。座。予。我。遂。坐。於。慕。海。石。之。次。此。次。羅。漢。之。入。狀。至。自。如。而。座。人。及。觀。者。咸。肅。然。無。言。且。信。羅。漢。之。果。能。得。此。確。證。以。羅。漢。少。年。忠。勇。衆。皆。信。之。今。日。自。蒞。公。庭。必。非。無。因。而。妄。逞。其。說。於。是。觀。者。皆。鼓。掌。稱。美。羅。漢。之。勇。慕。海。石。見。羅。漢。至。則。強。笑。與。之。執。手。心。中。似。信。在。此。公。堂。勿。須。久。坐。行。出。矣。時。觀。者。亦。以。今。日。質。訊。之。事。乃。得。此。兩。美。少。年。爲。一。無。賴。妬。人。之。鬼。所。訟。誠。人。間。一。奇。絕。之。事。時。星。芒。見。衆。心。弗。予。毒。螯。之。心。尤。烈。必。欲。寘。此。二。人。於。死。地。遂。呼。曰。諸。國。民。聽。之。吾。但。欲。得。此。女。國。民。笛。遜。臨。質。自。言。方。釋。吾。非。妄。言。之。罪。羅。漢。起。立。曰。諸。國。民。請。少。待。茲。有。少。年。賣。花。之。女。立。至。此。間。至。時。此。讞。立。定。星。芒。曰。此。僞。言。也。仍。爲。貴。族。人。之。詭。謀。笛。遜。女。國。民。蓋。明。如。櫛。燭。一。照。皆。洞。然。羅。漢。神。宇。堅。定。尙。絮。絮。與。慕。海。石。言。公。堂。中。咸。大。呼。曰。宜。以。女。國。民。笛。遜。爲。證。議。長。曰。女。國。民。笛。遜。安。在。星。芒。曰。在。是。久。矣。遂。迴。首。呼。笛。遜。妻。曰。女。國。民。可。續。續。言。之。無。恐。笛。遜。妻。曰。吾。敢。爲。質。請。

還吾女議長曰吾所行事與爾女何涉有事但質之然後汝至自治區請見爾女其可得也星芒曰女國民汝聞之乎議長國民趣爾爲質汝但質之可也議長平日知慕海石暴厲無倫而經笛遜妻質時仍如如不動怪之遂止笛遜妻曰汝少定顧慕海石曰騎士國民汝何言者羅漢曰議長國民無可言者但使吾輩中無人言我爲怯爲詐者請星芒少俟之獄自能白星芒此時則爲昵聲曰汝言之汝言之當此之時慕海石之心憂逾於憤卽曰星芒我告汝事會且至汝將受罰矣星芒曰何事者慕海石不答見星芒醜穢已極遂不屑與語謂議長曰議長國民聽之吾及吾友之獄且俟一少年之女至當立分析幸勿令此女國民言之此女國民蓋爲人慘惡因之憾人非信讞也星芒卽大呼曰女國民亦聞之乎人言爾爲人所怨惡而至也笛遜妻曰我能爲人愚聾耶汝輩俟之慕海石曰議長國民且請此女國民少安毋躁星芒曰議長國民亦懾慕海石耶女國民可證胡爲懾而止之於是公堂之人皆呼曰直質便議長曰衆勿譁少須自治區之人至矣正於此時有車聲至左右夾以兵

仗之聲。星芒亦自至門次視之。議長曰。星芒且少斂避。星芒遂下問臺之第二層時。邏騎以人至從觀者如怒浪捲入堂下。衆見有女子入判事堂矣。羅漢問慕海石曰。賣花者其是人乎。慕海石曰。然此可憐之女休矣。衆亦皆曰。是賣花者萬聲同閼星。芒卽上曰。今勿論其他。且先令笛遜之妻質之。議長國民乃左袒彼二人不令質耶。外史氏曰。果使此時召笛遜之妻先質者。則羅漢及慕海石雖百滌將不能濯其汙。而星芒之獄尙占勝着。議長不答。大聲呼。邏卒以賣花之女入莫項觀之。以手扶頭。曰。此事敗矣。時賣花之女直上處於問檻之下。與笛遜妻覲面。則其母也。笛遜妻於五分鐘。前方欲力證此二人於死。迨賣花女面幕一下。笛遜妻尙不自知。卽曰。埃魯意。室汝今日亦至於是胡爲落此。邏卒之手。埃魯意室曰。吾母吾爲人控矣。笛遜妻大異。卽曰。爾耶。何人控汝者。埃魯意室曰。卽吾母控我。此時母女二人昏昧。均如死人。已而人聲囂然。覺此慘狀。人人皆爲痛楚。但聞隱隱有聲言曰。此犯人卽質人者之女也。羅漢及慕海石見互控者卽爲其母女。而哀憫之心亦生。星芒此時尙不之。

悟以爲獄且立具慕海石羅漢且立死乃以目視笛遜妻令趣言議長曰女國民何名女曰國民聽之吾爲海魯意笛遜議長曰爲年幾何女曰十九矣議長曰汝安居女曰居諾囊笛埃中二十四號議長指蘭澤曰汝曾以竹子花賣彼人乎女曰然笛遜妻見其自承則二目突出其眶議長曰每朵中皆有書寓葛白德寡婦汝知之乎女曰知之語至此衆或贊或怒爲狀不一議長曰汝胡必以花賣慕海石女曰吾見彼衣騎士衣知俄頃卽趨廟中故予之議長曰同謀者何人女曰無之議長曰謀此者僅汝一人乎女曰我獨爲之無與人事議長曰慕海石知花中有書乎女曰得毋謂花中之書議長曰吾正問此女曰慕海石者騎士也吾度其必與皇后相見設此信爲彼所知但託面言耳吾何必寓書花中議長曰汝識慕海石乎女曰吾曾至廟中見其人顧未與款語羅漢此時以拳向星芒之面星芒垂首欲遁羅漢曰汝觀星芒之狀直可憐蟲於是堂上之人咸面星芒爭作涕唾之狀議長曰汝旣知每花中均有一書必知書中作何語女曰知之議長曰旣知胡不言書中之意女作堅定之

色。曰。所。宜。言。者。我。言。之。所。欲。言。者。我。亦。言。之。議。長。曰。然。則。爾。不。欲。言。意。在。乞。死。矣。女。曰。然。議。長。曰。汝。之。所。恃。者。殆。年。少。而。貌。美。足。以。惑。人。女。曰。我。所。恃。者。天。主。議。長。曰。慕。海。石。國。民。羅。漢。國。民。汝。可。自。由。無。罪。矣。眞。熱。血。之。國。民。邏。卒。前。汝。以。埃。魯。意。室。賓。之。社。會。黑。屋。之。中。語。至。此。笛。遜。妻。大。震。而。起。欲。前。抱。其。女。邏。卒。極。力。格。之。女。迴。面。呼。曰。事。出。母。手。吾。今。與。母。別。矣。笛。遜。妻。大。吼。如。母。狗。之。癥。直。僵。於。地。莫。項。歎。息。曰。勇。哉。女。也。

## 第二十五章

外史氏曰。以上所述事。讀吾書者已悉之矣。然結穴處。尤有變動。出人意表者。則事局中變之不可測者也。笛遜妻見其女受繫。乃如巨礮斗發。遂決去星芒。諸人謂此彌天之枉。乃以己身親陷其女於死。則不甘承其辜。惟此獄之成。實一二熱心國民爲定其讞。而笛遜妻知辨無可辨。則木然如癡者久之。昂首四矚。但餘一身。助訟者。則皆逃。遂大呼而出。近於門次。時尙有好事數人。戀戀未行。見笛遜妻出。則讓路使

行。互相告語曰。試觀此媼。卽以生母證實其女之罪。笛遜妻復大呼如發狂易奔歸。  
大廟。甫及美承諾街之半。突有一人立其前。以肩衣蒙面。遮其去路。言曰。爾殺若女。  
樂耶。笛遜妻大呼曰。吾殺吾女耶。吾殺吾女耶。吾安有其事。其人曰。以汝所言。雖不  
殺女。女又何由下獄。笛遜妻曰。彼人縛吾女安適。其人曰。禁之廟中左廂。自是以後。  
當更就質於共和公所。至公所後。汝當知其收局矣。笛遜妻曰。汝示我良佳。吾今當  
行。其人曰。汝又安往。笛遜妻曰。吾往省吾女。其人曰。汝至彼何爲。笛遜妻曰。尙冀一  
面。其人曰。禁者不聽入。奈何。笛遜妻曰。當能食宿於門。須永永留守。冀吾女出時。必  
能面之。其人曰。設有人能還若女者。如何。笛遜妻曰。此何謂者。其人曰。設所言之人。  
能詔汝以策。即可信其人之能出。若女。笛遜妻自引其臂曰。其人能生吾女。至可感  
激。其人曰。汝聽之。此次天主罰爾。故成此獄。笛遜妻曰。天主何爲見罰。其人曰。帝心  
謂汝爲人母不惠。故罰及其女。以示重懲。笛遜妻曰。汝言何謂。其人曰。汝在獄中。凌  
饑無告之寡婦。有時汝與寡婦獨對。往往漏洩其祕。粗暴之狀。很戾之心。故天主立

置爾女於死地。以示懲於爾。笛遜妻曰。汝不言有人能救吾女乎。其人又安在其人。於我何求。其人曰。所謂救爾之人。蓋欲爾勿凌暴皇后。汝須知其人亦爲人母。哭戀其子女廟中。人格去其子。固不以力拯救出諸危難。彼人有意於爾女。欲出之者。卽望爾加惠於皇后。譬如皇后欲逃在勢。汝必偵伺而止之。今承天意。求釋爾女。則當力助皇后出險。用副天心。爾女或無事。笛遜妻曰。據爾所言。則能拔出吾女者。卽爾乎。其人曰。卽爲其人者如何。笛遜妻曰。然則汝固能出吾女耶。其人挺立言曰。汝能卜吾即其人否。且問汝意屬此人否。果爾。則當立誓。誓之如何。汝聽之。無論何人能救皇后者。吾卽能救。若女笛遜妻曰。若愚我者。奈何。其人曰。汝第爲皇后。地吾卽能爲。若女地笛遜妻曰。皇后自皇后。於我何有。惟尙憐其爲有子女之母耳。卽身首異處。亦其自取。與吾女何涉。惟其人爲吾女之故。卽斷吾頭。吾亦甘之。即使斬吾於臺上。則保吾女無一髮之創。吾亦甘之。尙能臨刑作歌。以自遣。於是慨然而歌。聲至愴楚。歌未半。忽磔磔而笑。其人頗駭。乃少退。笛遜妻笑已。謂其人曰。汝卽如是離我而。

行乎。卽力挽其手。其人受挽無言。似言中之意謂汝但行之。吾自足以振。若女其事必可至。顧欲言未言間。笛遜妻曰。汝果能救吾女否。其人曰。能。笛遜妻曰。何時。其人曰。待若女自廟中引至刑所時。吾自有術出若女。笛遜妻曰。胡不即於此夕舉事。其人曰。是胡能急急成吾功。笛遜妻呼曰。汝旣弗能。我則能之。其人曰。汝何能。笛遜妻曰。吾將往凌虐皇后。加以嚴切。尤能以力。僨伺爾貴族之蟲賊。今且立時入監。悉力行吾事。汝云皇后能逃。汝且試之。果皇后能逃。吾亦不可以無人救吾女。遂釋彼婦。今能否以頭顱相市。彼皇后固貴人。吾女則竇人之女。易之亦當。此時貴族人貧女。逮於刑場。爲品均也。其人曰。吾固言之。汝振皇后。我振若女。笛遜妻曰。誓之。其人曰。誓亦何確。吾允爾誓之。笛遜妻曰。以何爲證。其人曰。聽爾發縱指示我。笛遜妻曰。汝有女乎。其人曰。無之。笛遜妻大怒。揭其臂曰。然則何證而誓我。其人曰。以天主爲證。笛遜妻曰。噫。今茲外人言天主已革故矣。初未鼎新。其人曰。以吾父之墓爲證。何如。笛遜妻曰。母須墓。墓鬼能生孽。嗟夫天也。大抵三日之工。吾亦入吾女窀穸矣。語至。

此其聲甚洪。言曰：傷哉！吾埃及魯意室語時，臨衢之窗皆啟。復有一人似挺立於窗下。至是徐近衣肩衣者之前。肩衣之人謂之曰：是人癟發已無可語。問者曰：此獨非人母耶？於是二人攜手而去。笛遜妻見此二人過行，復思及其女之待救，留之適爲已益。呼曰：二客安往？得母往救吾女乎？汝今且少俟。吾與同行如是者再且呼且躡。此二人街盡，二人遂隱。乃不審其所嚮。笛遜妻四顧無見，夜黑如漆矣。此時較死酷乃十倍。乃自掣其衣，顛頓間立仆於地。遂徐徐歸大廟中。時已十旬鐘，當此之時，廟中鐘亦十動。后獨坐室中，一燈黯然，並其妹與女同坐。令公主蔽火光而立，勿令邏騎內窺其狀。大類與皇后親吻爲禮。皇后則出花中小箋視之，箋小，后淚漬於睫，撐其目力，僅乃見之。箋曰：明日爲禮，二之辰，后當請窺園。此易諾耳。果得請，即下周巡三遍。僞爲辛楚行，近酒家之旁，問克祿伯酒，媼假坐肆中，可一刻鐘間。后僞爲暈狀，有人閉此肆扉，即伏甲出，救皇后時矣。且至時，與后妹及公主必同賁。是間地室，一人卽躍而下，得出矣。后及公主觀已，即共稱曰：天主此遭定策，務以神力佐我。

出此犴獄伊里沙。自憂曰。吾意此策不成。亦空擯此書而已。后曰。勿憂。此書大類機警之英雄。卓立吾前。公主曰。得毋卽俠士乎。后曰。然后妹合十。向天默禱。后曰。吾輩各讀此書。彼此記憶。冀無遺忘。於是三人同視訖。忽聞戶樞有聲。二人顧視。皇后仍夷然不爲動。僞若無事。乃以箋納諸髻中。戶樞之動。卽一邏騎斗入。后妹與公主問曰。何爲者。邏騎曰。以我言之。汝睡母乃太晚。皇后正色言曰。自治院中更有新政。限余輩以時刻就枕耶。邏騎曰。女國民自治院中未有此諭。惟以我思之後。此必或得此。皇后曰。待此諭至。更言之。汝須知此屋爲皇后所居。亦婦人寢室也。邏騎猶作聲。曰。此等貴族人雅有詞。皇后語後。邏騎無言而退。一刻鐘後。燈熄。三人咸歸寢。似黑室中。尙有貞潔之操。爲幕以障之者。遲明九旬鐘。皇后之幔下垂。卽幔中讀其書。力識之。遂碎其箋。搏之卽幔中着衣。起后妹及公主呼邏騎入。中有邏騎適在戶側。尙有他士方咀飯。未之應。邏騎曰。女國民何求。皇后曰。先生。吾自吾女室中出。女方大病。二股似凍楚不可堪。先生當知吾。惟不令之効。故爾。前此得自治區令旨。令我。

窺園吾乃不欲以吾至於園次時必過吾故夫寢宮中心焦然不能跬步始思登臺以余蕭散之路至此止矣今則登臺恐不足以蘇吾女病軀今乞先生以吾名告之桑德阿統軍彼前此曾以自由畀我今乞申前諾則未亡人感且不朽皇后語時至恭雖共和詆斥貴族之心因亦不肆凌驩且加禮焉幾欲去其冠而申敬與皇后引手曰馬丹勿憂吾將告之統軍國民皇后語已立入邇騎亦出自言曰此婦之言甚當於理遂自籌其可否已復言曰當也時有一騎士近其側問曰汝所言當理者何言者曰卽此婦以病女之故將游散於園中間者曰彼何言言者曰彼但求下樓散步可一句鐘問者曰彼日晚就刑尙游散耶皇后微聞其言頗失色乃力支其神念外間援師已至可以行矣騎士飯後遂下園次請號令時皇后亦傳餐公主以外間道其病遂不敢起后及后妹長侍其榻下至十一句鐘桑德阿登樓桑德阿之來恒有鼓聲警衆此時且有新卒受代桑德阿簡去兵點新兵以馬令御者勒之立於院中未移時衆爭集其前且稟承軍中事邇騎趁桑德阿小閒卽進其前桑德阿曰汝

何來騎士曰吾言皇后桑德阿曰何名皇后騎士頗懾言曰固不名爲皇后也吾何爲言之得毋僨耶在禮宜言曰烏克突桑德阿曰言此者當矣今尙何言騎士曰烏克突之女病宜取空氣桑德阿曰自治區曾令其游憩彼乃辭之騎士曰彼卽爲此生其悔心今乞統軍國民更申前令桑德阿曰是何難乃面諸軍曰汝輩須留意葛白德寡婦將下走園中前此自治區已允之矣汝輩當備此婦欲逃必在超廟牆而出果令此婦逸者則汝輩均去其首衆聞言知統軍戲也則皆笑桑德阿仍申前令曰慎之吾赴自治區矣外間尙有扈郎及巴巴貳者已赴外國吾當與區中人言之言次遂以馬行下值之兵亦隨桑德阿出此邏騎數人遂拓其位置以處受代之兵邏騎至后前言統軍已許可皇后以目視天自念曰天怒其旋息矣且刑威之暴天主能母倦乎遂迴面視邏騎作笑容皇后一笑幾令共和黨中英雄巴納福亦爲傾倒矣矧在邏騎皇后遂顧其所畜之狗狗奔越騰越不已狗之靈警大類悉主人有非常之舉動故欣悅如此后呼狗曰巴拉克汝來吾將游涉於園中此時狗見邏騎

入則大嗥而跳躍似知此騎士一來主人可以得請而下遂至騎士之前婉曲其軀力搖其尾作乞憐狀騎士初不審后意所在然頗疑此狗乃有是狀亦不計后之陰謀將自脫也騎士曰葛白德女國民胡不時縱此狗出遊凡名爲仁人其處生物必不加以羈絆后曰先生吾將以何時譬如交午日中時吾受日而曛不其適乎騎士曰汝欲行者自行統領亦無苛勒之號令設爾日中而出而守兵正受代之時廟中尙清寂無擾后以手拊心令肺葉勿振曰如爾所言可也后此時以眼波注此騎士似貽感戴之意以此騎之待皇后較諸他騎爲溫純一欲以博皇后之歡后此時之身則係之酒家一茅屋中決其生死驚喜交迸心爲之腐而靈魂亦省省不甯思及八月初十日內宮破宮僚之戶厚積如毡九月初二日王夫人龍巴洛在窗中坐禦自窗入王夫人中禦死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聞鼓聲隆然雜皇帝呼號之聲鼓聲及號聲止而皇帝之身首殊矣因復回思及於太子但聞哭聲一振已爲羣卒牽引而下自是骨肉分離無復可挽后心如沸思至此不禁作呻楚之聲曰吾禍之來乃類

伊討之血。水蛇之類殺之每血一滴則產一蛇其類至竟種新禍至於無窮矣。

## 第二十六章

騎士旣出即爲照料其受代之新兵送其罷值者出廟倥偬間后及后妹與公主凝立如癡公主卽前引后之手親之以口后妹亦然后曰此當籲天主且祈禱時當闔其聲響勿俾人知也當此危難之時身爲羈囚乃傾吐其憤誓之懷呼諸天帝此着固易動人疑以祈籲之文乃欲自脫於險固爲共和黨人之弗欲此時皇后之意但期能脫此罪其仰籲天帝亦冀得脫其身顧一爲邏騎所見則所惡者正爲是事時禱竟相視無語十一旬鐘既動日已將中十二點鐘聲甫竟聞樓下兵械鏘然自遠而近后曰此時守兵受代矣行將呼我下樓時見后妹及公主面皆失色后色亦變即私語曰吾輩須勇健勿餒忽聞樓下大聲呼曰日已中矣趣女囚下后曰諸君我固在此后引目覩黑牆之限則皇帝梓宮在焉陳設皆粗笨之具后面梓宮自言汝死尙幽囚也后行處厯厯均有柵門柵啟后轉迴廊閣不見天后行時心默默各

有所懷而巴拉克亦追逐其後及近第二柵已見酒家巴拉克則近門而嗅以舌餒戶上之釘且微嗥其音甚悲后即趣步將出遂不及嗾狗然肺葉震動翼得倚牆小立以鎮其驚數步後足顫遂弗行后妹及公主即邇迤近皇后側三人木然相顧狀至悲慘后以手按公主之首尙倚牆立忽有人言曰此三囚胡不行騎士曰因心必有所感吾輩當少假借其人后曰然則行矣既及樓下門次日光作野馬穿罅入戶園次尙隆隆動鼓狀似點兵鼓止後樓下徐徐有人推入有婦人以背抵門洞壁間其人即笛遜之妻皇后已不見其人可二十四旬鐘終日不見見之乃大驚疑引目外盼則日光燦然林氣撲人人至疏爽園四週皆垣后遊目四矚欲至酒家以迎取其友后方出笛遜妻卽引皇后之手后顧視笛遜妻作死灰色髮蓬蓬然厥狀大變后爲愕然笛遜妻鞠躬以手前引后臂復以身遮皇后不聽前后曰汝將何爲笛遜妻曰幸恕我后曰汝言何謂笛遜妻曰道上逢一人以肩衣自蔽言將請爾恕我騎士曰汝行今日葛白德女國民得將令許其遊涉笛遜妻曰吾知之惟其如此吾

故待之。今日司事者勿許吾更登樓。故留此請恕於彼。后曰。何爲禁汝勿登。笛遜妻笑曰。彼人謂我爲狂。易后視此。嫗目中光氣頗散亂似心神不能契合。厥狀果如狂也。后曰。天乎。汝何爲至是。笛遜妻曰。我至是汝弗知乎。設句汝果知彼爲人得將加以殊刑者。后卽曰。彼爲何人。笛遜妻曰。埃及意室耳。后曰。若女耶。笛遜妻曰。傷哉。此卽吾女。后曰。彼何人所訟以何事下獄。笛遜妻曰。彼賣花。后曰。花何名。笛遜妻曰。竹子花耳。且吾女非業賣花。不審何思。乃復業。此后聞言大感動。知其黨人爲人所得。亦知事迫不當與此偷婦喋喋。乃語笛遜妻曰。幸乞爾恕。我游涉後乃更言之。笛遜妻曰。汝行耶。我之所求。但乞爾恕。我縱爾行。彼將拯吾愛女。后聞言面色大變。向天曰。天主拯我復面。邏騎曰。先生惠我此婦。不旣瘳乎。幸爲我遠此人。騎事斥笛遜妻曰。汝行勿泥人。笛遜妻尙以身堅附門洞。曰不然必得皇后恕我。則彼人方能救吾女。騎士曰。彼爲何人。笛遜妻曰。彼人衣肩衣也。后妹曰。姊氏胡不以語慰此風。人后曰。然。乃面笛遜妻曰。爾何請。笛遜妻曰。凡吾前此嫚爾之事及訟諸自治區。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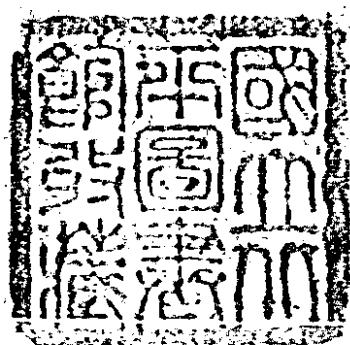
爾赦我爾後此見此衣肩衣者之人堅囑當救吾女此人言凡爾所欲事彼皆允爾。后曰爾所謂衣肩衣之人我乃弗知以理度之或慰爾之言故誑爾乞恕於我以安爾心卽吾亦無不恕汝卽我有開罪於爾亦幸恕我笛遜妻大喜而暗言曰爾恕我則彼必救吾女今爾趣授我以手后愕然與之執手笛遜妻引后之手親之以口時園中忽有裨販之夫言曰聞自治院中定讞埃及魯意室笛遜罪死以警私瞰重囚之罪此語一發笛遜妻聞之神色獫厲如死人二足起立以手橫瓦門洞不聽后出后亦聞裨販者言卽呼曰天乎笛遜妻曰吾女死乎吾女乃以罪死然則埃及魯意室休矣彼終不救我乎晚乎嗟夫后曰傷哉媼也吾必爲爾直此枉笛遜妻血淚湧出其眶曰汝乃能直吾枉是焉能者后曰汝誤矣吾必爲爾女直枉今且縱吾行笛遜妻曰吾縱汝耶乃磔磔而笑曰否否彼謂我乞恕於爾故縱汝耳或女得出今吾女且死汝乃欲自活后呼騎士曰衆來視此風媼笛遜妻曰吾乃非狂所言皆自了了其中大有陰謀已爲星芒所得惟吾可憐之女曾賣花一束顧乃自承於審判之所以

竹子花中有無數私書藏焉。后曰馬丹須恃上帝之慈惠言之。此時忽聞外間傳呼。自治院以牒至。言埃及魯意室與貴族通謀罪死。笛遜妻向后曰汝知之乎。吾女之死爲爾也。爾殺吾女矣。汝聽之。吾女之死爲爾。奧國婦人亦知之乎。皇后謂騎士曰。諸先生聽未亡人語。諸君非驅此癟婦行者。則未亡人願登樓不欲更涉園次矣。且吾不能更受此癟婦申申之詈。其詈人之言。令人心碎。皇后語後。迴面自悲。笛遜妻曰。此婦雖僞爲悲涕。四流可醜哉。謂后曰。爾所得之竹子花爲值貴矣。汝當知。使令之人半皆凋謝矣。汝之摯友見殺於人爾之親夫亦見殺於人。卽輕其性命衛汝者亦無遺噍。至於吾女亦爲汝而死。足知爾之足以賈禍者爲禍。非細。奧國婦婦汝知之乎。爾惡旣稔。不知汝死何時。但勿使更有餘人爲汝而死者足矣。后妹曰。婦人汝不知與爾言爲皇后乎。笛遜妻時時發其癟疾。厥聲愈厲。乃言曰。彼后乎。設彼之力能不戮吾女而得赦免者。則已。死之皇帝亦將復起矣。果彼能生吾女。吾卽奉之爲后。亦復非斬今彼但餘一身。又其一身足以貽人以禍。卽其身亦且坐而待死。余何知。

焉。后不得已向之慨歎曰。凡人須有惻隱之心。爾試觀我此時。何時吾之隱痛至矣。后語已。欲試出此。出不特自圖。遙遯其身。然不去此。沮梗亦無脫身之路。笛遜妻曰。爾勿出烏斐突。汝欲行耶。彼肩衣蒙面已示我矣。汝意欲勾結普人。逸出樊綱。吾決不聽行。遂力引皇后之衣。曰。吾力能取貴族之人。如籠燈之照隱。汝胡能遯。遂謂騎士曰。諸國民聽之。汝當備爾戈鋌。烏斐突之血非清言。次自抓其臂。髮亦散亂。顏色之赤如血。二目耿耿如血。注其眶。遂起立復臥而瓦。此門次力擊其衣。令碎。后此時震恐失次。而尤不能脫。此痴婦之手。思欲飛越而過。忽聞有聲。雜狗聲而嗥。尤有異聲。和之騎士亦爭出。圍皇后不聽。前卽聞星芒大呼曰。奸謀發矣。衆備之后聞聲。知爲皮匠星芒之聲。星芒此時執巨刃立於酒家門外。巴拉克則狂吠作異聲。星芒曰。今日在值之人。宜各揚械。此景象似有奸謀。以理卜之。當先禁此。傭婦更備外奸。此時忽有兵官進與星芒語。星芒以目視此酒家兵官。亦宣言令衆警備。皇后在門中少進。呼巴拉克不已。而狗則不聽。呼其吠急烈。於是守兵更集於酒家之前。騎士請。

皇后登樓謂諸守兵曰整爾兵仗於是槍械之聲動於院中星芒曰爾輩試觀酒肆中木板時動其中必有異且此狗良狗也不與奸黨同惡能趣陰謀之人狂吠汝輩視之彼尚嗥吠未卽止也此時巴拉克聞星芒聲其吠愈烈兵官卽前啟其地板顧乃不能揭有二槍兵自詡多力乃助之揭卒不能起星芒曰其中必有機括故不能動則宜縱火焚之酒家婦曰諸君如是吾瓶瓷碎矣星芒曰必以火兵官曰爾乃狂獘且少息勿動今且取斧劈此板爾輩亦當執械承其後當此板開時卽繼之以彈於是巨斧劈板其人微有動息之聲而劈者愈疑似其下有鐵柵啟閉聲兵官大呼集兵而備及板開二十槍同時並下彈發土崩穴乃愈廣深洞無底兵官束炬擲之地窖空而無人衆始爭下兵官先下呼衆隨之兵亦揚械隨兵官後兵官前道星芒謂酒家婦曰汝奈何以肆授之貴族酒家婦未答兵官旣下土穴皆崩潰地上霉溼之痕皆有人迹尤有小甬道廣可三尺高可五尺似有道可通角德海兵官則率衆窮追窖中之兵至於土洞可三四步之外有鐵柵瓦道兵官下令休息不聽前言曰

是間有梗。是時騎士驅皇后登樓後亦至酒家問審中消息而兵官已登言曰其事甚異奸謀至闕貴族中將謀刦后而逃大抵皇后必與外兵有約中有騎士曰乃有是耶今當告之桑德阿國民自之自治院兵官曰衆爭守護是間見人輒斬兵官出令後遂作牒上自治院星芒自撲其手曰噫人言我爲癩而巴拉克之狗且忠於共和黨須知吾共和政府均巴拉克造之因曰巴拉克汝前此時星芒以喜悅之色注此狗且與狗親以足勾此狗令入狗避去可二十步之遠星芒曰巴拉克我愛汝哉汝真能使爾主婦濺血而斷首忠哉汝今從我矣而巴拉克此時宜就星芒矣然巴拉克仍嗥而登樓就皇后於樓中。



最 有 趣 之 小 說

# 林說

說

每集二角

小說，報出版以來。

蒙大雅不棄風行。

一、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

年月報中短篇一百

餘篇，刻成集，名爲

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壬九三三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戊申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六日三版發行

(玉樓花刼前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著原著者 法國大仲馬  
作譯述者 閩侯李世紓  
人發行人 閩侯李世紓  
印 刷 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咸寧昌模市

印 刷 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分 售 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六九四七

# 全華工商務印書館

(製)

(自)

## 學 校 儀 器 文 具

本館總發行所自新屋落成後。推廣營業。特為學界諸君便於採購儀器文具起見。增設發售儀器文具處。凡大小中小各級學校師範實業等學校。應用理化、器械、藥品、人體、動植、礦物標本模型。並音樂、測量、繪圖、體操、各種器具。與夫校中必需之墨水、墨汁、墨膠、紙張、粉筆、暨幼稚園恩物等類。無不全備。以副顧客之盛意。倘蒙採購。價目格外克已。

(製)

(精)

## 文 房 用 品

本館為諸君購探文房用品。便利起見。聘請名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古及新式各種信箋。信封。又仿製湖筆徽墨等。廉價發售。所有各貨。花樣新奇。品物精美。較別家發售者迥然不同。倘蒙惠顧。無論躉批零售。一律歡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可。諸君。公鑒。